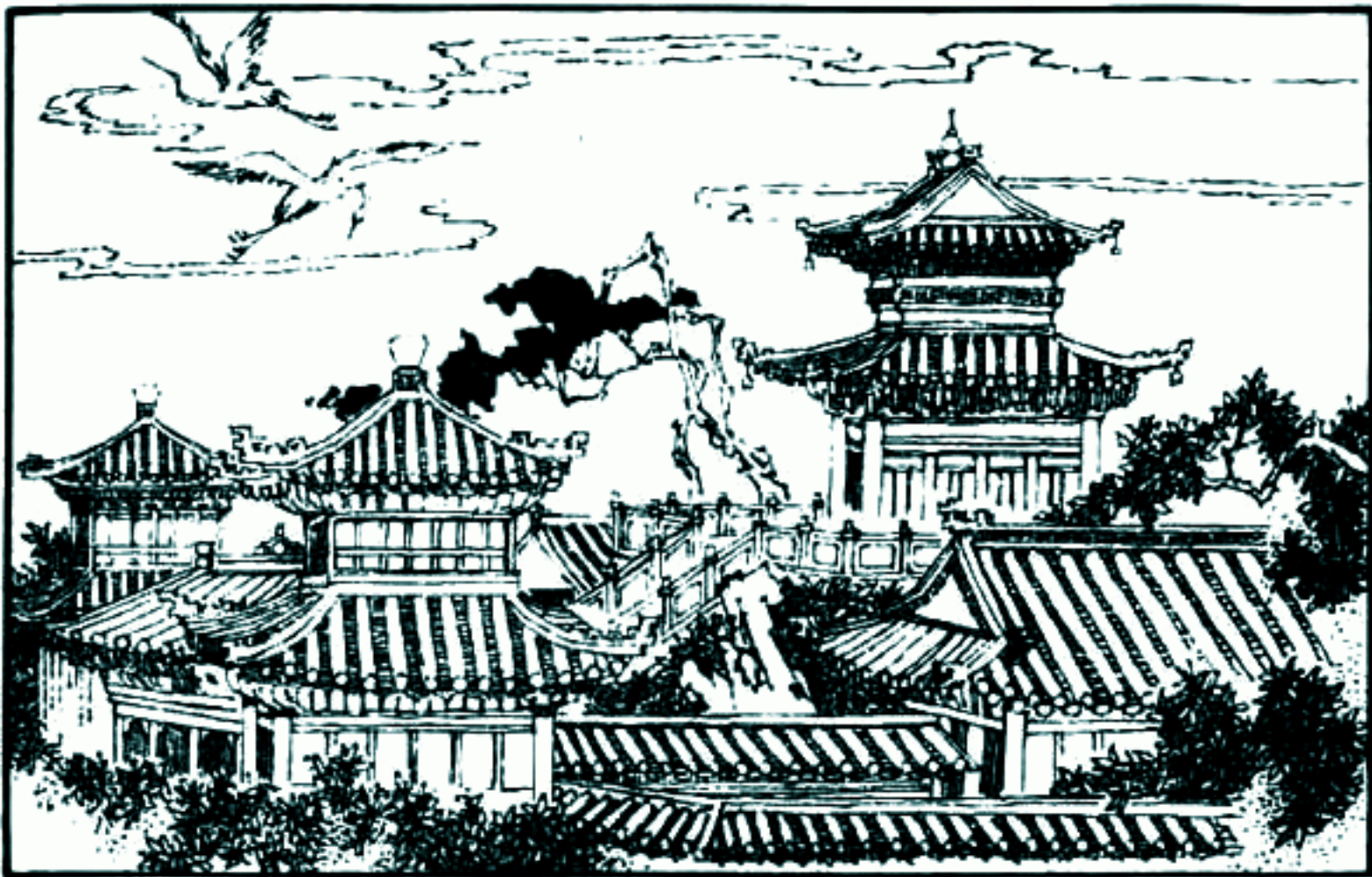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的前半生

内容提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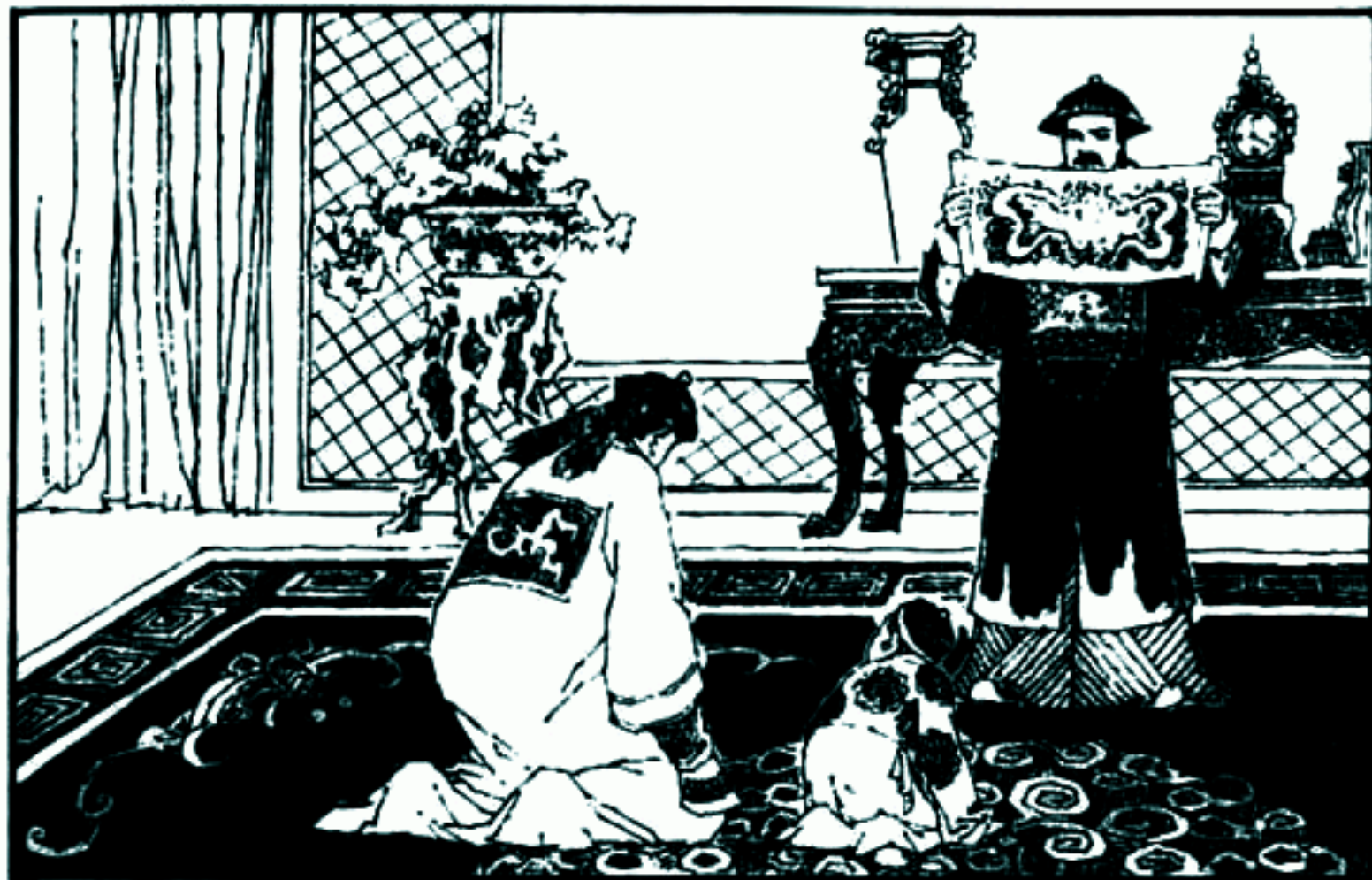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连环画根据溥仪同名回忆录改编。它介绍了清朝末代皇帝前半生的主要经历，其中描绘了清末的宫廷生活，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宫内部的变化，以及他投靠日本侵略者、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情况；并介绍了解放后党和政府将他改造成为新人的经过。故事生动有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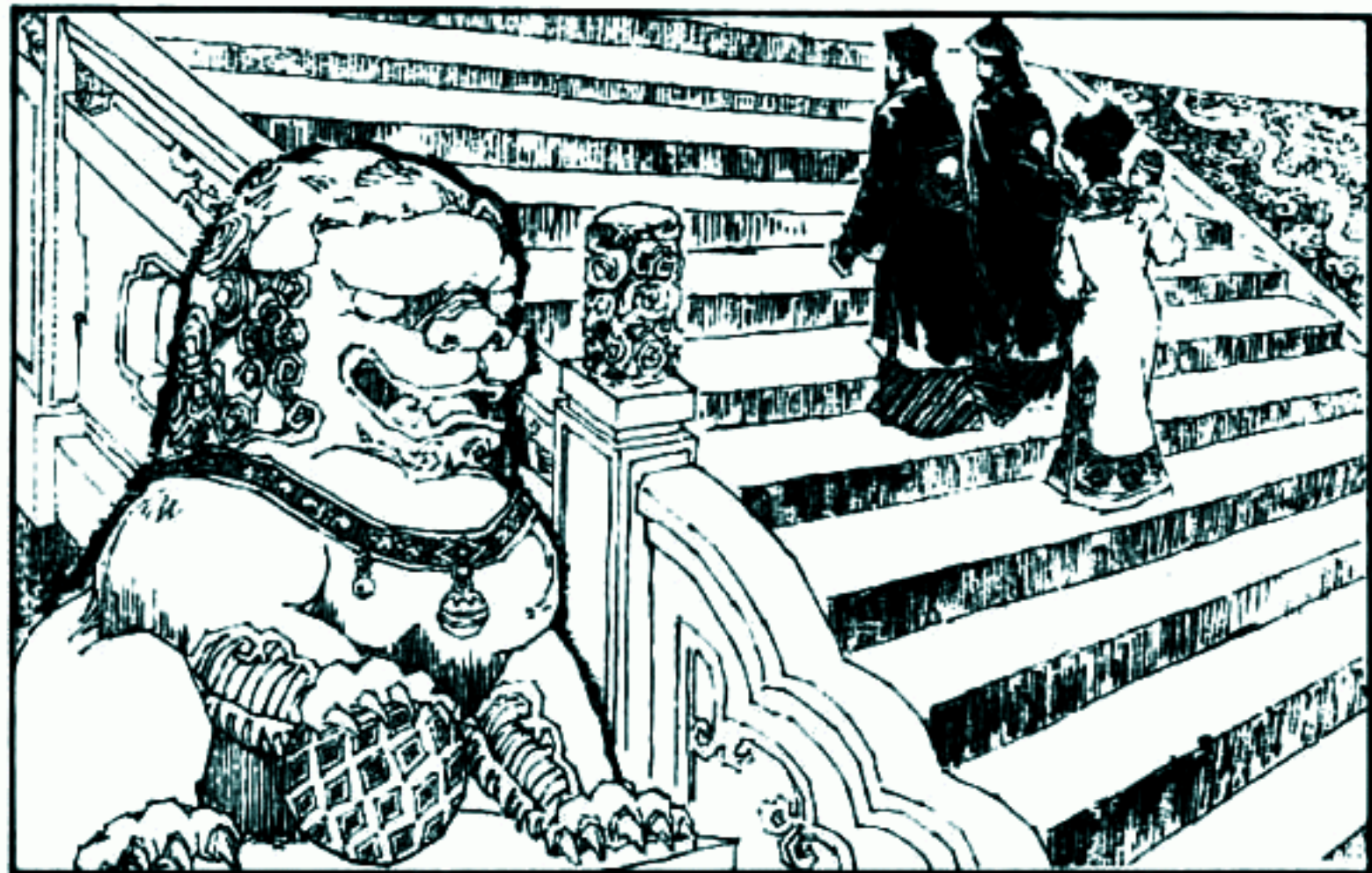
1. 公元一九〇六年，即光绪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那天，我在北京的醇王府出世了。



2. 在我三岁那年，威权极重的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度过了她的七十四岁生日。可是，没过几天，她和光绪就先后得病，卧床不起了。



3. 一天傍晚，军机大臣来到醇王府，送来了西太后宣我进宫的懿旨。王府上下都知道西太后喜怒无常，心狠手辣，一听说她宣我进宫，都惊惶失措，乱作一团。我的祖母当即昏了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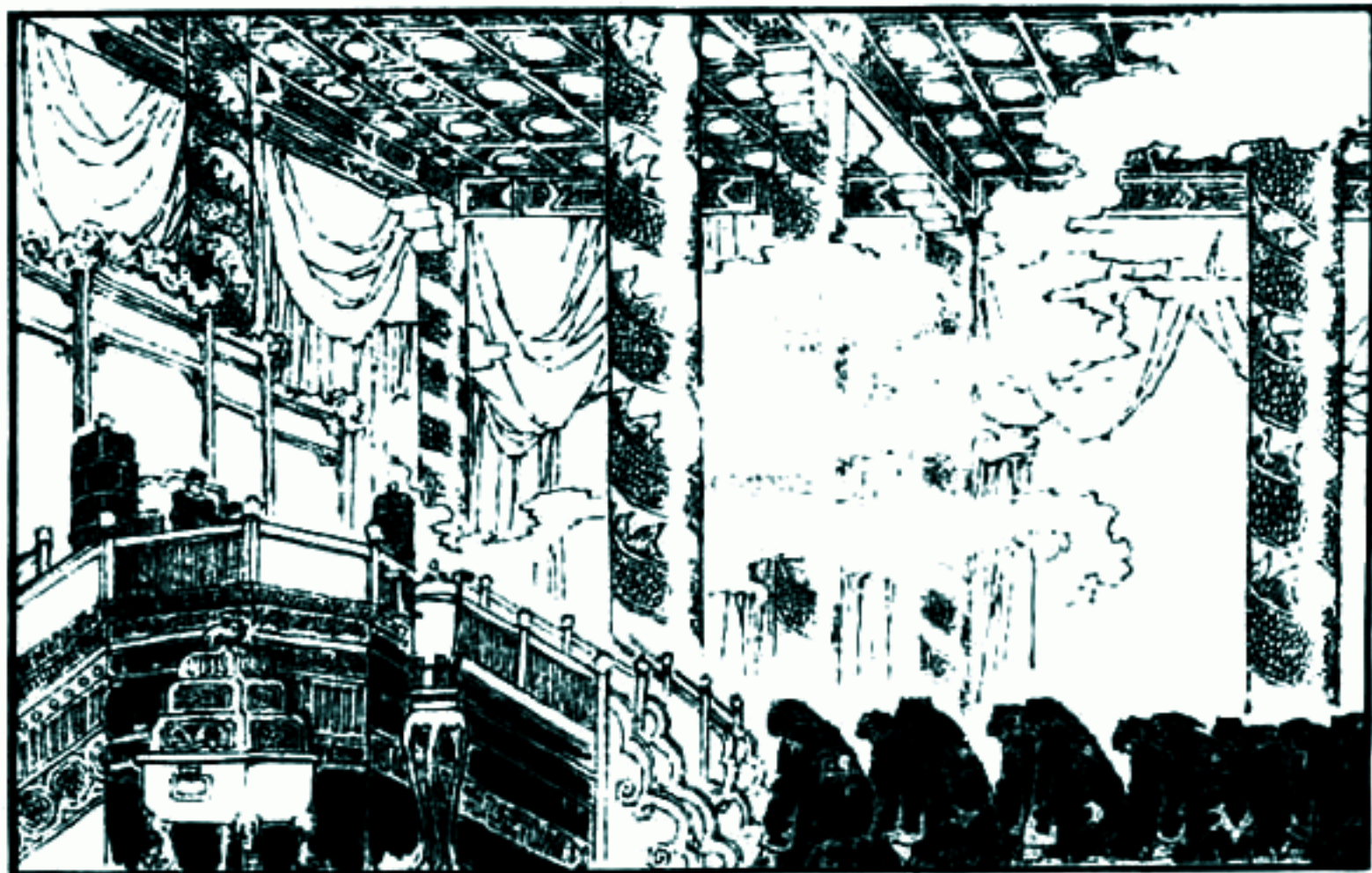
4. 当时，我也吓得大哭起来。王府上下都怕落个违抗的罪名，一个个想方设法不让我哭。乳母把奶头塞在我嘴里后，我才平静下来。我父亲和军机大臣当即决定，由乳母抱我一起进宫。



4. 当时，我也吓得大哭起来。王府上下都怕落个违抗的罪名，一个个想方设法不让我哭。乳母把奶头塞在我嘴里后，我才平静下来。我父亲和军机大臣当即决定，由乳母抱我一起进宫。



5. 进宫当晚，军机大臣便带我去见慈禧。我来到一个阴森森的帏帐前，里面露出一张瘦黄脸，这就是慈禧。我又吓得嚎啕大哭起来，慈禧很不高兴，命人立即把我抱走。



6. 进宫后第三天，光绪和慈禧就相继去世。过了半个多月，即旧历十一月初九，我在中和殿接受了领侍卫内大臣们的叩拜。当时我什么也不懂，只是糊里糊涂地看着人们给我叩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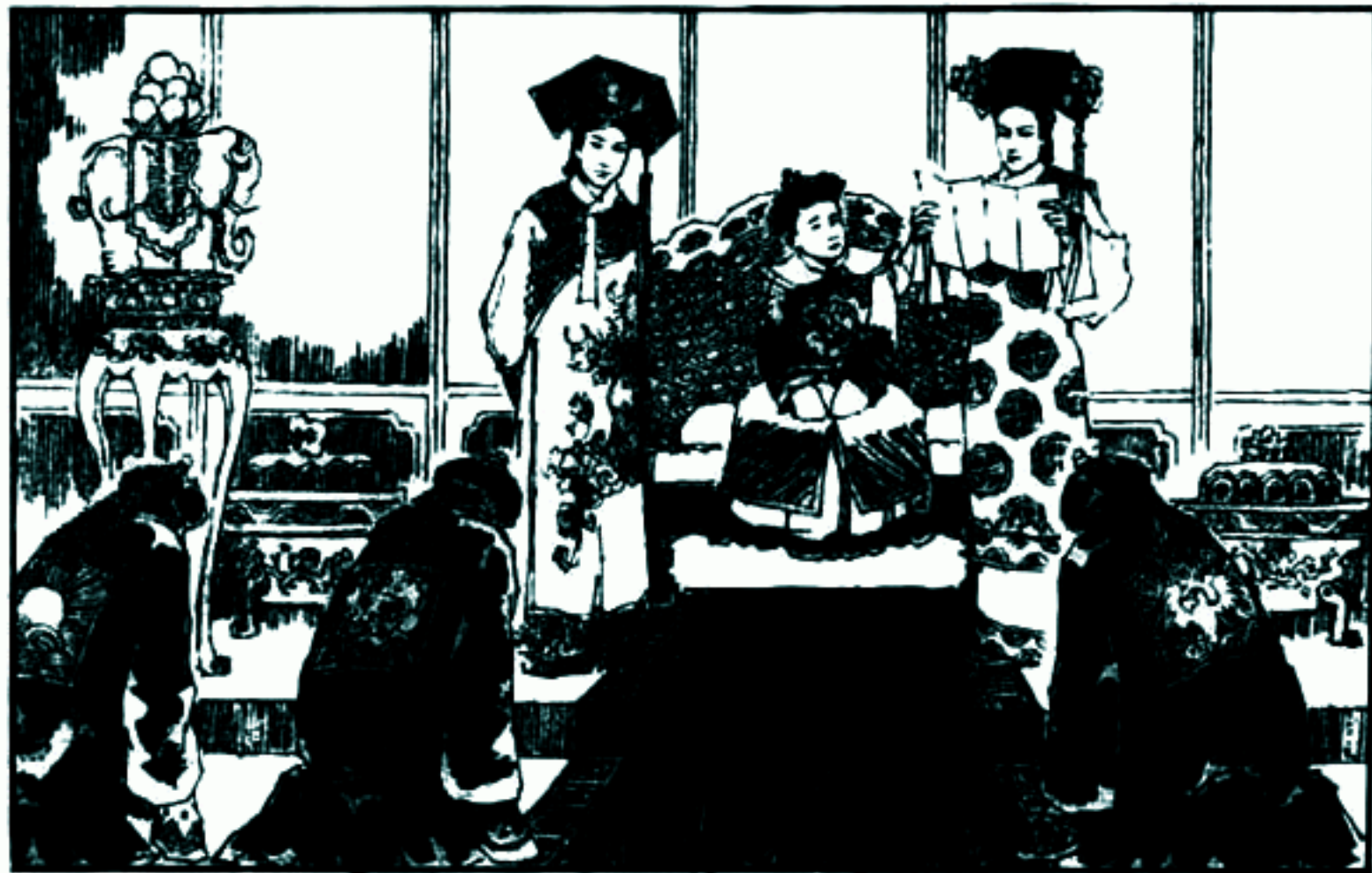
7. 接着，大臣们又把我抬到太和殿举行“登极大典”。当他们把我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时，我一见下面黑压压的文武官员，吓得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我的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，双手扶着我，急得满头大汗。



8. 当文武百官对我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时，我哭叫得更厉害了。我边哭边喊：“我不在这儿，我怕，我要回家！”我的父亲只好哄我说：“别哭别哭，快完了，快回家了！”



9. “登极大典”在我的哭闹声中结束了。文武百官们垂头丧气地退了出去。他们边走边议论起来：“怎么可以说‘快完了’？”“说‘快回家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大家好像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之兆。



10. 我当了小皇帝之后，光绪的隆裕皇太后，同治的瑜、珣、璿三个贵妃，都成了我的母亲。国家的大小事情除了我父亲决定外，就由这许多母亲和大臣们处理。



11. 一天，有个太监捧着书走来，他身后跟着第一堂课的老师。老师站在那里先向我注目片刻，算是见面礼仪。但我不用还礼，因为礼法上有规定：“虽师，臣也；虽徒，君也。”



12. 在读书期间，毓庆宫东跨院里那棵老柏树使我最感兴趣。我常常由太监陪同蹲在那里，观看上上下下忙碌不休的蚂蚁。我觉得这比读书好玩多了。



13. 不久，我又对蚰蚰、蚯蚓发生了兴趣，于是命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，把它们喂养起来。



14. 有一次，我看见一个老师的长眉毛很好玩，便要他过来给我摸一下。在他遵命俯首时，我冷不防拔下了几根，疼得老师直皱眉，但他却不敢吭一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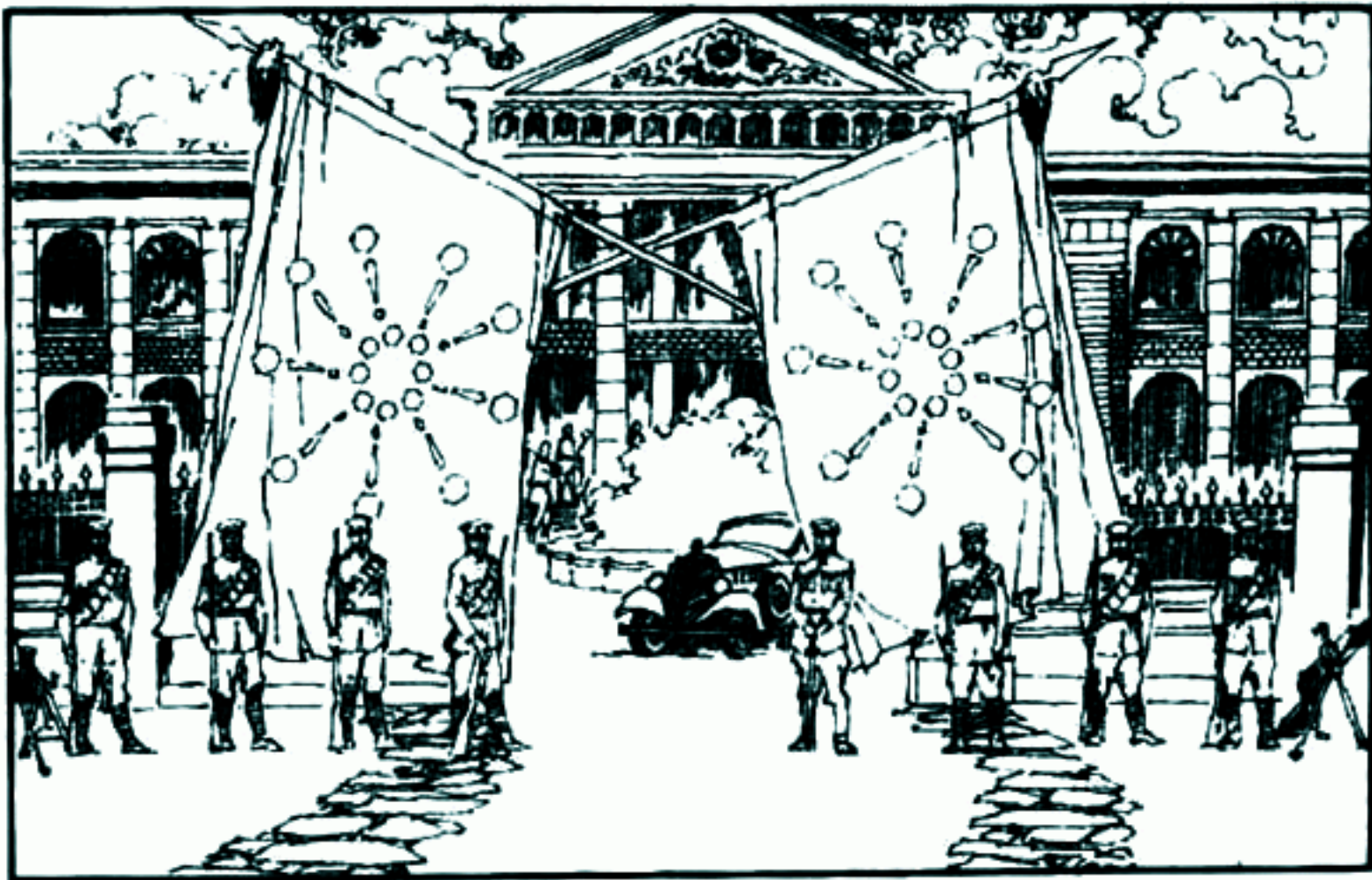
15. 我虽然念了七、八年书，但并没有学到真正的知识。我不知加、减、乘、除，也不懂天文、地理，连北京城在中国的什么位置也弄不清楚。但是，我对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等封建伦理道德却背得烂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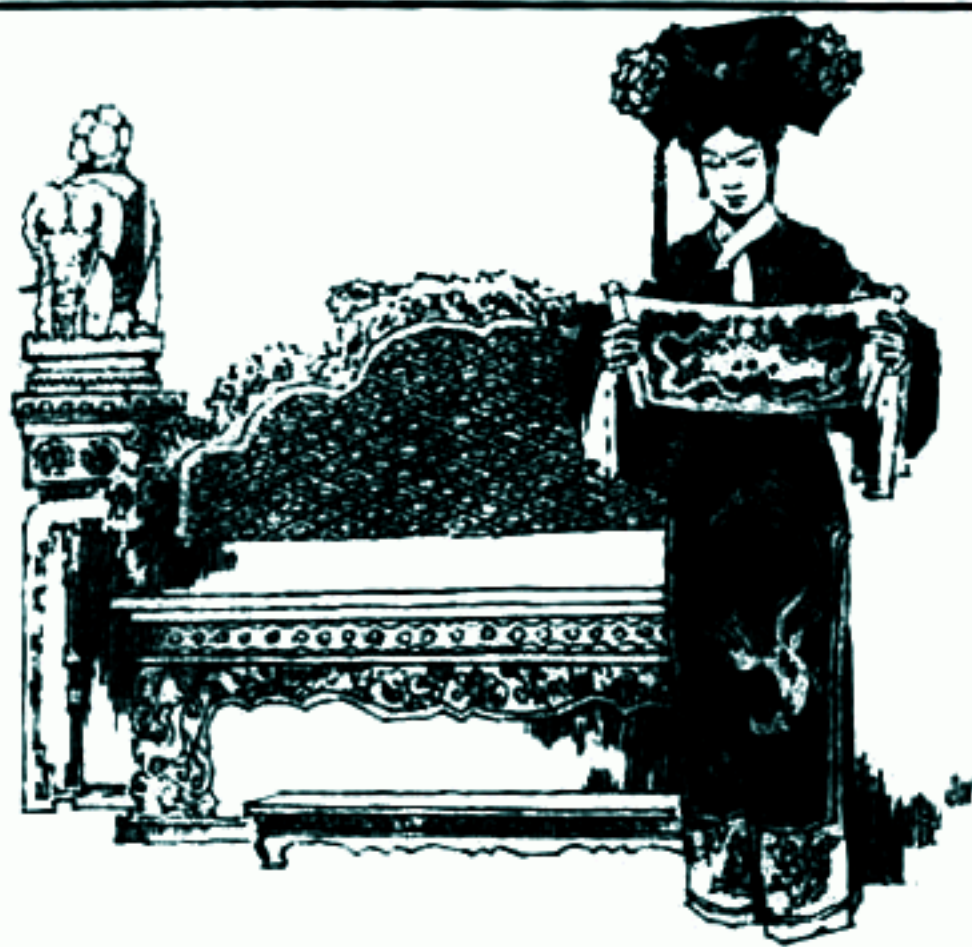
16. 我在十一岁时，便学会了责打太监。这都是我向王公大臣和太后、贵妃们学来的。我在耍小皇帝威风时，连老师也劝阻不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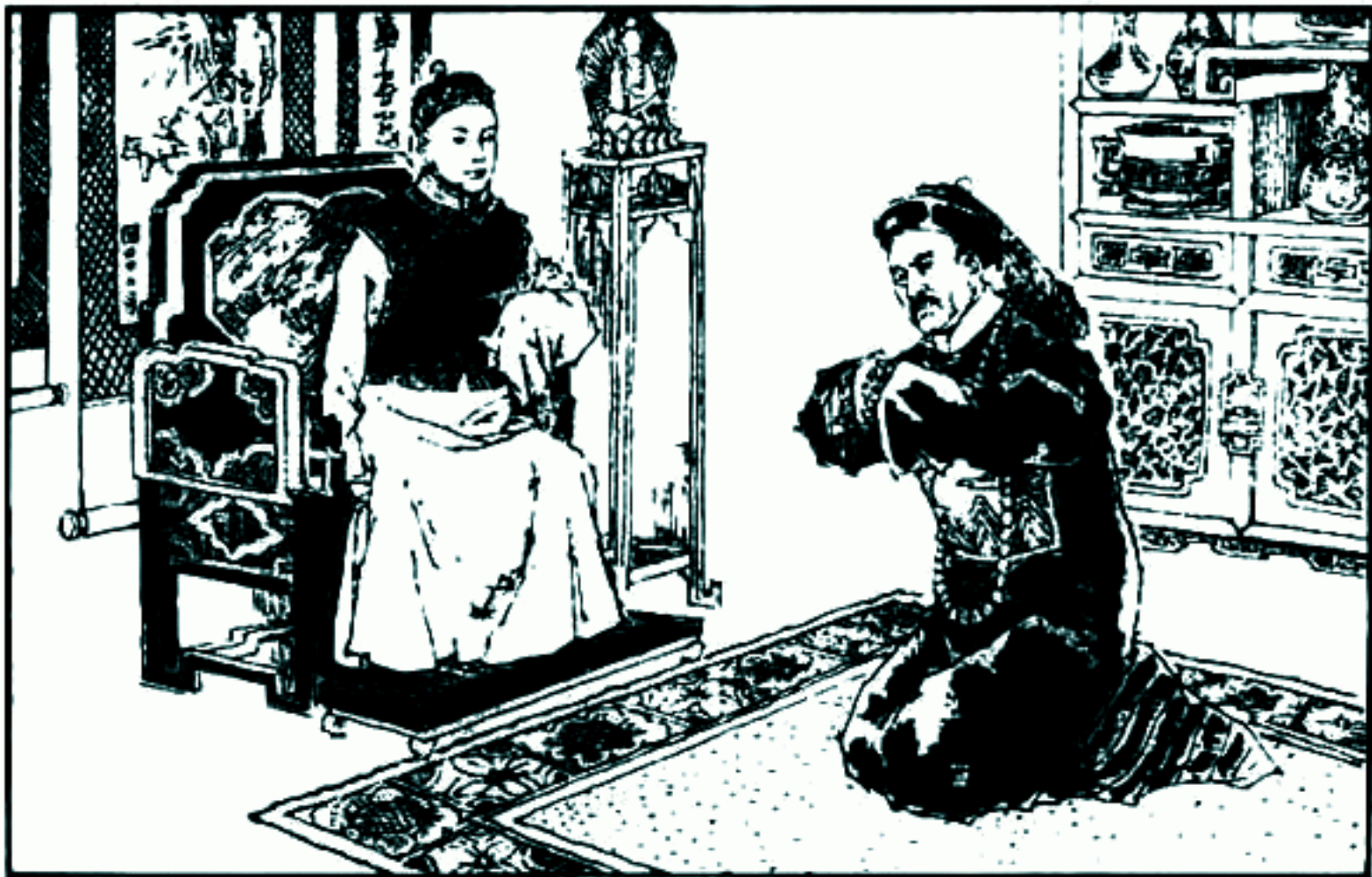
17. 有一次，我见面前有一包脏东西，就随便喊了一个太监，对他说道：“你给我吃下去！”他真的趴在地上把它吃下去了。我当时很高兴，认为自己真的是“金口玉言”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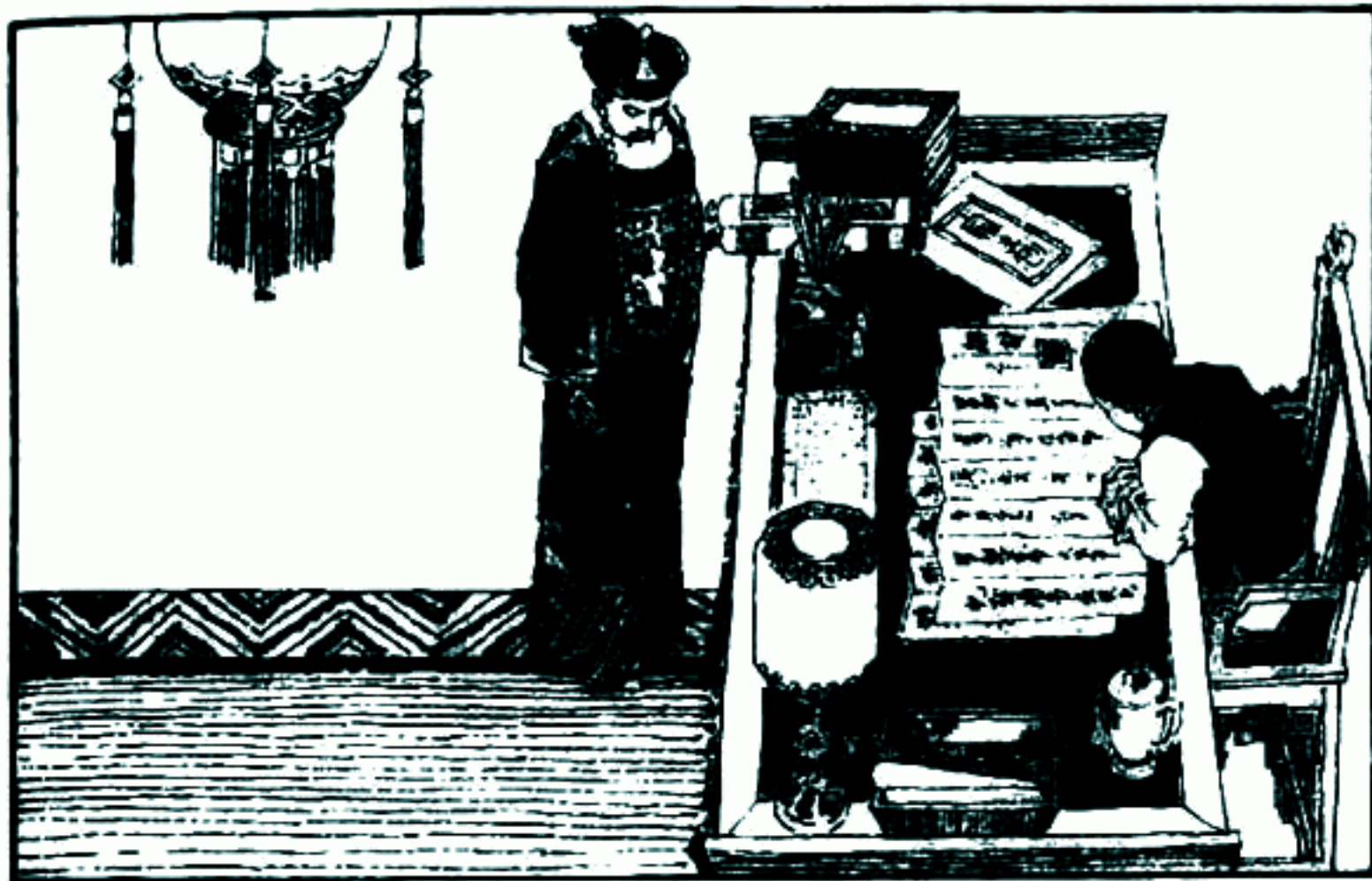
18. 公元一九一一年，辛亥革命爆发了，大清帝国被推翻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，当时清宫受到了极大的震动。



19. 紧接着，隆裕皇太后就颁布了我的退位诏。我糊里糊涂的当了三年皇帝，又糊里糊涂的退位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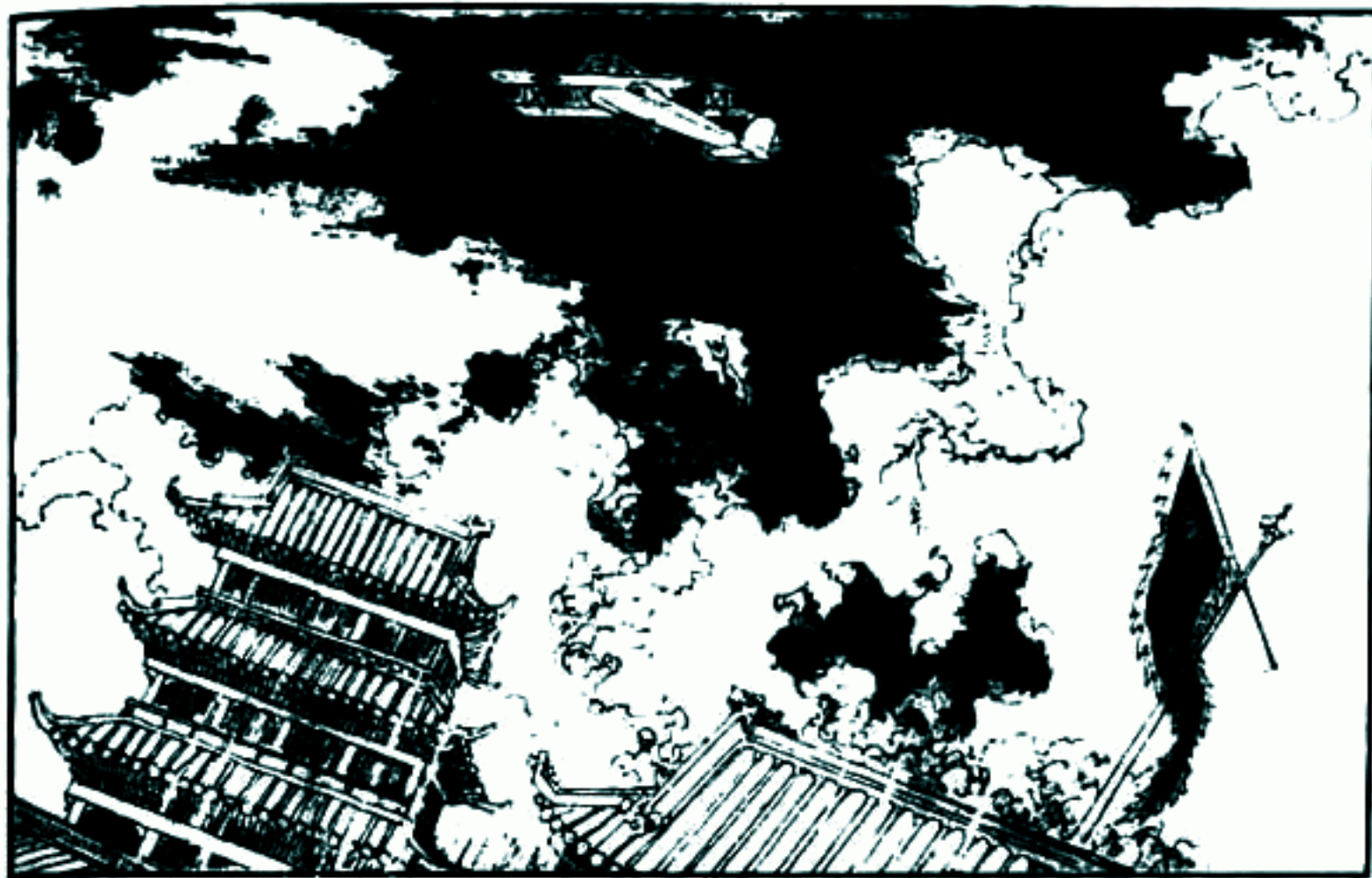
20. 丁巳年（即民国六年），张勋领兵来北京，解散了国会，逼走了黎元洪。一天早晨，他来见我，激动地说道：“启禀皇上，共和要不得，只有皇上复位，万民才能得救，天与人归……”在大臣们的安排下，我又当上了皇帝。



21. 当上皇帝的当天，奏事处的太监给我写了好几道“上谕”，封黎元洪为一等公，授了七个议政大臣和各部尚书，授原来各省的督军为总督、巡抚和都统。特设了内阁议政大臣，宫廷所有大臣都照常供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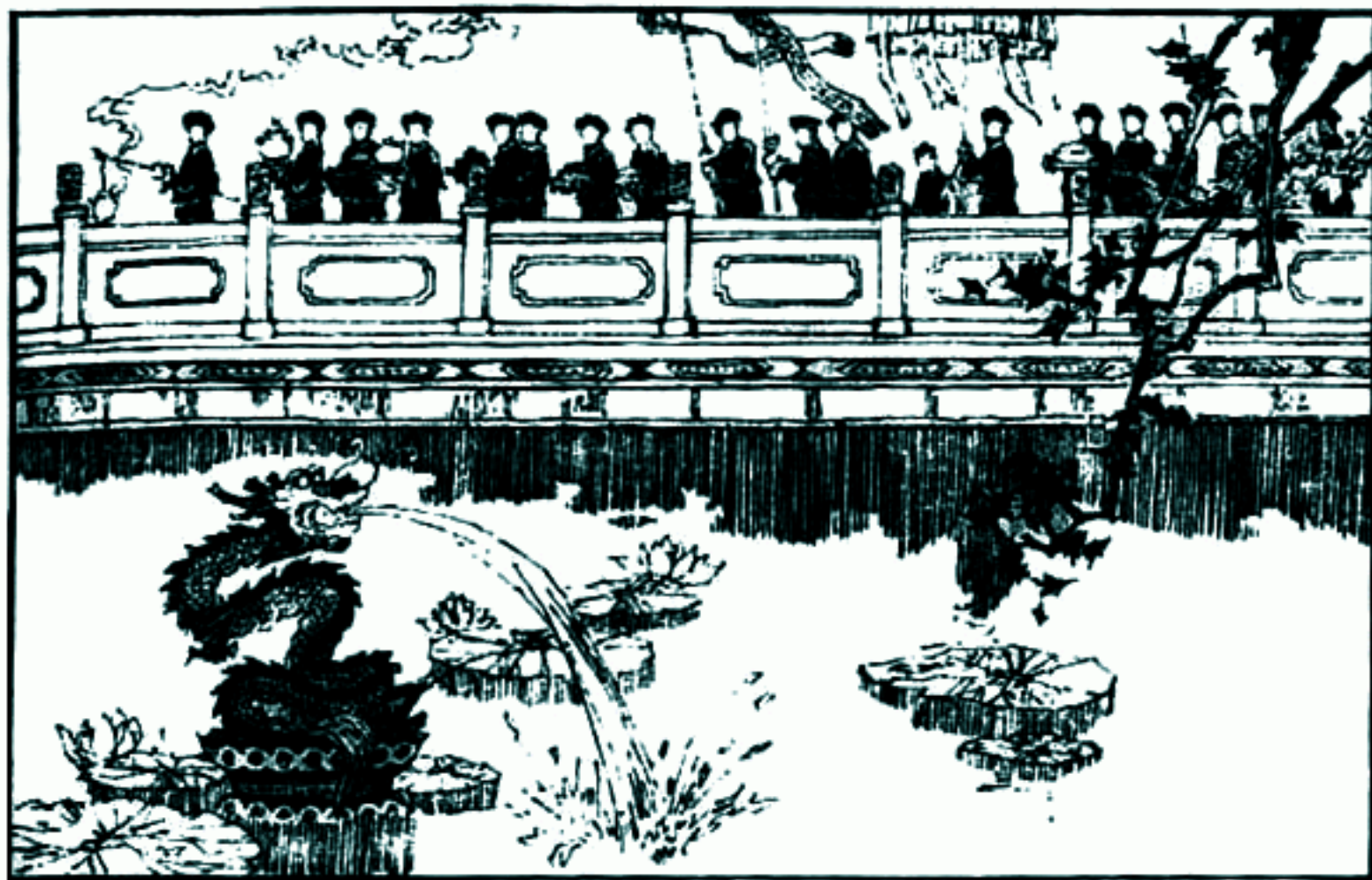
22. 第二天早晨，北京的警察们又命令各户悬挂龙旗，报馆出了清宫复位的号外，人们争相购置清朝袍褂和花翎顶戴。长辫子满街都是。



23. 又过了四、五天，徐世昌的讨伐军向北京城发起了猛攻，炸弹扔到了紫禁城里。宫中大臣和后妃们个个面无人色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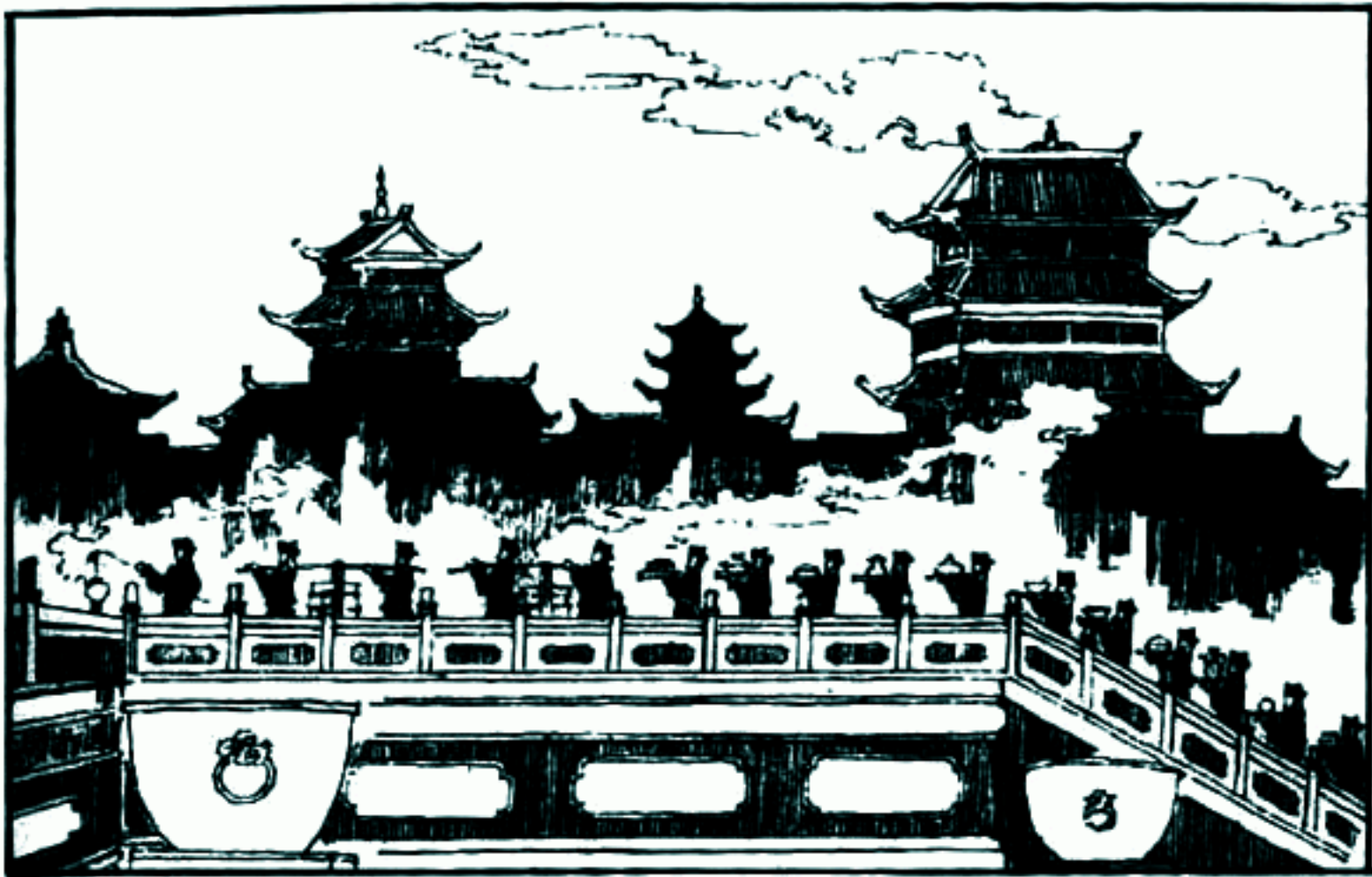
24. 这时，黎元洪逃到日本公使馆去了，张勋的辫子兵打了败仗，退出北京，我只好又宣布退位了。这段时间，局势瞬息万变，但清宫仍然受到保护，我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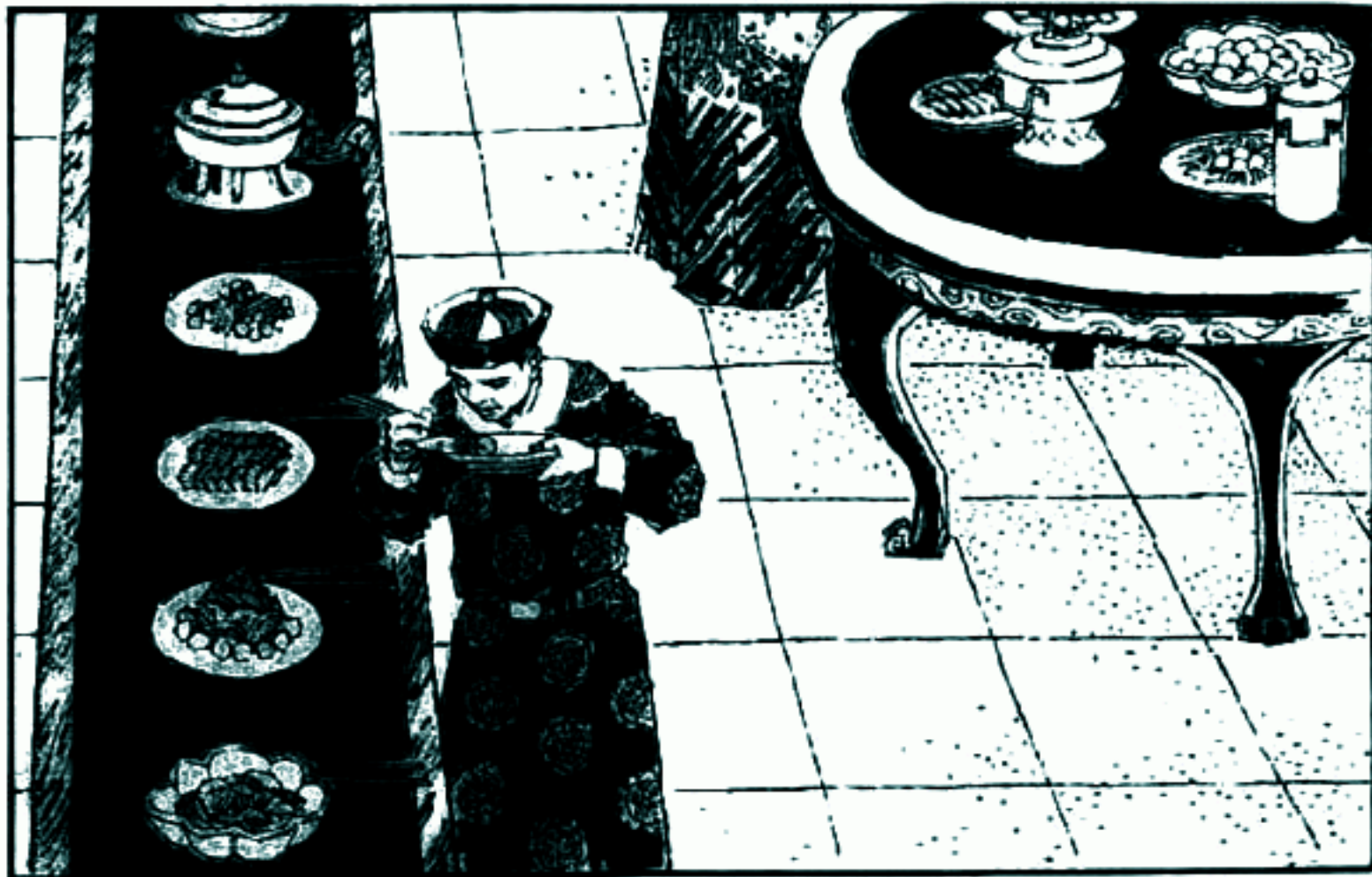
25. 那时，如果我是步行去御花园，就由御前小太监搀扶而行。后面还有一个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。再后几步便是一群御前大太监，他们有的捧着马扎，以便让我随时休息，有的捧着衣服，有的拿着雨伞或旱伞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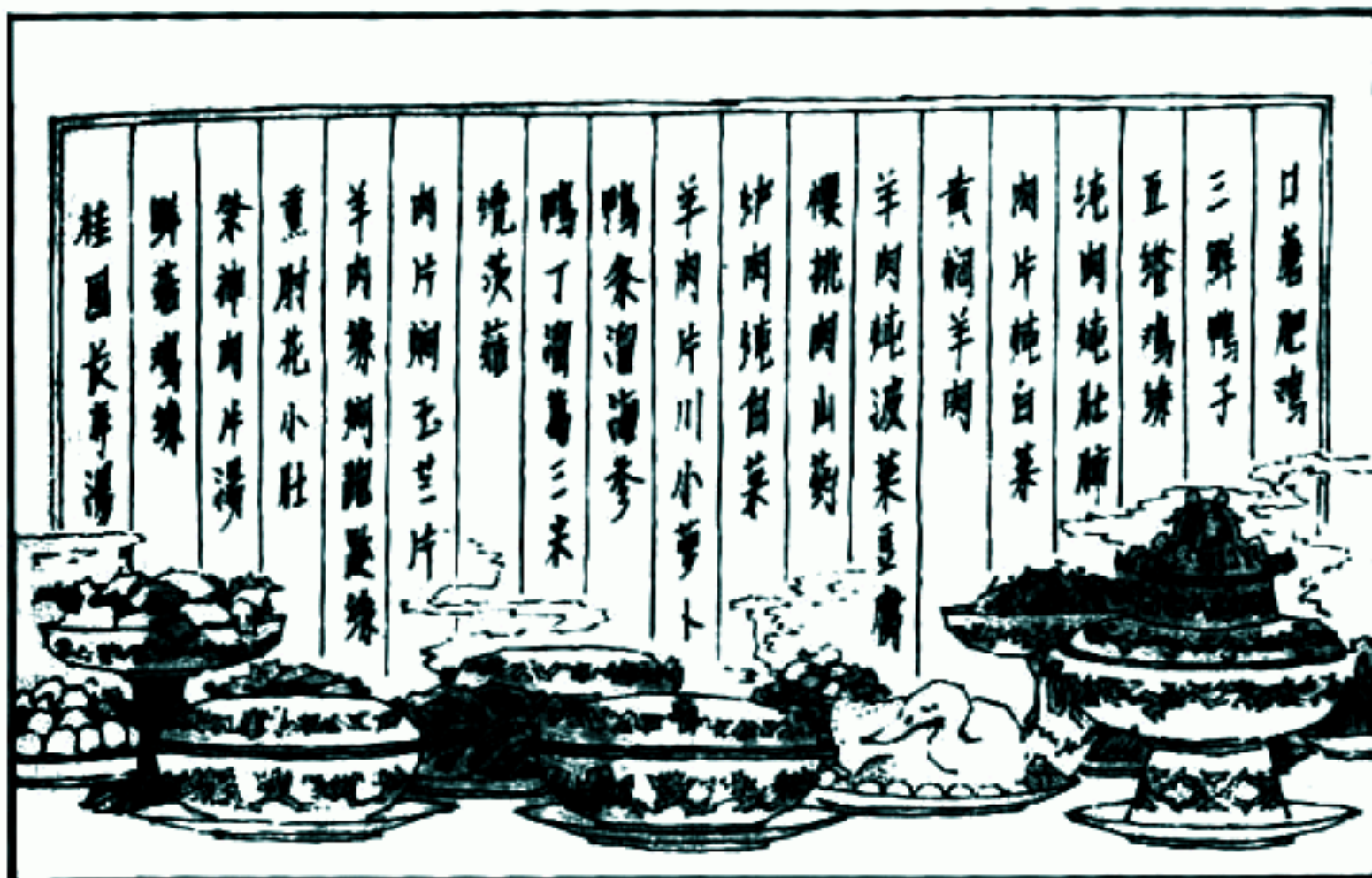
26. 若是我去游颐和园，除了这一大套人马外，还得有几十辆汽车组成的尾巴紧跟在后面。沿途还有不少民国政府的警察保护。像这样的出行，一次就得花费白银三千多两。



27. 那时我吃饭的礼节十分隆重。御膳房接到圣旨后，立即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抬着大小七张膳桌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，浩浩荡荡地走向养心殿。



28. 这批送膳太监进到明殿以后，又由套着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菜肴，再在东暖阁摆好。平日菜肴两桌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。此外，还有各种点心、米膳、粥品三桌，咸菜一小桌。为了防人下毒，我吃饭前都有人为我“尝膳”。



29. 我每餐吃的是些什么东西呢？请看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“早膳”菜单吧。……



30. 如果把我一家六口（包括摄政王和四个太妃）算进去，每个月需要三千九百六十斤肉，三百八十八只鸡鸭，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个小皇帝受用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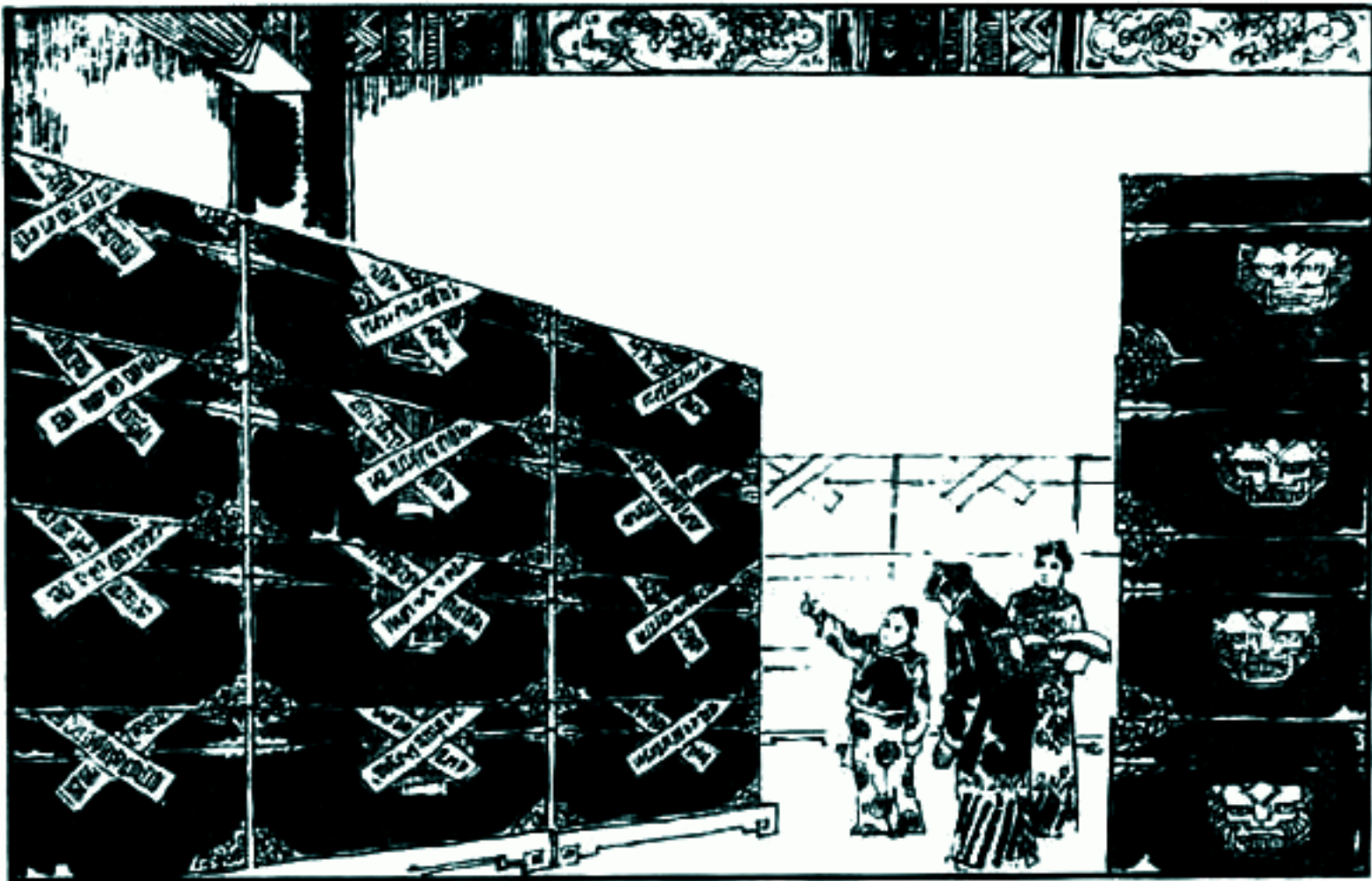
31. 再说穿衣的开支吧。皇帝做衣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，我曾经看过一张账单，仅一个月时间，内务府就给我做了皮袄十一件，皮袍褂六件，皮紧身二件，棉衣裤紧身三十件，耗银近二千两。

衣料	皇后用	淑妃用	田太妃用	合 计
貂皮	90张	30张	280张	400张
锦缎	29匹	15匹	92匹	136匹
绦绸	40匹	21匹	108匹	169匹
纱	16匹	5匹	60匹	81匹
绫罗	8匹	5匹	28匹	41匹
布	60匹	30匹	144匹	234匹
绣线	16斤	8斤	76斤	100斤
棉花	40斤	20斤	120斤	180斤
金线	20塔	10塔	76塔	106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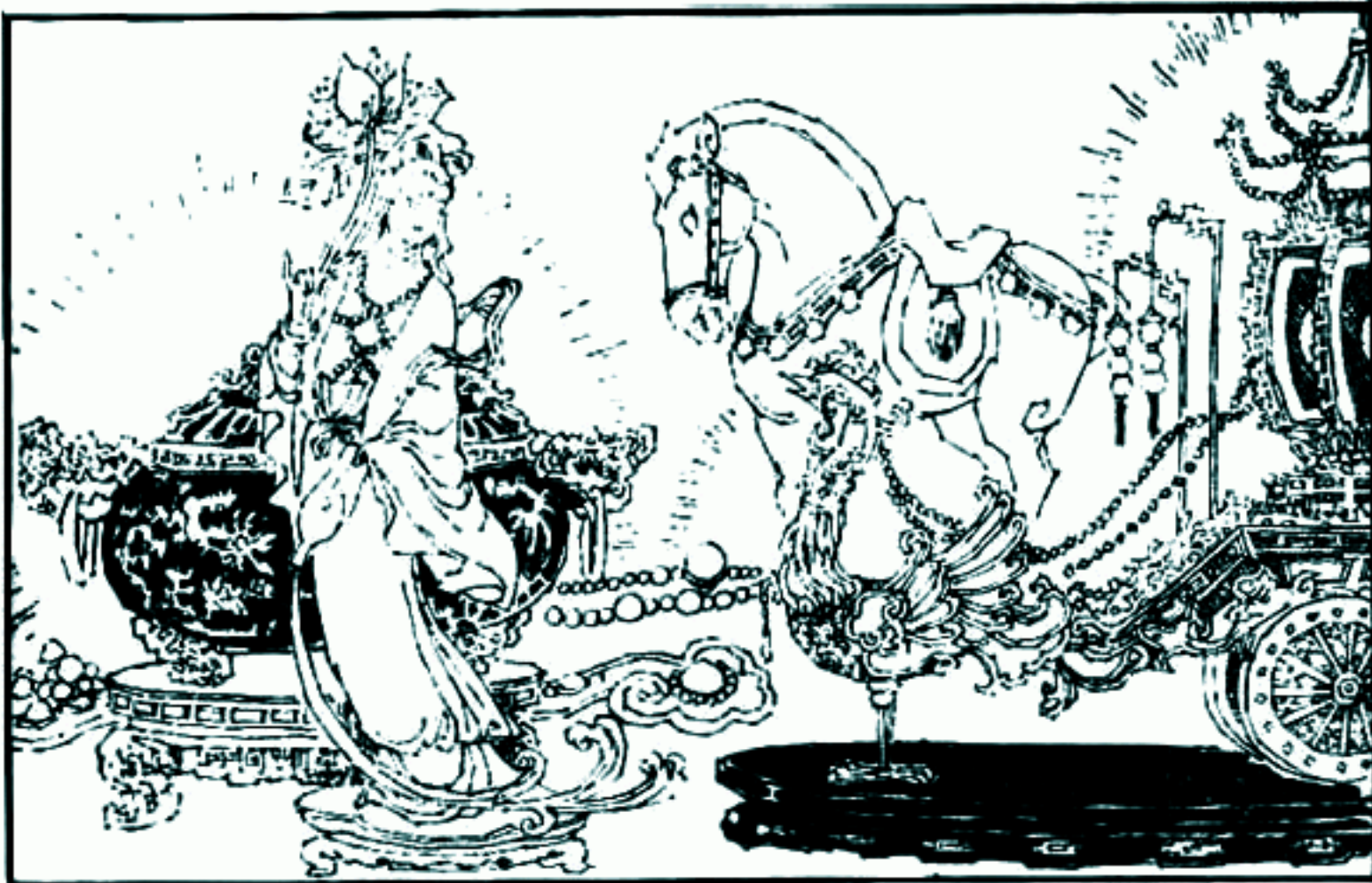
32. 至于后妃和大臣们的穿衣分例，虽然有所规定，但实际开支则远远超过分例规定。这里有一本后妃们的穿衣分例账，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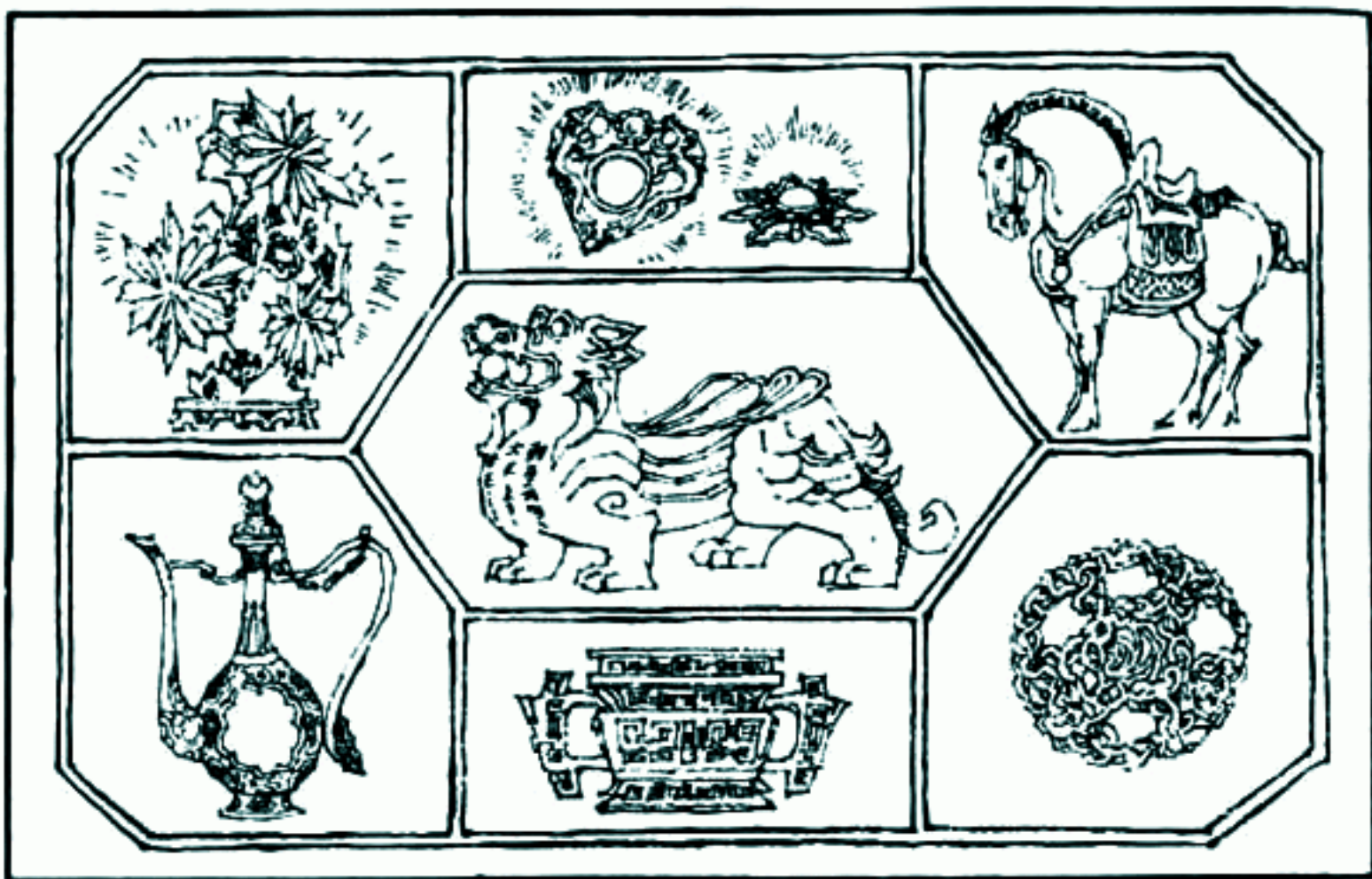
33. 就在清宫酒池肉林、挥金如土的时候，又该有多少黎民百姓流浪街头、卖儿卖女，甚至饿死在破庙、荒郊。封建统治者真是罪孽深重啊！



34. 有一天，我出于好奇，叫太监打开了建福宫里一座几十年没有开过的库房。只见里面堆满了大小木箱，一直堆到高高的屋梁上。箱皮上都贴有嘉庆皇帝的封条。



35. 大批珍玩，不仅装满了这个库房，连整个建福宫一带的所有殿堂和库房都装满了。而且每个库房所藏珍宝都不一样。有的是金银，有的是玉、瓷，有的是历代名贵书画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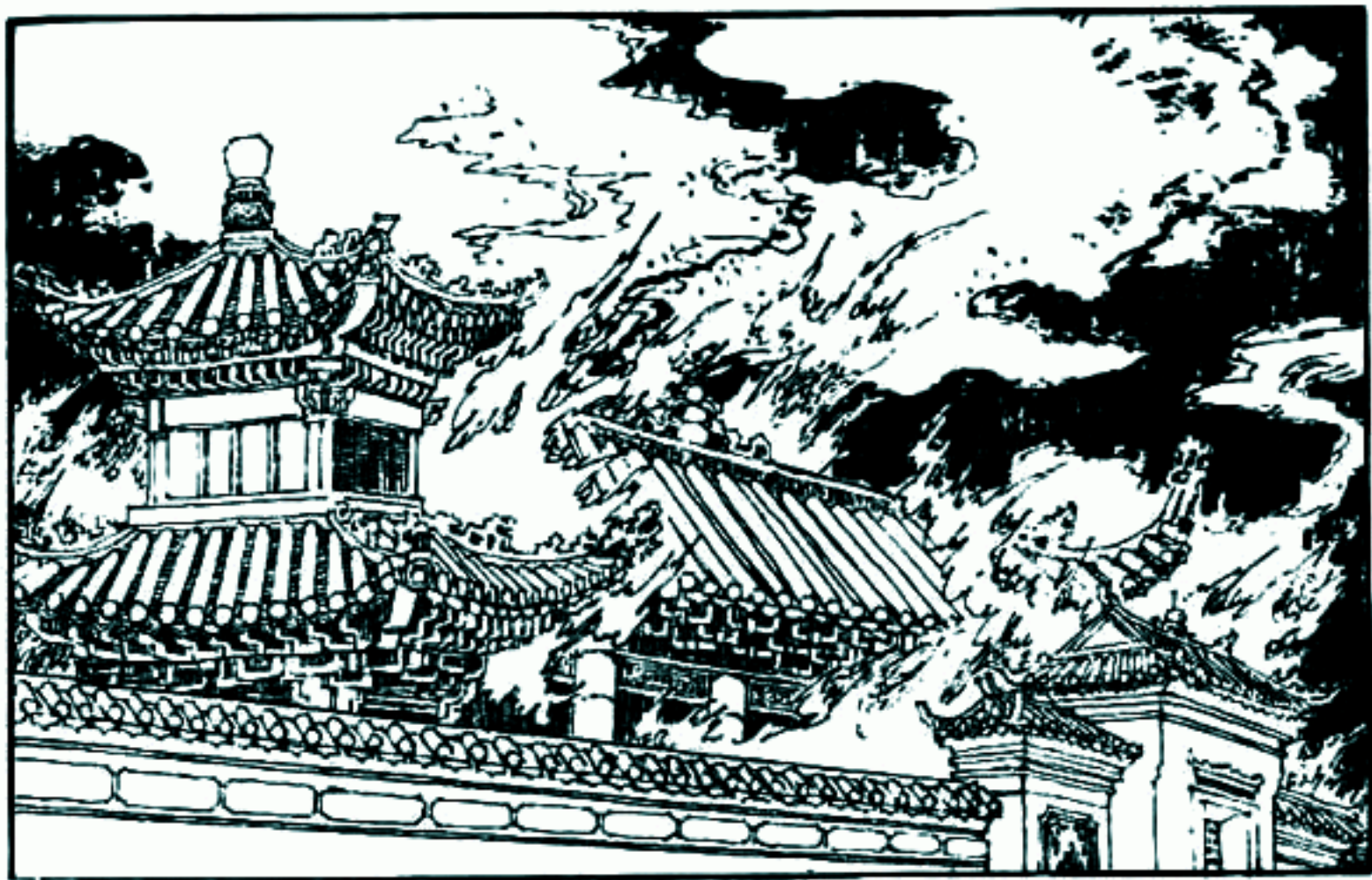
36. 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，还藏有大量的百宝箱。里面装有精刻的牙球，宋磁小瓶，雕刻着古代故事的核桃，刻有唐宋诗词的瓜子，埃及古币，名人手抄的寸半本四书，等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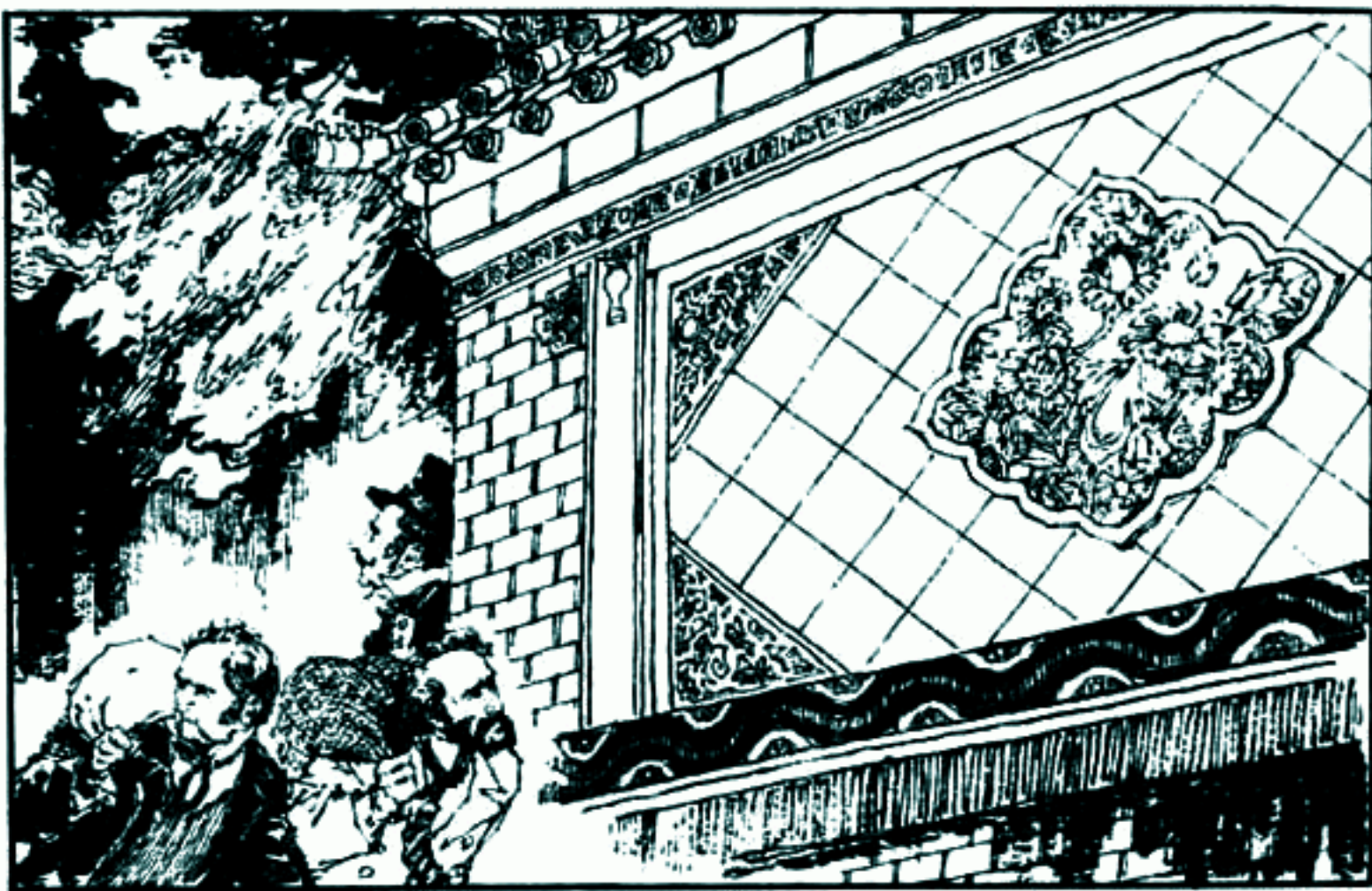
37. 这样多的国宝，不能不引起王公大臣和太监们的垂涎。他们只要有机可趁，便大量盗窃。



38. 王公大臣们常以借出鉴赏，或请求赏赐，化国宝为己有。尤其到晚清末年，大批国宝都不翼而飞，其损失简直无法统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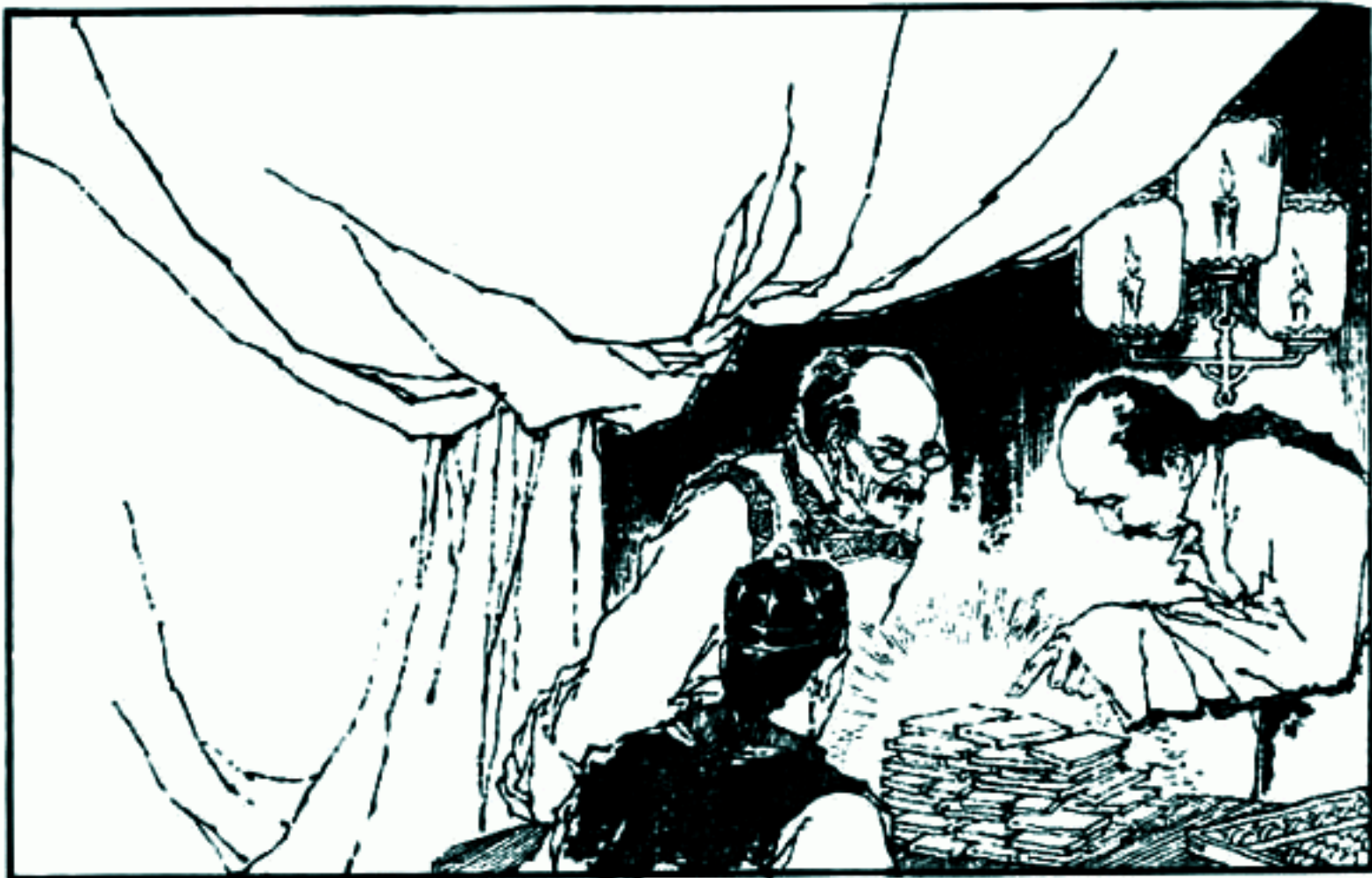
39. 除了国宝大批被盗外，火灾的浩劫也是触目惊心的。有一天，建福宫一带失了火，把静怡轩、慧曜楼、吉云楼、碧琳馆、妙莲花室、延春阁、积翠亭、凝辉楼、香云亭等全部化为灰烬。而这一片又是清宫储藏珍宝最多的地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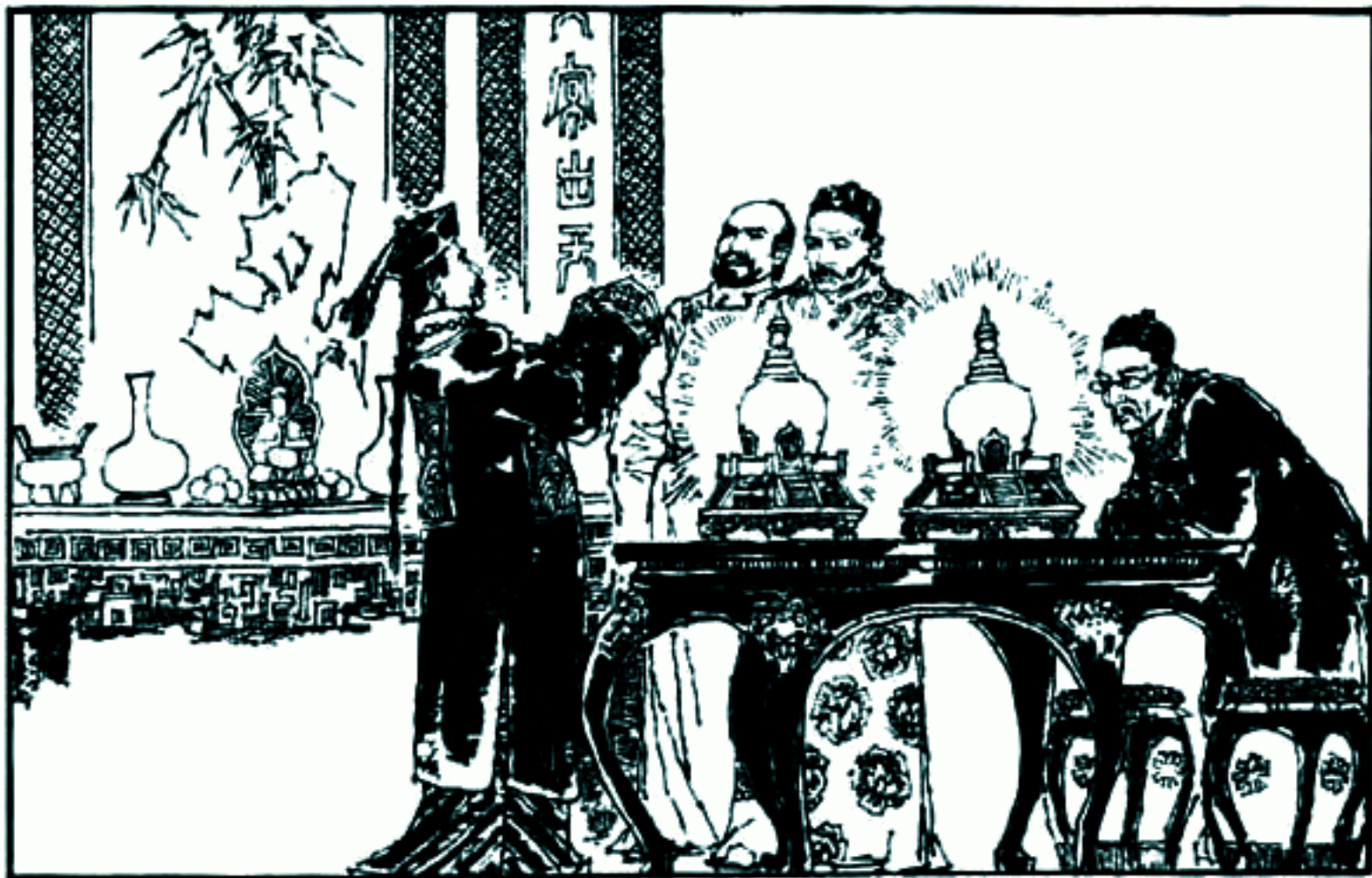
40. 当时前来救火的有中国人，也有外国人。人来人往，一片沸腾。不少人趁火打劫，不知抢走了多少珍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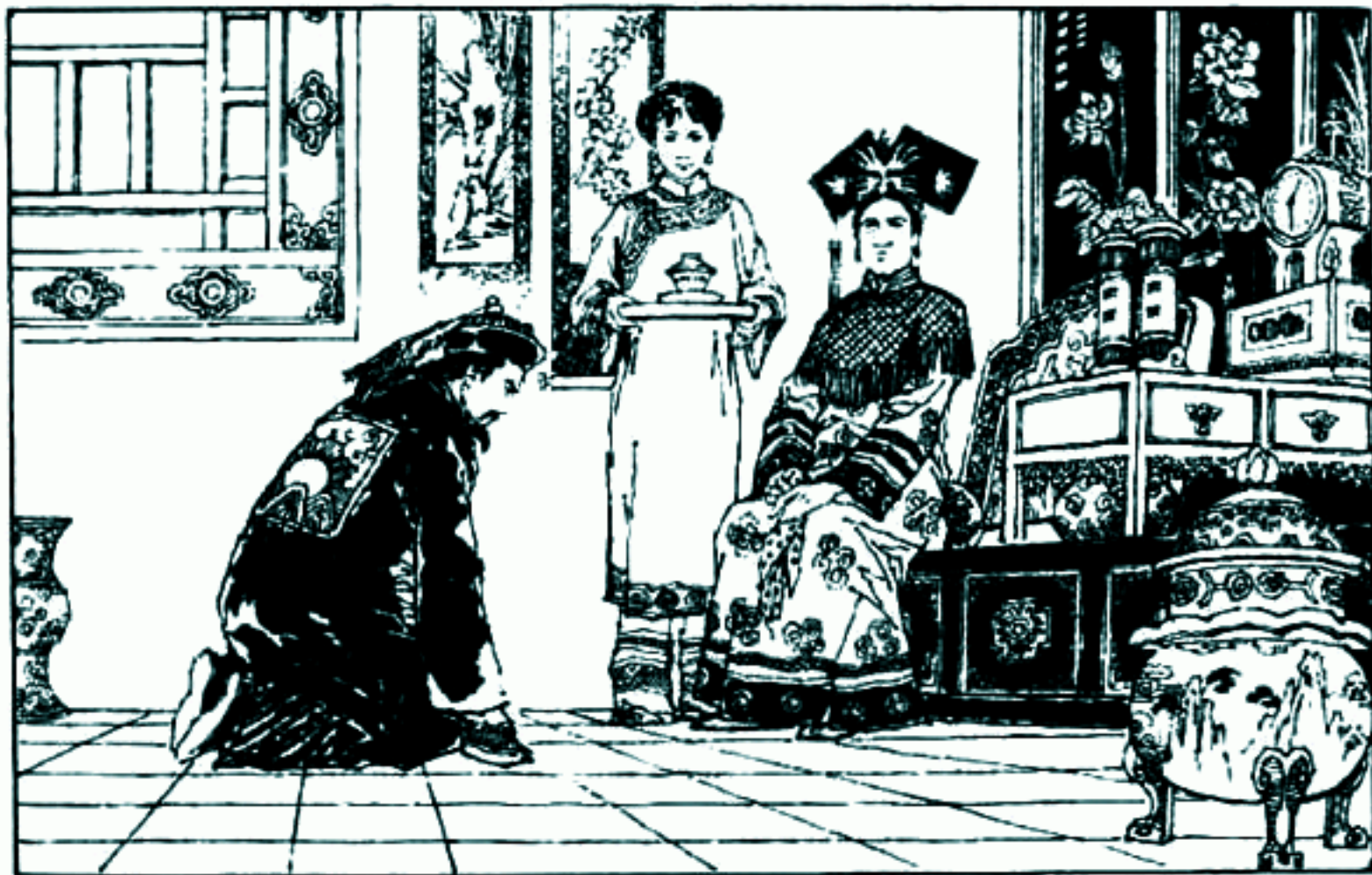
41. 至于这场大火烧毁了多少珍宝，至今还是个谜。内务府发布的一本糊涂账里说，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，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，古玩四百三十五件，古书几万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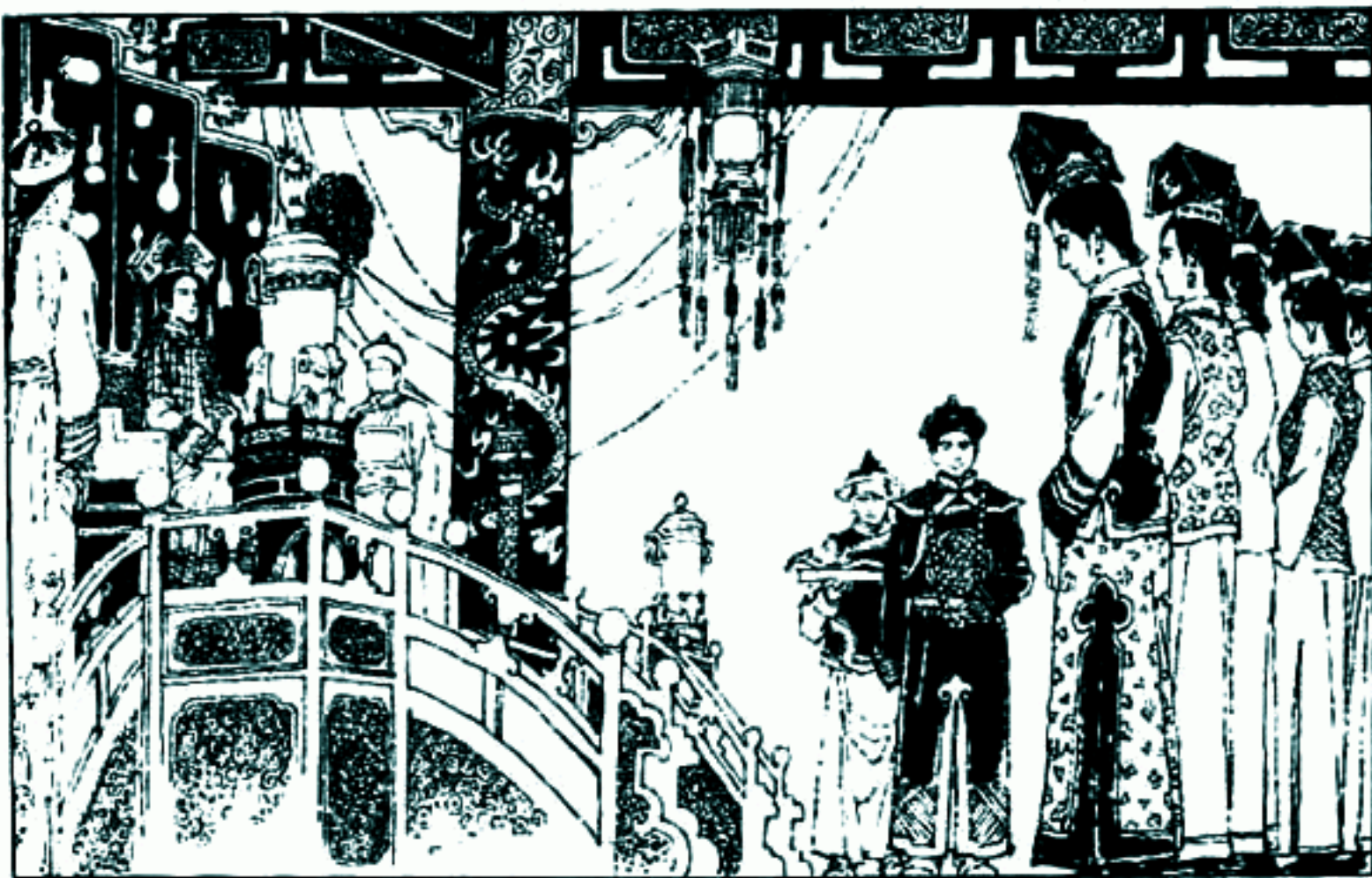
42. 大火之后，北京有家金店用五十万元买下了这片灰烬的处理权。这家金店居然从灰烬里拣了一万七千多两金片和熔化了的金块。仅此一笔，金店就发了大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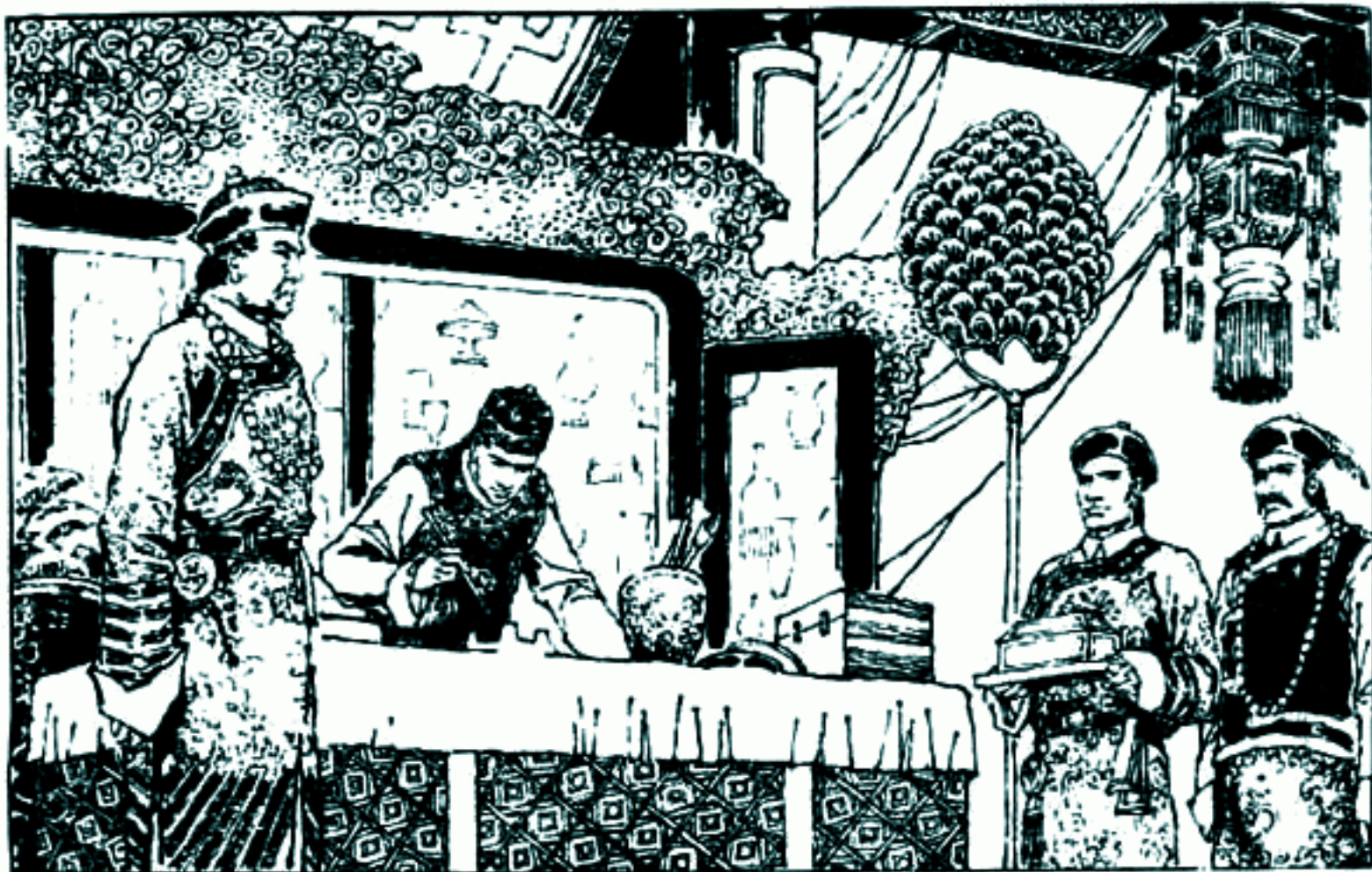
43. 最后，内务府又把金店不要的灰烬用麻袋分装，分给内务府的官员。其中有个官员从分得的灰烬里居然提炼了两座一尺多高的金塔。



44. 我十六岁那年，太妃们把我父亲喊去，商量给我议婚的事情。对未来“皇后”的人选，瑾妃和瑜妃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想物色一个和她们亲近的女孩子当“皇后”。



45. 早在同治和光绪时代，皇后都由皇上当面挑选。候选的姑娘站成一排，皇上看中了谁，就当面在她的扣子上系上一个金荷包，或者送她一个玉如意。



46. 到我选皇后时，便改为挑照片，看中了谁就在照片上打个记号。当时送到养心殿来的照片有四张，我在一张照片上做了个记号。



47. 被挑中的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，只有十三岁。但是瑾太妃却硬要我娶满洲正白旗荣源的女儿婉容，我只好在婉容的照片上又打了一个记号。



48. 第二年，正当我要结婚的时候，新的内战爆发了。奉系军阀张作霖败退出关，徐世昌下台，黎元洪又上了台。当时王公们对黎元洪都不信任，担心他会对婚礼横加干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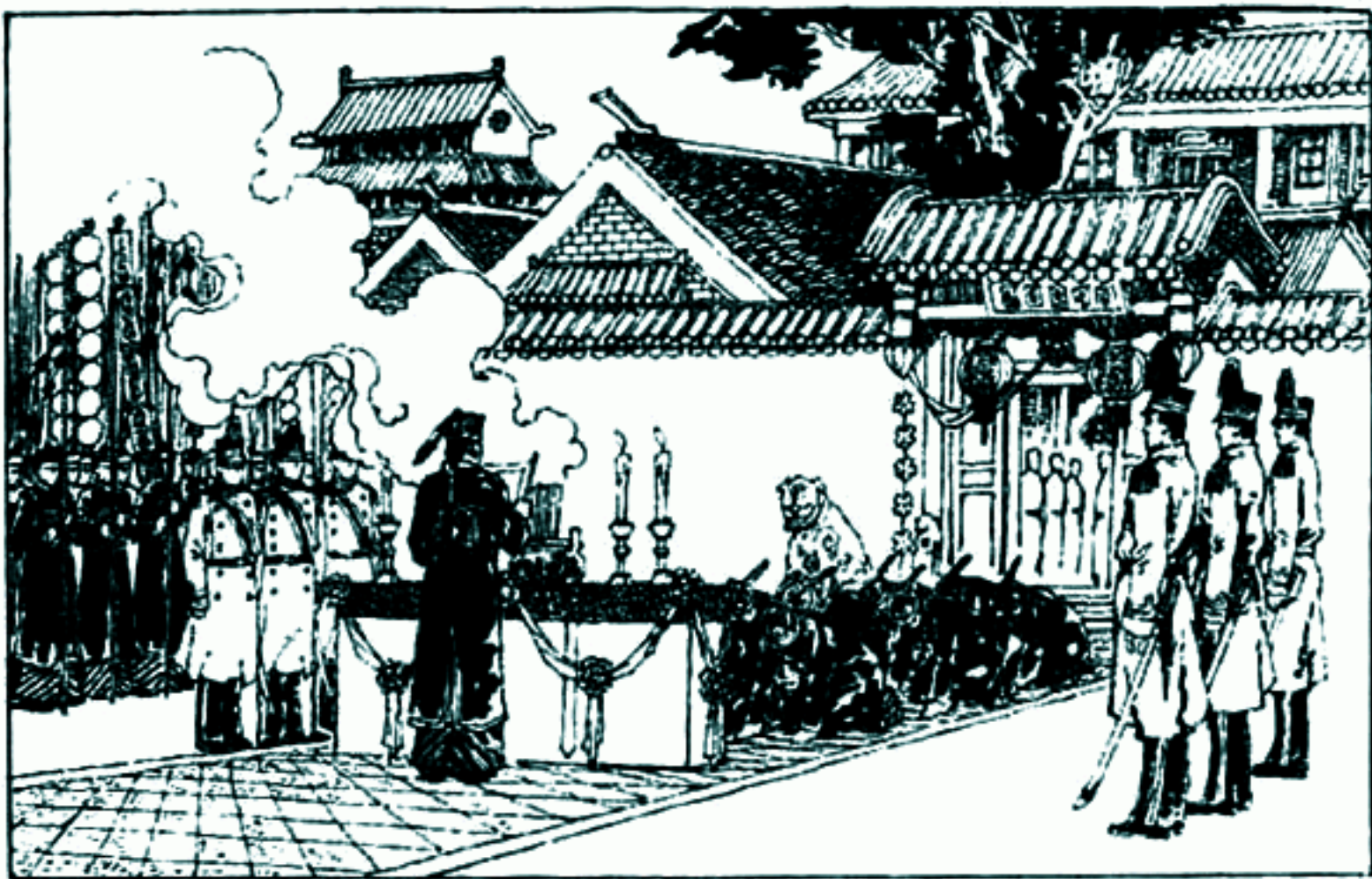
49. 但是，完全出乎意外，黎元洪为了利用清宫加强自己的统治，却拨出十万元作为我的结婚贺礼，并派了一千多名官兵在神武门、东安门、东华门以及皇后和王妃所经过的地方安营布哨。



50. 正式举行成婚大礼那一天，仪仗十分隆重。最前面是两班军乐队，后面是骑在高头大马上册封正副使，手中执节，紧跟着的又是民国的军乐队和马队。



51. 马队后面是龙凤旗伞与銮驾仪仗七十二副，还有黄亭（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）四架，宫灯三十对。这一行人马，浩浩荡荡直向“后邸”进发。



52. “后邸”门前也是张灯结彩，并有大批军警助威。荣源和皇后的兄弟都跪在门前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。



53. 我这次结婚，除了民国的头面人物黎元洪，还有前总统徐世昌，以及张作霖、吴佩孚、张勋、曹琨等，都赠送了现款和各种金银玉瓷制品，以及地毯、绸缎等珍贵礼物。



54. 我结婚两年，新婚时的隆重仪式还不时在脑子里浮现的时候，紫禁城的末日就来到了。民国十三年十月，冯玉祥占领了北京城，组成了新的摄政内阁。我和王公大臣们惶惶不可终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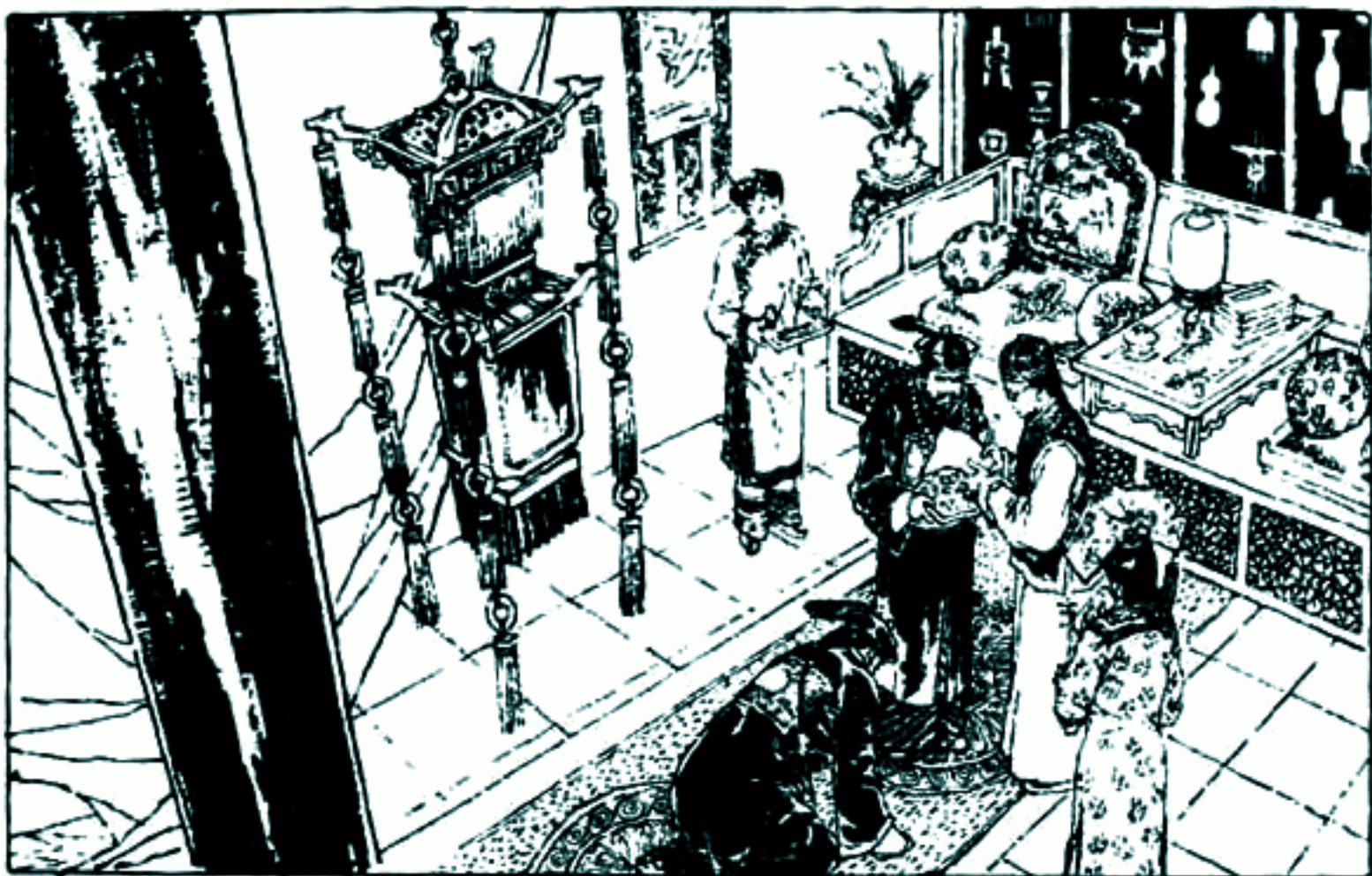
55. 过了两天，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缴械，并被调出北京城。国民军接替了内城卫队的营地，神武门也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。



56. 十一月五日上午，内务府大臣突然闯进储秀宫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万岁，大事不好，民国要废除对清宫的优待条件了！”说完，忙拿出一张公文给我看，并要我签字。



57. 我接过公文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。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五十万元家用。清室即日移出紫禁城，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。”



58. 我和王公大臣以及后妃们日夜担心的灾难果然来临，我的脸刷的一下发白了，右手颤抖着在上面签了字。



59. 我父亲听说我已签了字，立刻把头上的花翎揪下来，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这个也甭要了！”他急得在屋里直打转。



60. 紧接着，民国政府派鹿钟麟带来二十名手枪队进宫，限我和大臣、后妃们二十分钟搬出紫禁城，否则，军队就要从景山上开炮。



61. 我岳父荣源一听说要开炮，吓得浑身直打哆嗦，跌跌撞撞地逃到御花园，东钻西藏找了个躲避炮弹的地方，死也不肯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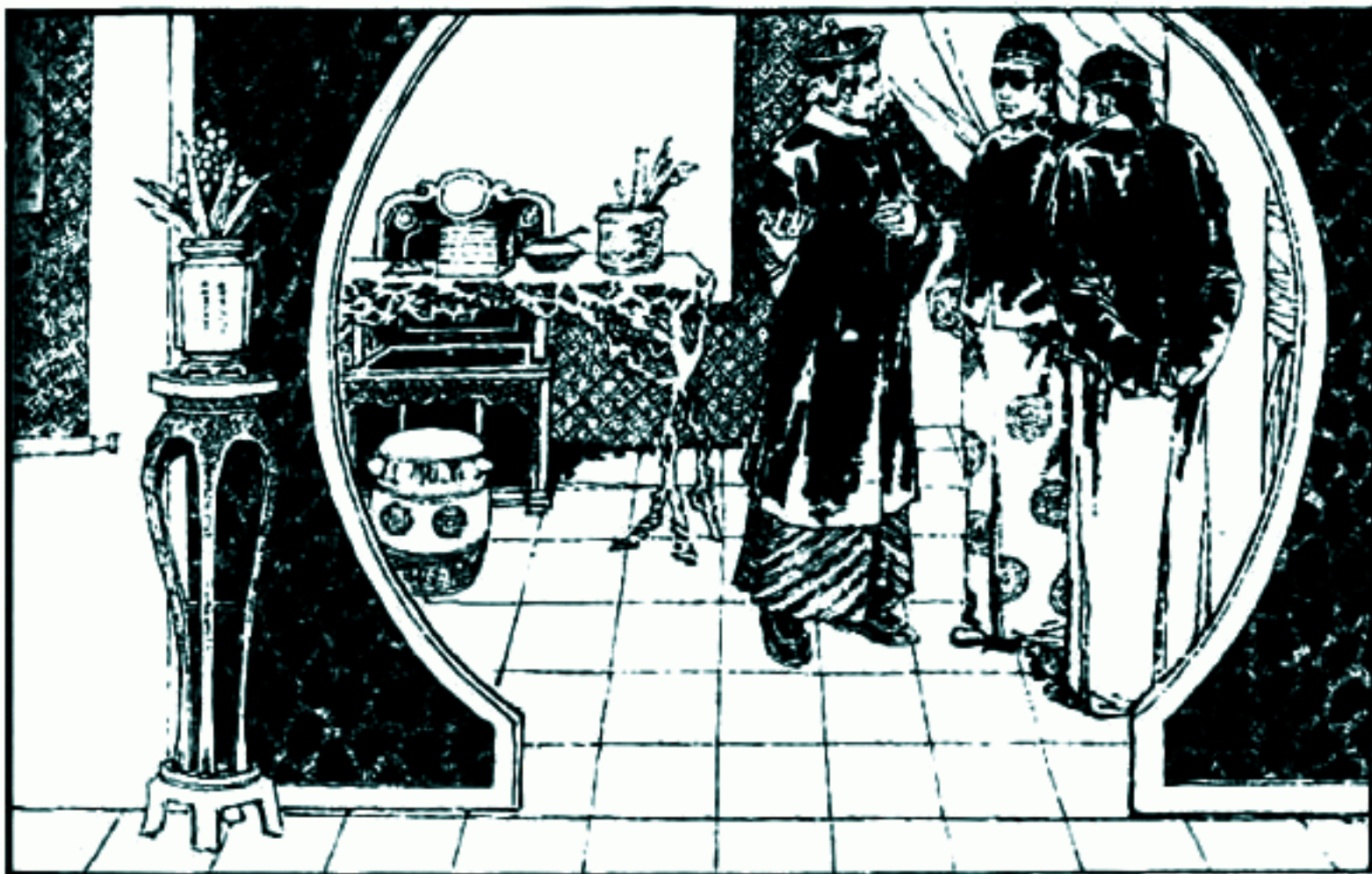
62. 我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样，只好立即答应鹿钟麟的条件。鹿钟麟笑着说：“这样就好，我保护你。”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，“你现在是个公民，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，将来还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！”



63. 一听“大总统”三个字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为了“韬光养晦”，以屈求伸，我回答了几句言不由衷的话：“我拥护民国的决定，我早就不该要那个优待条件了。”民国的士兵都笑着鼓起掌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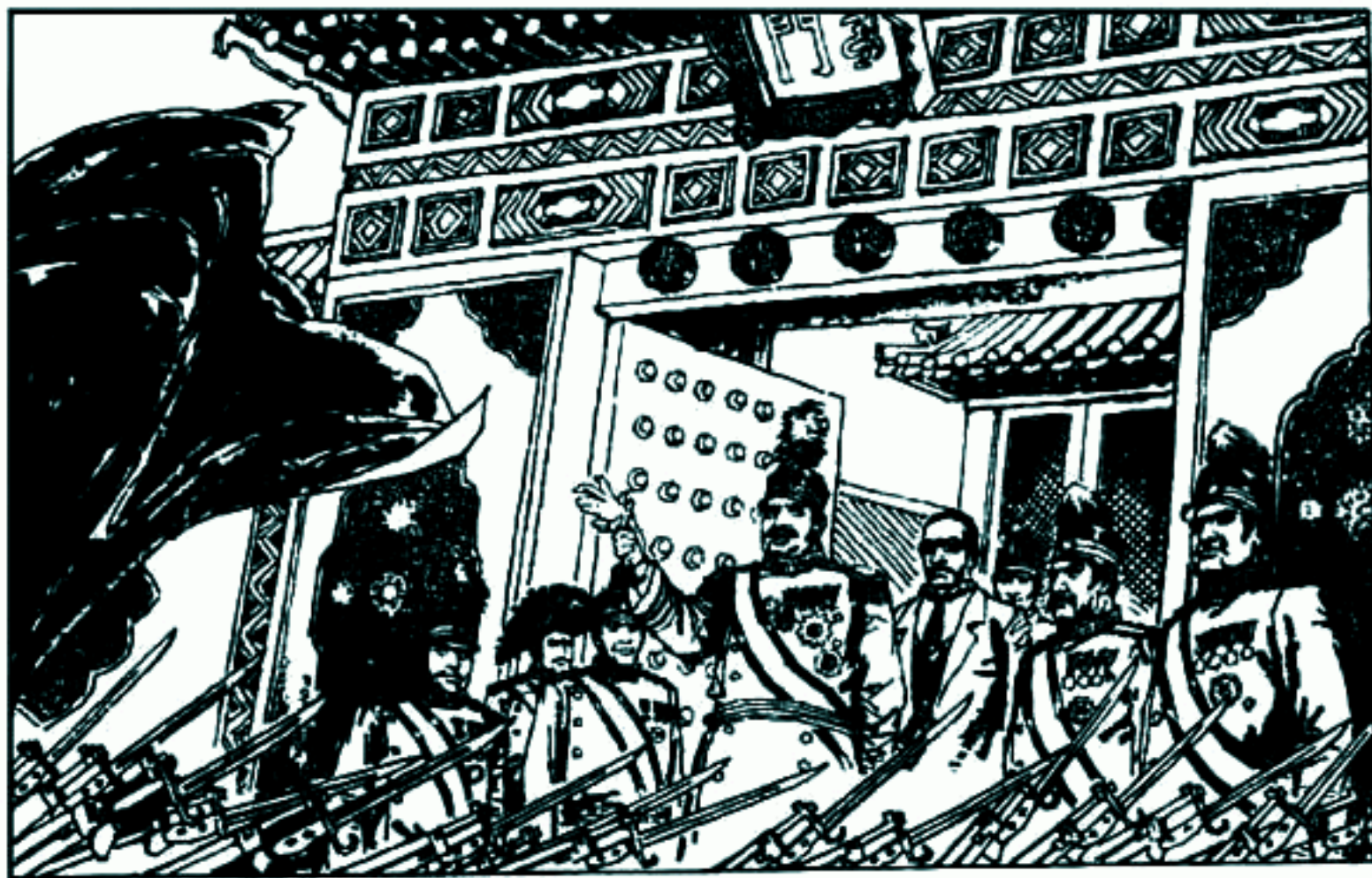
64. 我决定先住在北府（醇王府）我父亲那儿去。国民军早已准备好汽车，一共五辆。我们上了汽车，来到北府，那儿早已布满了国民军的岗哨。我想打电话与外面联系，电话也中断了。



65. 当晚，我的英国老师（教英文）庄士敦带来了一条好消息：英、日公使已向摄政内阁提出抗议，内阁已保证了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我和父亲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


66. 过了片刻，内务府大臣郑孝胥父子带来日本公使馆多吉大佐的副官，他们要我住到日本兵营去。大臣们怕不安全，极力反对，结果没有去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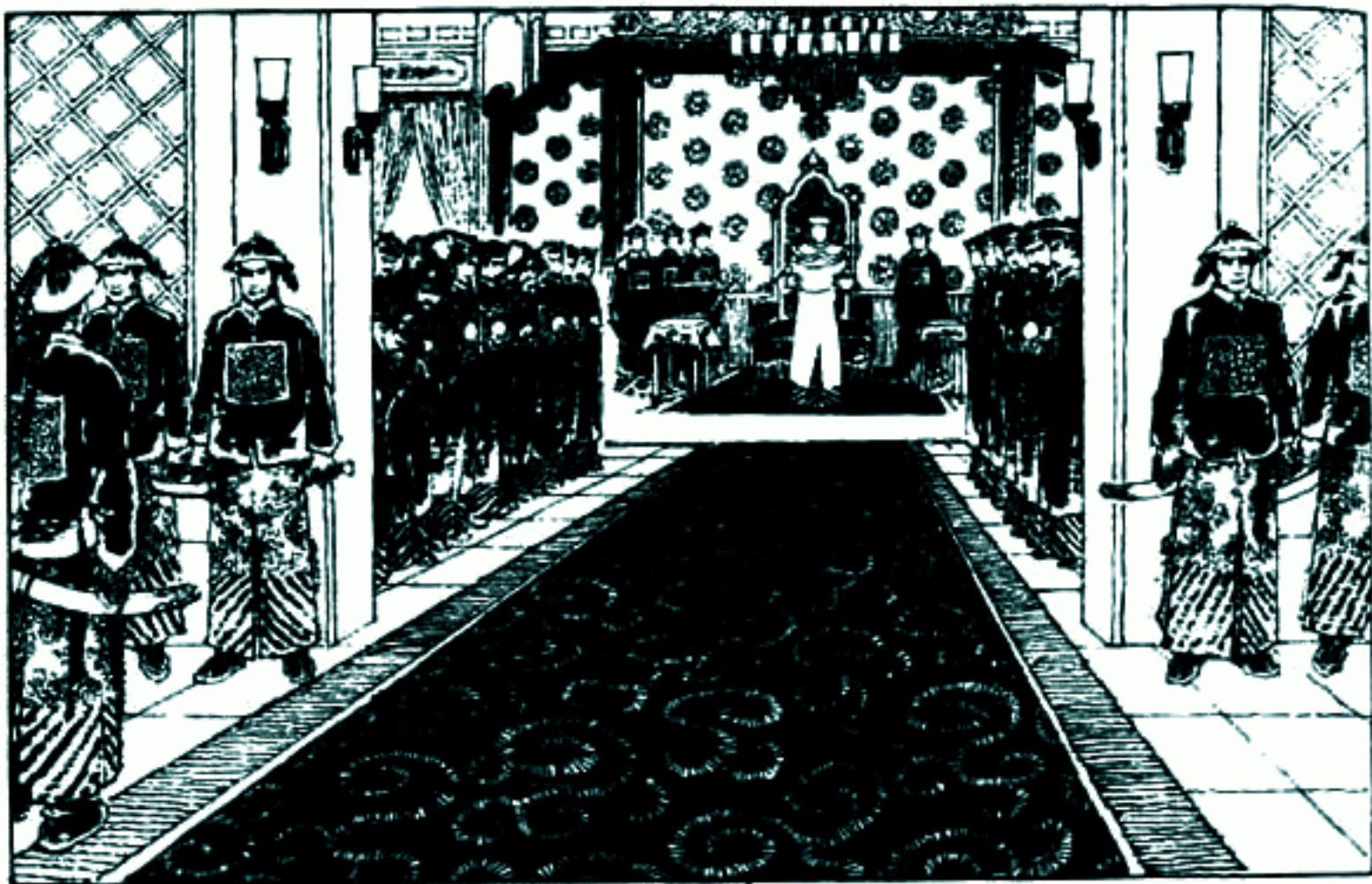
67. 那时候政治风云瞬息万变。我在北府没住几天，段祺瑞又和张作霖合作，打进了北京城，冯玉祥又下台了。



68. 后来，我在庄士敦和日本使馆的帮助下，瞒着我父亲等人，躲进了日本公使馆。不久，芳泽公使又找段祺瑞，让婉容等及王公大臣们来到我身边。



69. 日方还特地给我安置了一幢楼房，让其他人各得其所。这时清宫的遗老遗少们又活跃起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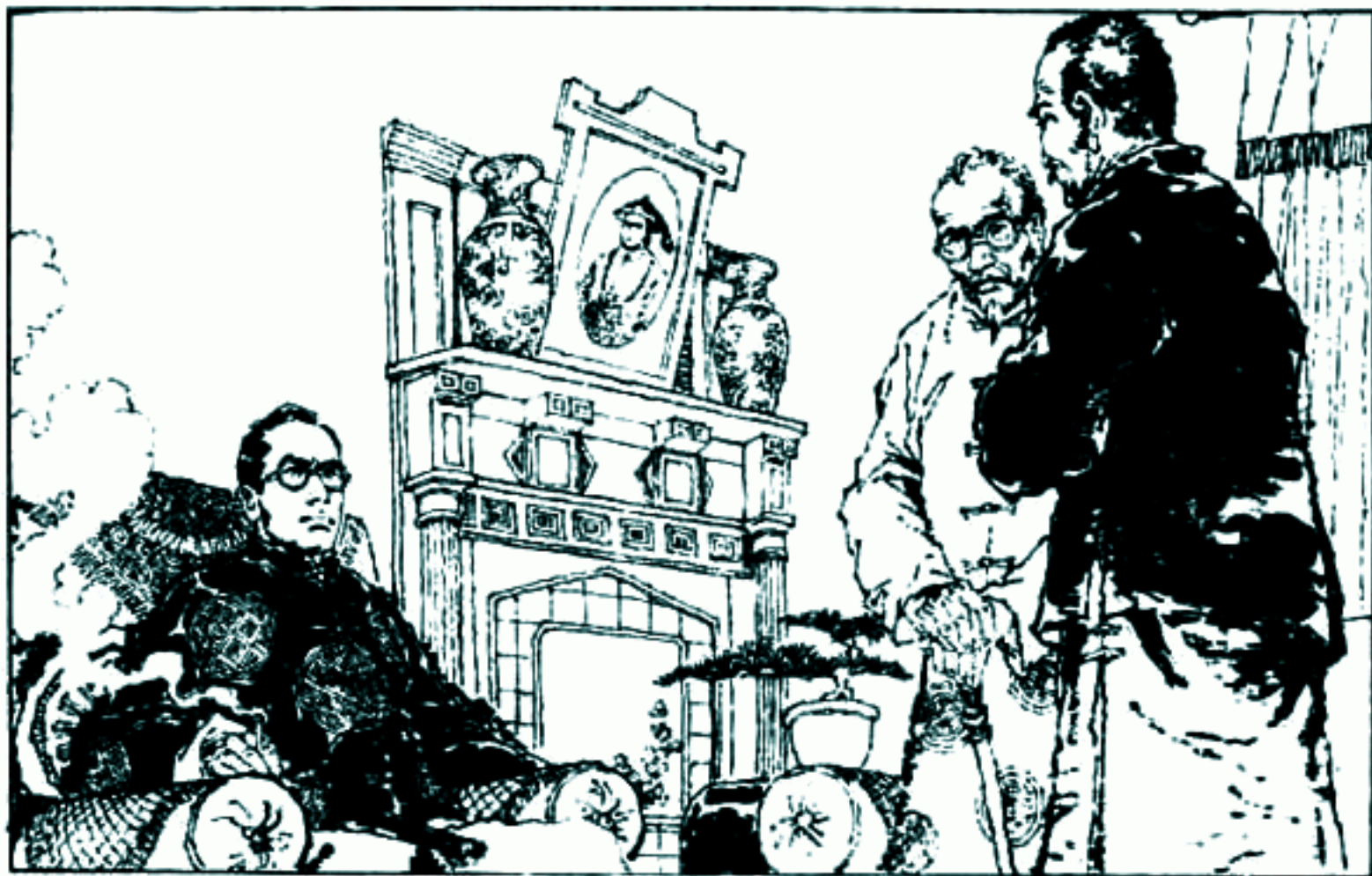
70. 在日本使馆里，我接受了遗老们的朝贺，并发表了长篇演说，表明复辟大清帝国、重登皇帝宝座的决心。许多大臣竟激动得哭了起来。



71. 我的所作所为，引起了社会的极大义愤，报纸也纷纷发表评论，揭露日本想利用我以达到侵略中国的阴谋。但我一心想依靠日本重新当皇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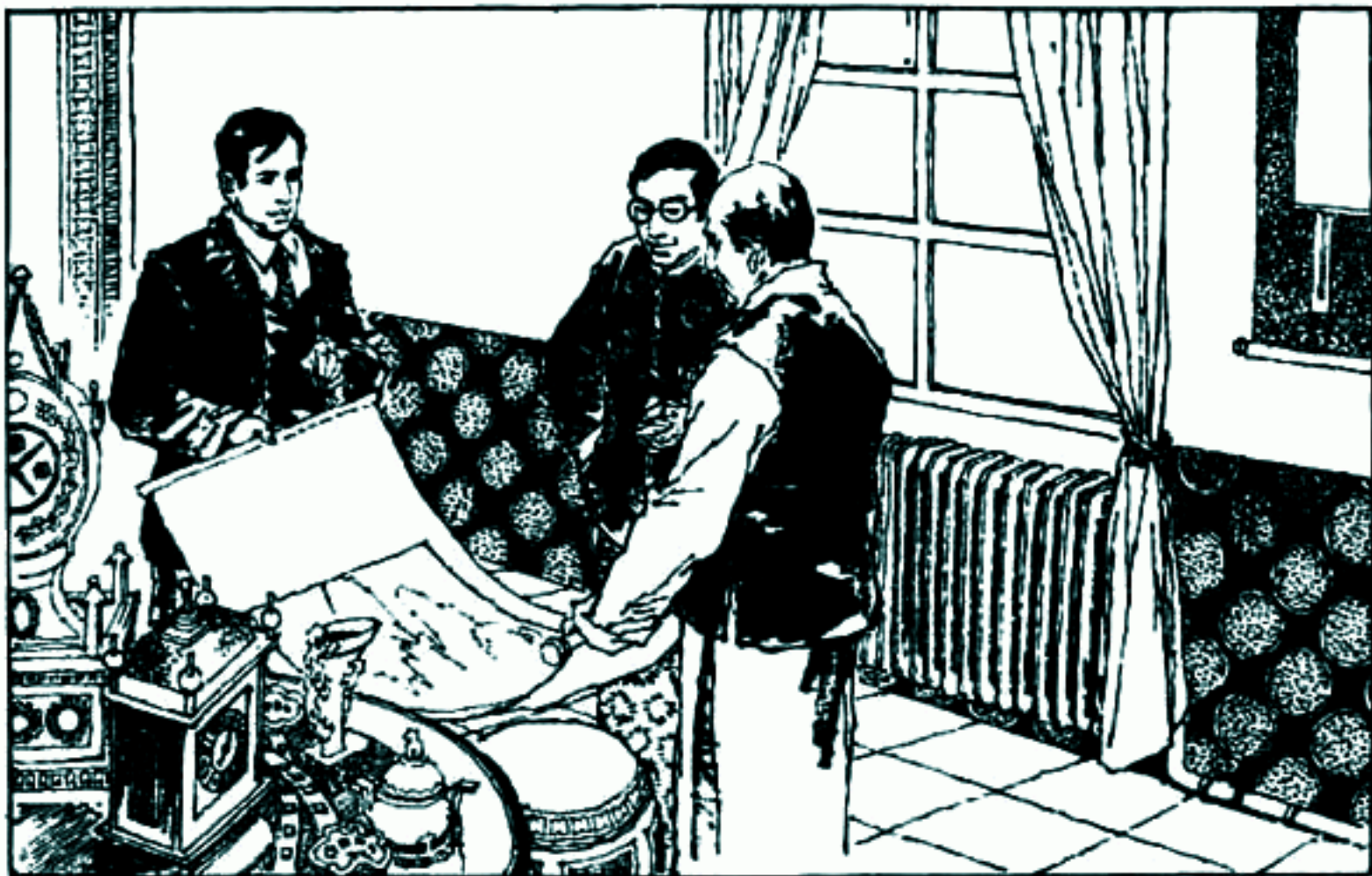
72. 为了便于开展复辟活动，一九二五年（即民国十四年），我在几十名日本便衣警察的护送下，坐火车来到天津，住进了张园。



73. 一天晚上，我在椅子上边抽烟边思考着自己的出路。这时，内务府大臣罗振玉和郑孝胥走了进来，向我建议说：“陛下，我们何不依靠日本，先据满洲，再图关内呢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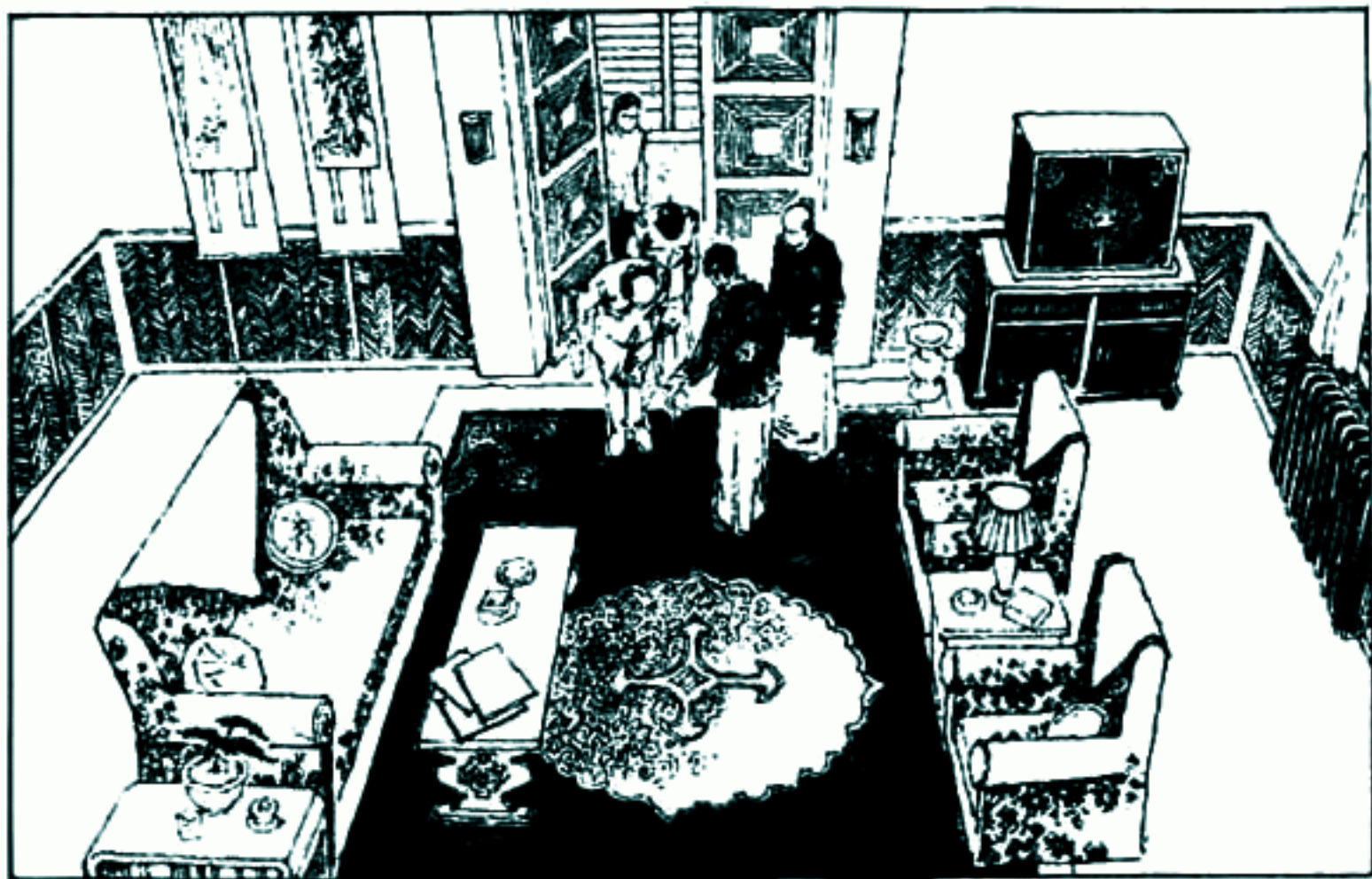
74. 于是，我开始拉拢军阀。除了军阀，还与文人墨客、时新人物、医卜星相以及一些政治骗子来往。总之，谁支持我复位，我就和谁交朋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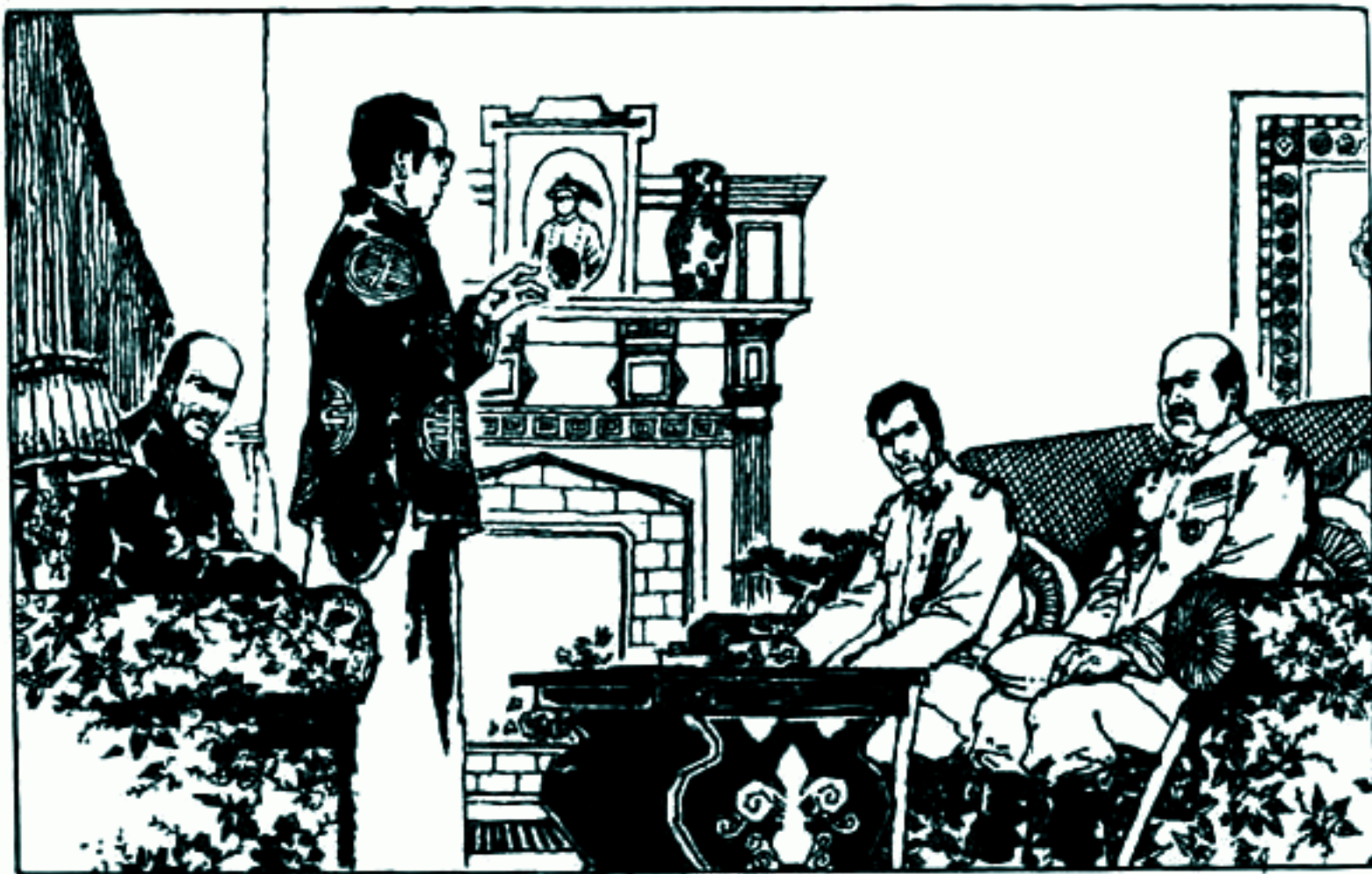
75. 我在天津七年，复辟活动的经费十分惊人，主要来源是我弟弟溥杰过去从清宫偷运出来的大量国宝，如金钟、金盆、金宝塔、金册以及珍贵的玉、瓷、珍珠、玛瑙与名贵书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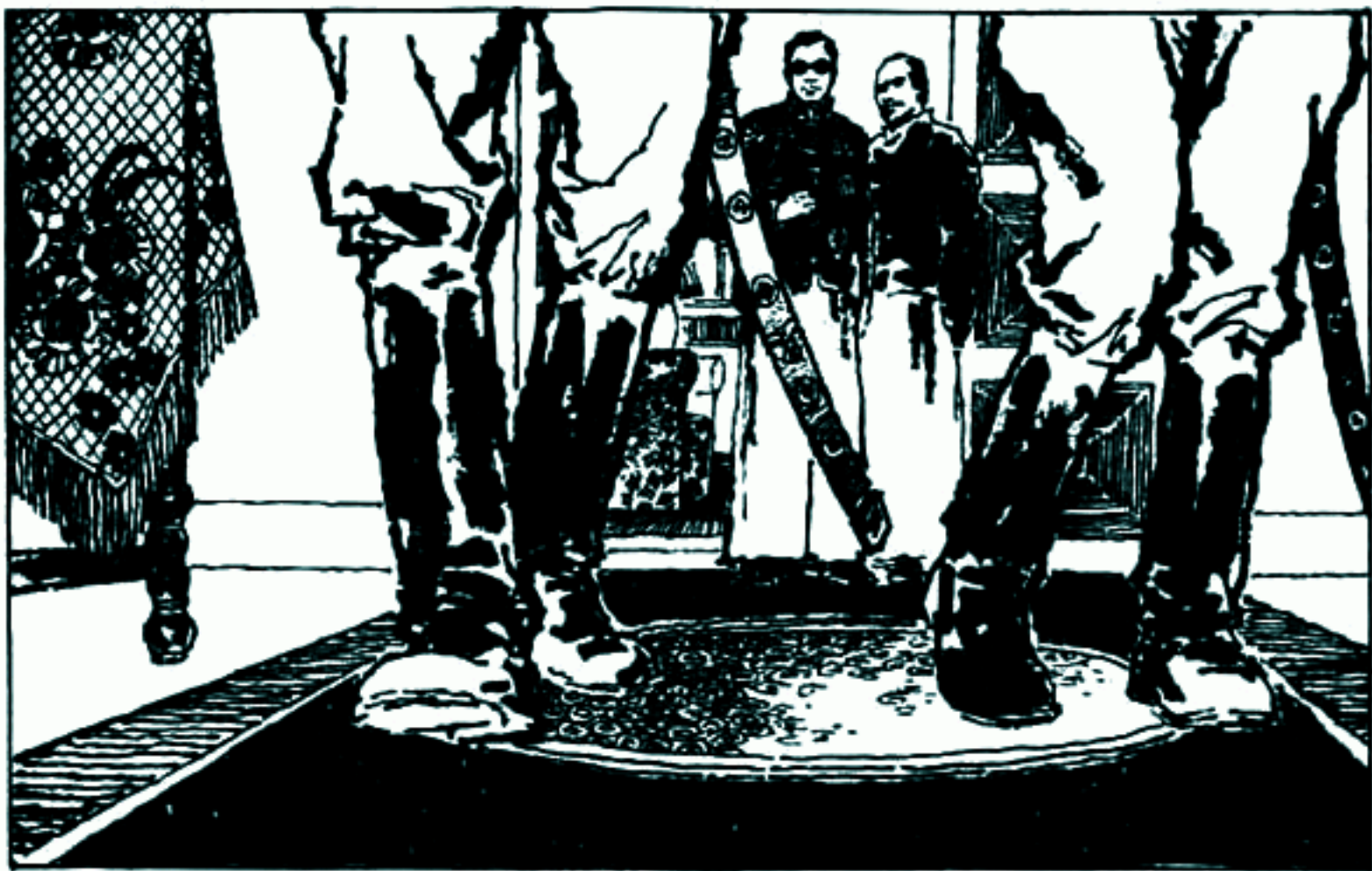
76. 一九三一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军侵占了东三省。在举国愤怒之时，我却感到由衷的高兴，我认为日军多一份胜利，我就多一份复辟的希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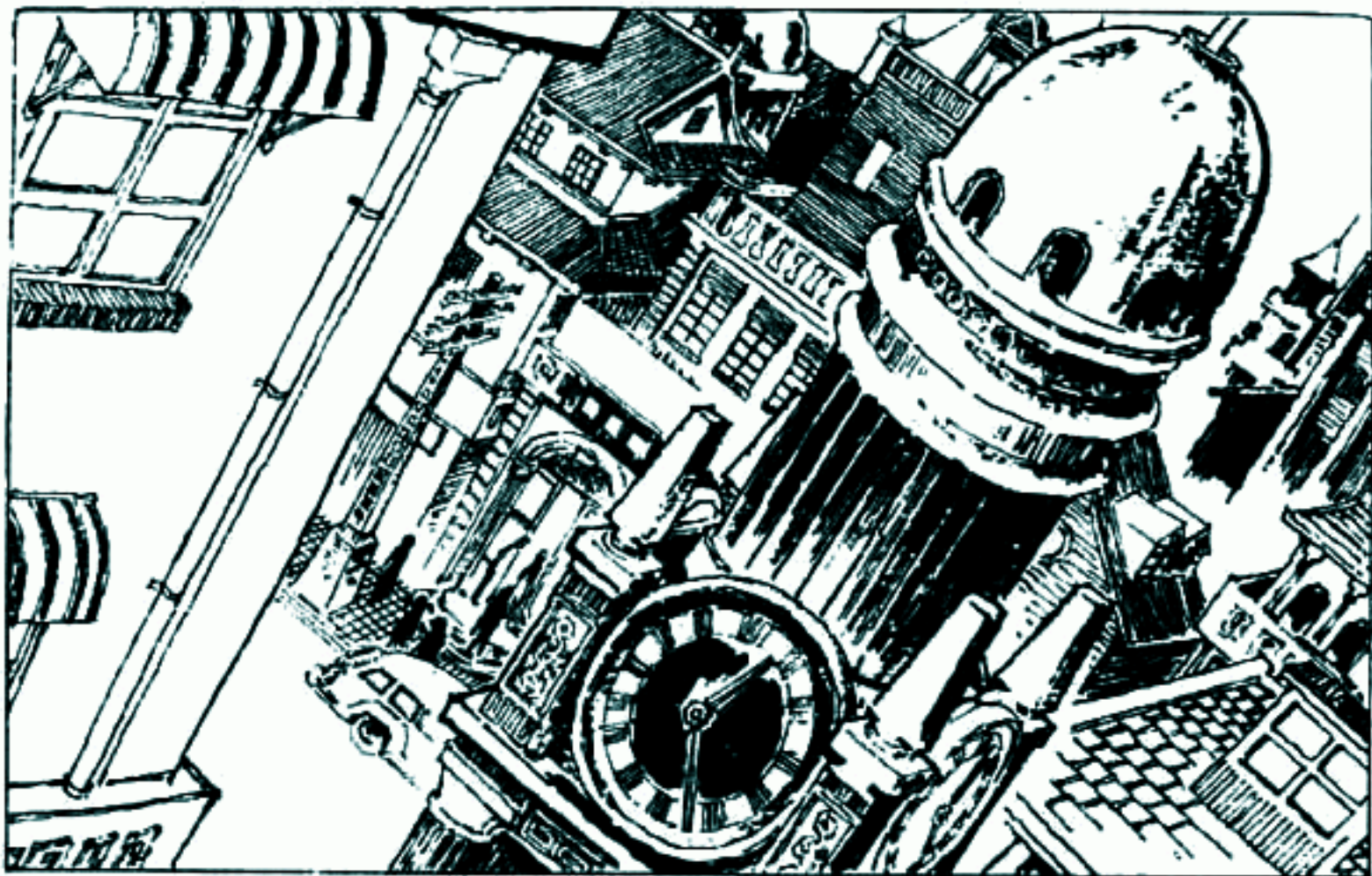
77. 一天深夜，郑孝胥陪同日本关东军大佐、特务头子土肥原和他的助手吉田忠太郎走了进来。我起身倒茶让坐，土肥原很礼貌地向我鞠躬问候，我简直受宠若惊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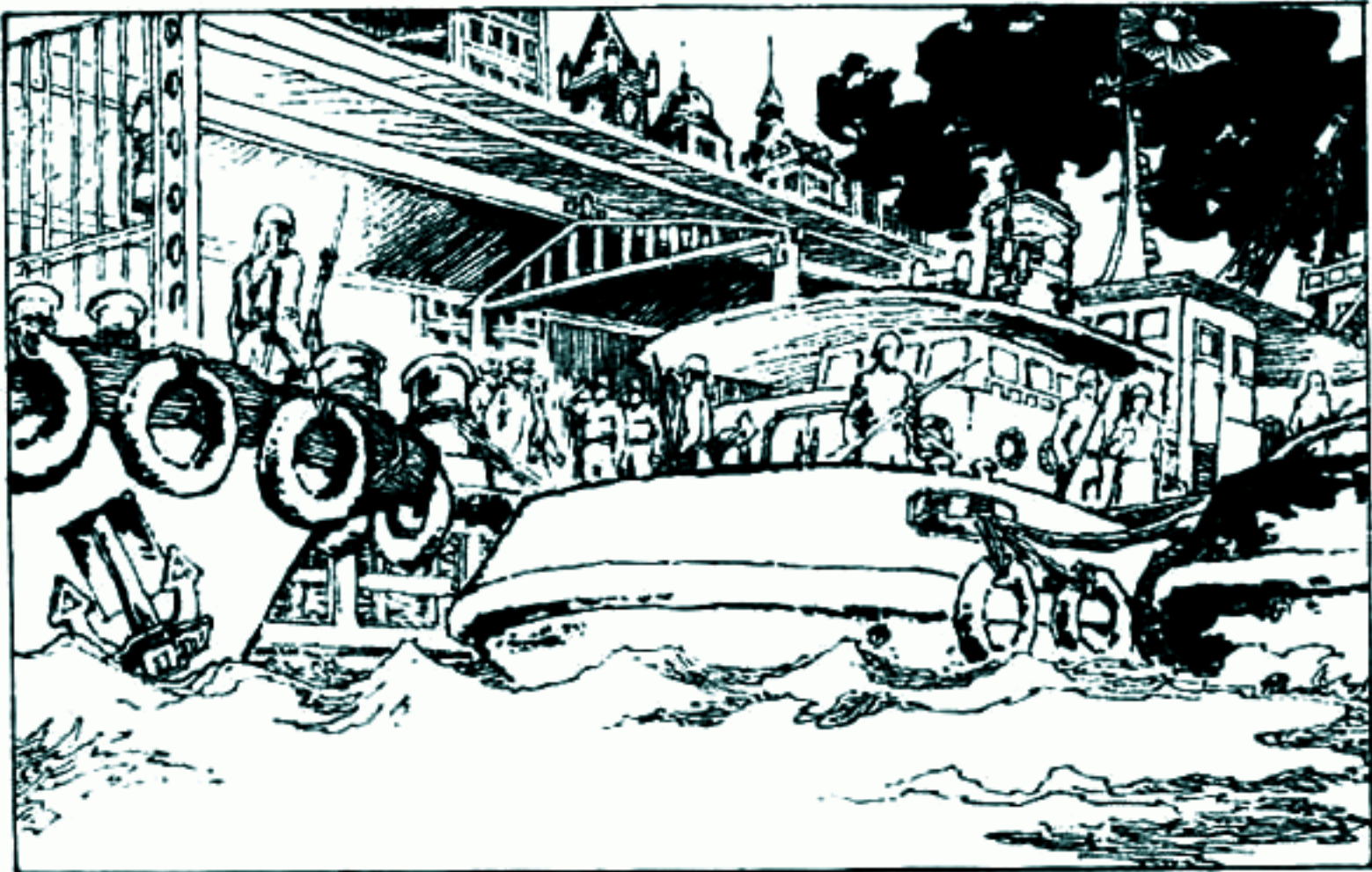
78. 过了片刻，土肥原用生硬的中国话说：“我的，军人的是，喜欢，果断。我的希望，你的满洲的去，建立新国家。你的主权，日本的保护！”我激动得站起来说道：“只要我能当上皇帝，什么代价都可以。”



79. 土肥原高兴地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阁下的精神，我的大大钦佩！”说罢，转身对吉田说：“你的预备车船。十六日以前，秘密地，满洲的到达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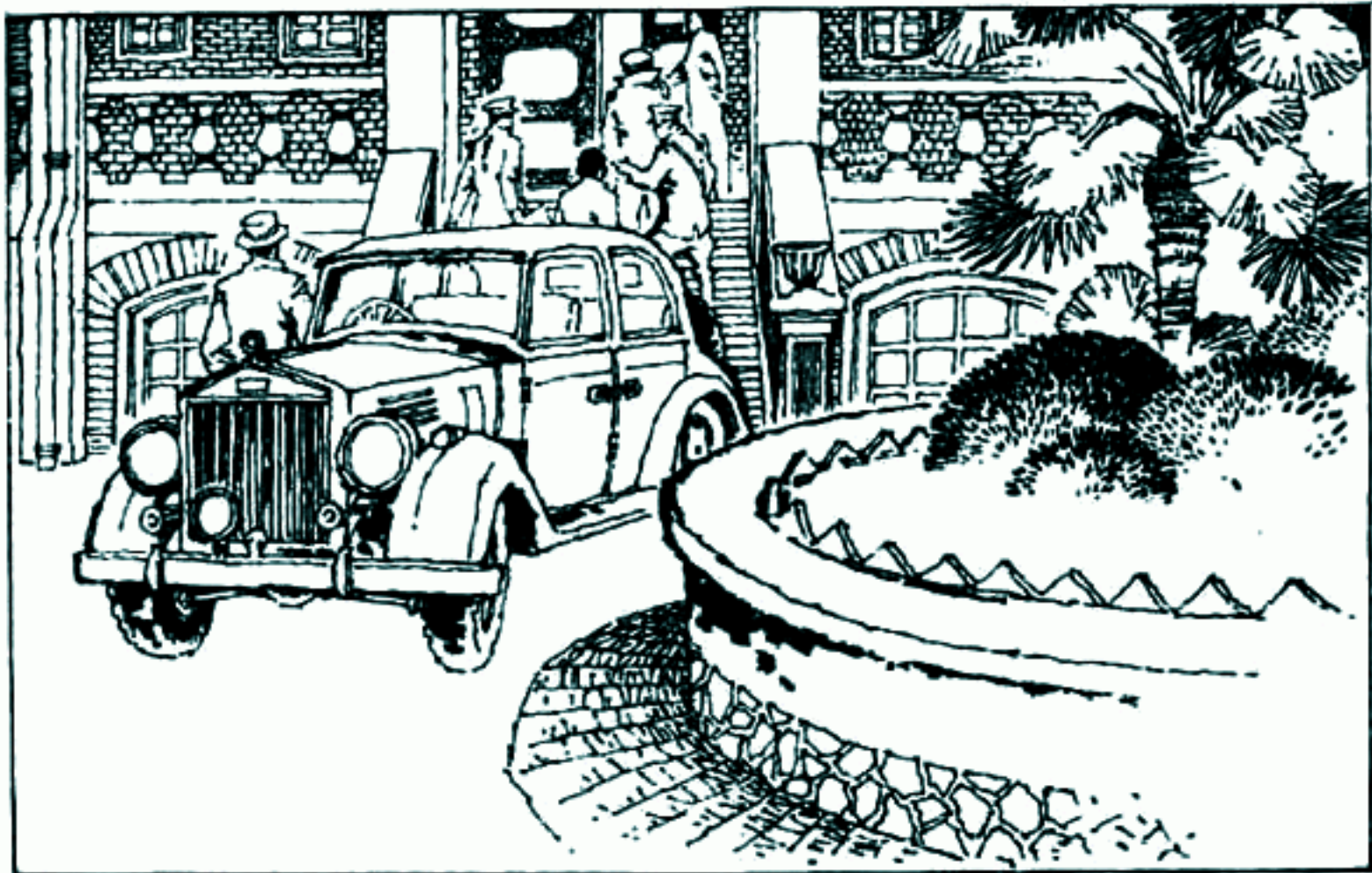
80.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，我瞒过所有耳目，悄悄地逃出张园的大门，藏进一辆跑车后厢，在吉田忠太郎的秘密护送下，越过日本租界和中国管区，来到了预定地点——敷岛料理发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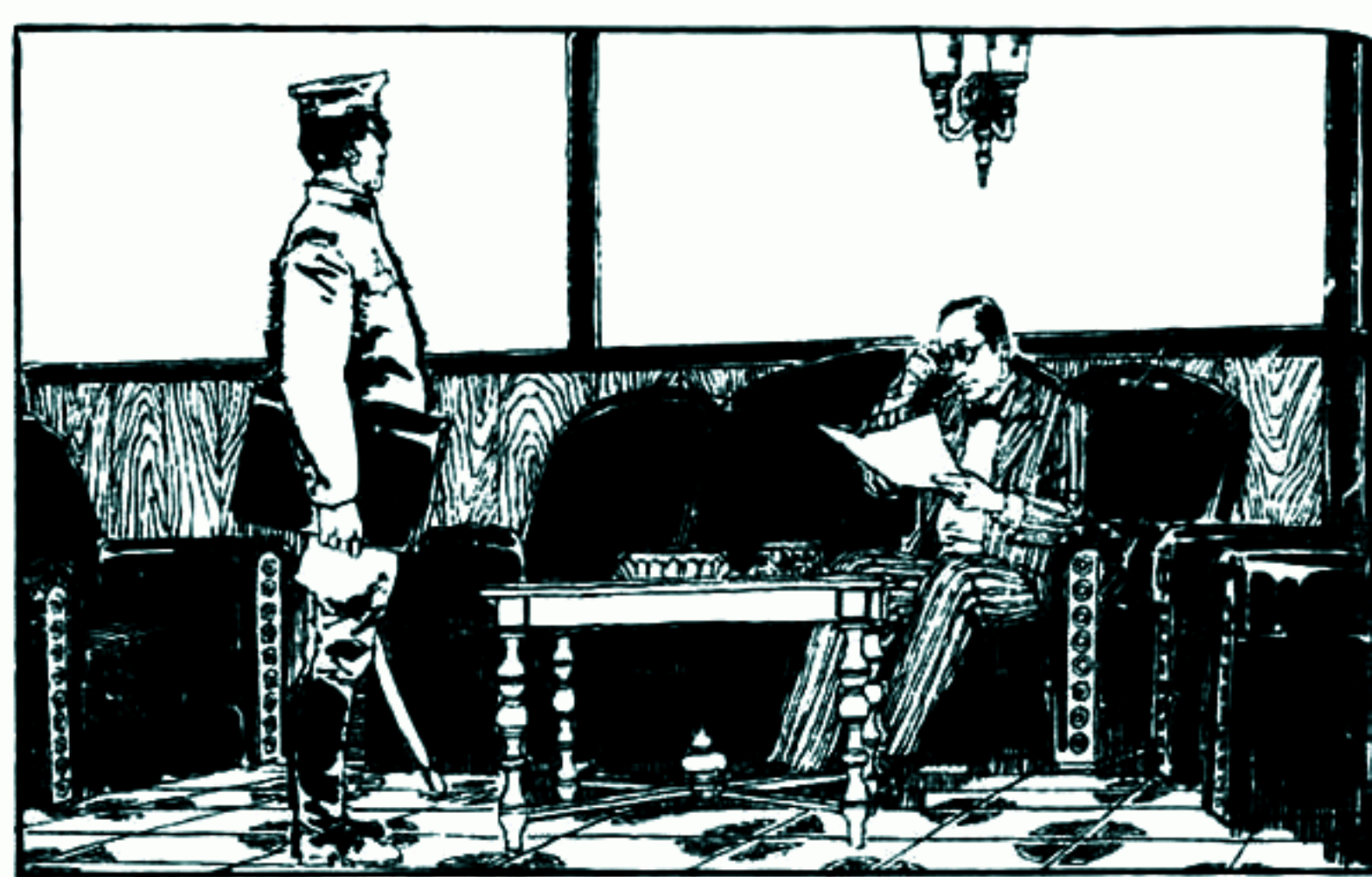
81. 我在这儿换上了日军军大衣和军帽，然后由吉田陪我坐上军车来到白河码头的“比治山丸”号船上。随后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也来了。



82. “比治山丸”加足马力冲过中国军队的封锁线，我在船舱里听到岸上枪声不断，吓得魂不附体。过了片刻就听不到枪声了。



83. 白河偷渡后，我被送到了营口，过了一个月又转到旅顺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一到东北我却失去了自由。我不能下楼，除了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等亲日派之外，其他人也不能上楼。



84.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，日方告诉我，东北建立共和国，要我马上执政。我要的是帝制，想的是当皇帝，共和国不符合我的心愿。



85. 过了几天，关东军大佐板垣奉本庄司令官之命，前来和我商谈建立共和国的具体方案。我坚决要求当皇帝，谈了三个小时，板垣收起笑容走了。



86. 第二天，郑孝胥、罗振玉神色紧张地跑来告诉我：“板垣把我们叫去了，说军部决定再也不能更改。如果宣统帝不肯接受共和，只能视作是敌对态度，关东军只有用对付敌人的手段作答复。”



87. 二月底，我在关东军的导演下，宣告东北独立，由我当执政府“首脑”，郑孝胥当“国务总理”。三月八日，我乘火车到达长春，站台上响起了军乐声和一片欢呼声。



88. 我就职后，日方规定了我一系列统治大权，可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。一天，我带着婉容和两个妹妹去公园玩，日本宪兵却立即要我返回，理由是为了我的尊严和安全。我连行动自由也不存在了。



89. 这年八月十八日，郑孝胥给我送来一堆文件，其中规定日本有权管理满洲国国防、治安、铁路、水陆交通，并有开采矿藏、森林等特权。日本人可以充任伪满官吏，日本可以向伪满移民，等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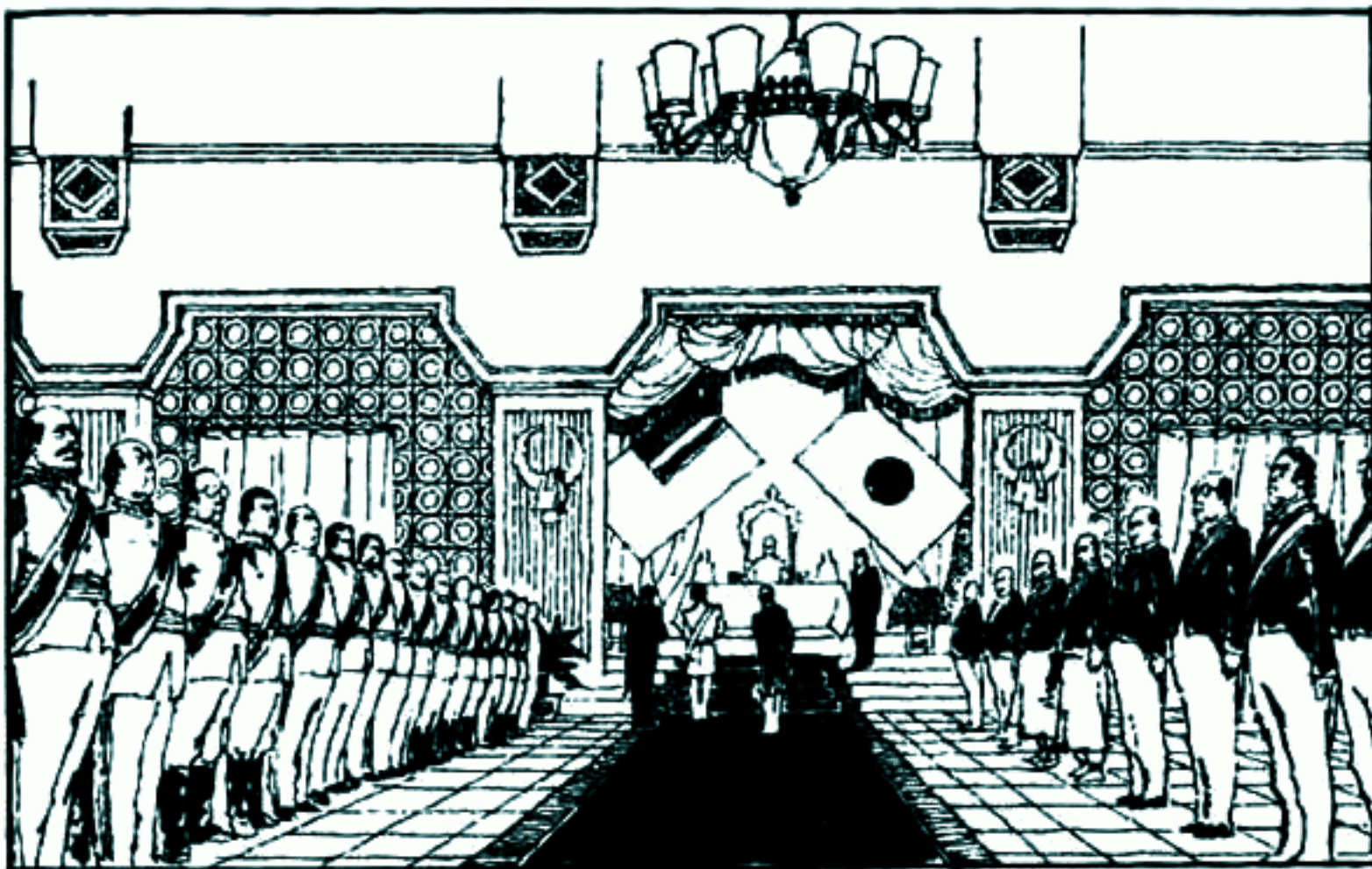
90. 从此，祖国的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，三千万同胞处在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下，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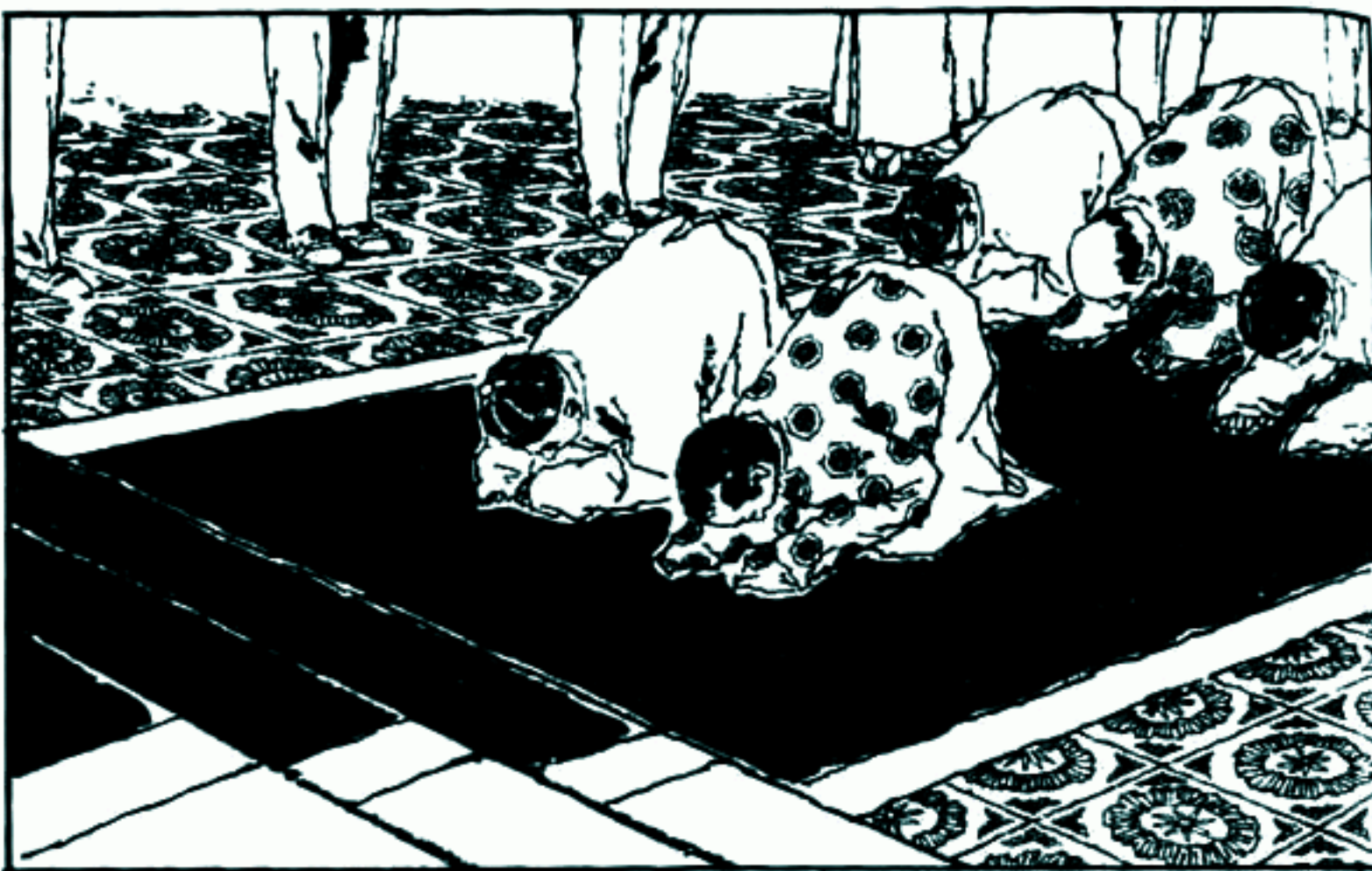
91. 一九三三年，当我听说日军占领热河省后，我大摆庆功宴席，慰问参战的日军将领们，祝愿他们“武运长久”，“再接再厉”。



92. 十月的一天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正式通知我说，日本政府准备承认我为“满洲国皇帝”。我激动地流下了热泪，把璿贵妃珍藏了二十二年、光绪曾穿过的一件龙袍拿出来看了又看。



93.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，日军为我举行了“登极大典”。在军乐和鼓号声中，以总理大臣郑孝胥为首的文武百官，列队向我三鞠躬。接着，日本大使菱刈隆向我递交了国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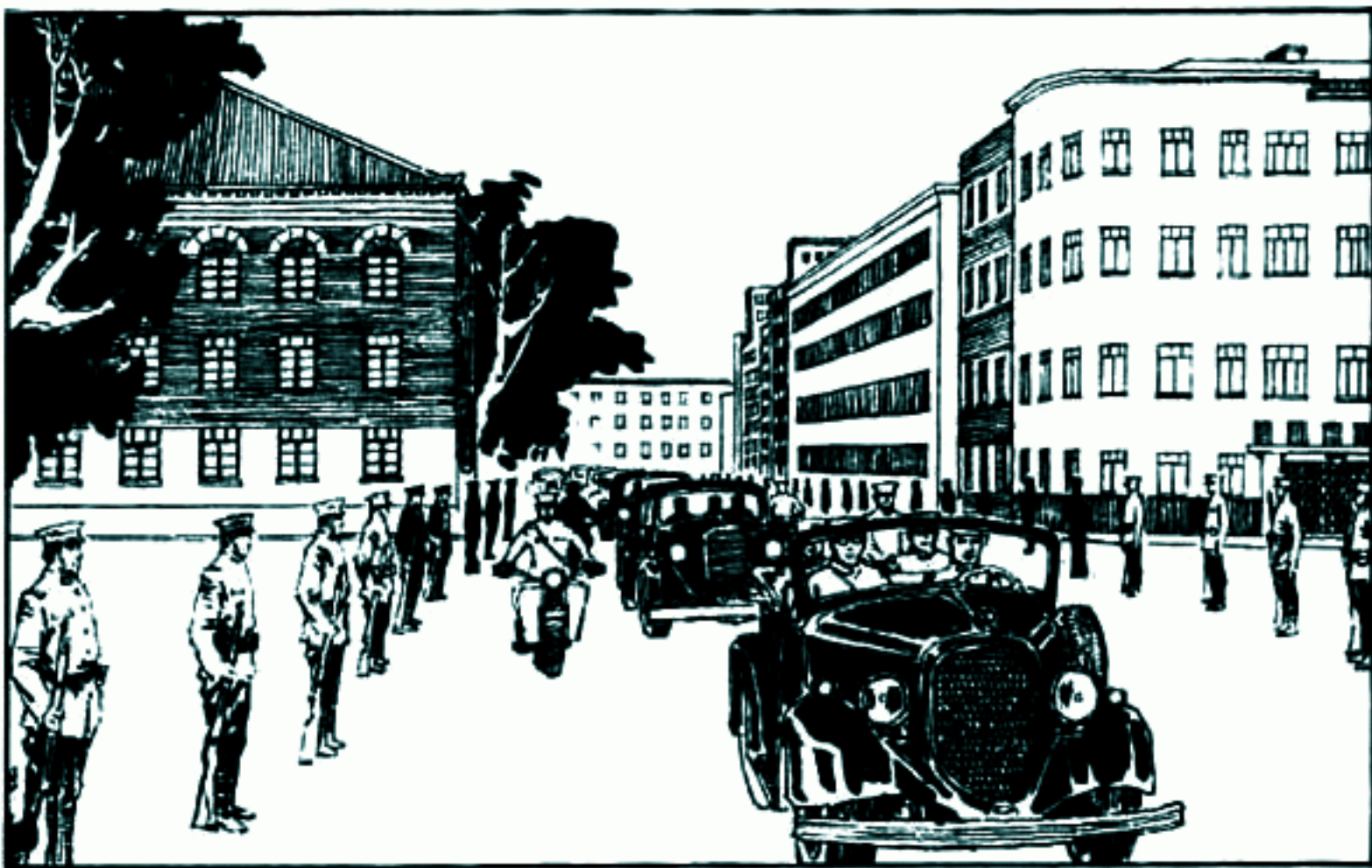
94. 我接过国书，坐在椅子上。大臣们向我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整个帝宫乐声大作。



95. 七月旬，我父亲带着弟妹来长春看我，当晚我大摆家宴。在鼓乐声中，我弟弟溥杰起立举杯高呼：“皇帝陛下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我父亲和全家也随声附和。



96. 我当上皇帝后，每次外出“巡狩”的仪式都十分隆重。最前面有军警的“净街车”，紧跟着一辆红色敞篷车，内坐警察总监，接着便是我的全红色“正车”，两边各有摩托车护卫，最后面是随从人员和警卫人员的车辆。



97. 在“巡狩”的路上，军民人等一律禁止通行，商店停止营业，沿途不让人在窗口探望，以表示对皇上的恭敬。车驾动身时，广播电台则用中文和日文向全市广播：“皇帝陛下起驾出宫！”



98. 车驾到达目的地后，文武百官都得躬身九十度。我在乐队所奏的“国歌”声中登上讲台宣读“圣旨”，关东军司令官在台的一角躬身行礼。



99. 我讲完话，听众才能抬头。这时乐声大作，全体又是九十度鞠躬。全市街道上的扩音器又用中、日两国语言播放“皇帝陛下起驾还宫”这句话。



100. 根据关东军规定，当时东北所有的机关、学校、军队和一切公共团体，都得设一个神龛，里面放我的照片和诏书。任何人走到神龛前都得弯腰行礼。



101. 每天早晨，伪满的军队和学校都要举行朝会，行两次遥拜礼：全体面向东方日本天皇居住的地方，再向我住的“帝宫”方向，各行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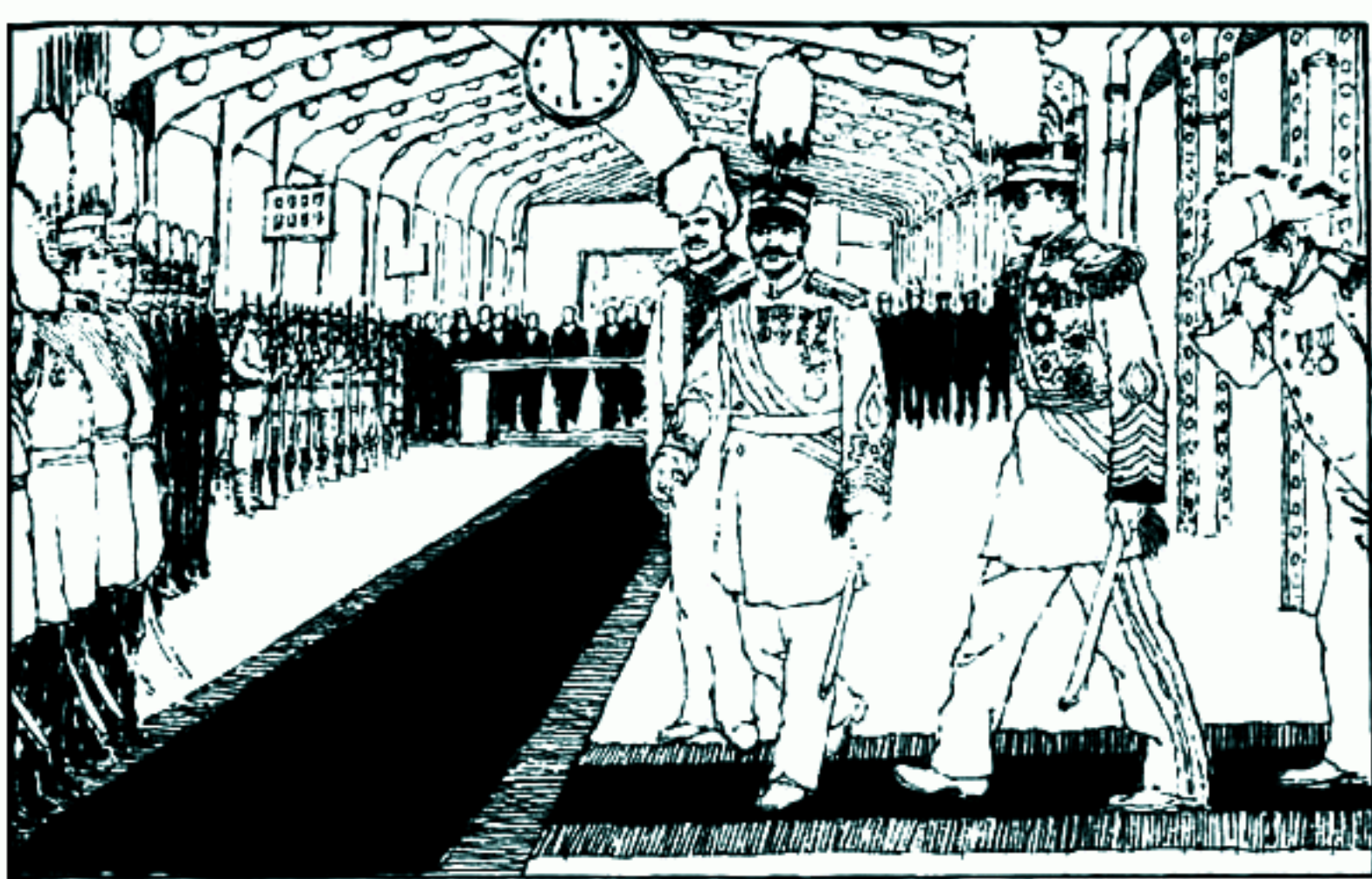
102. 每逢新“诏书”颁布，礼仪就更隆重了。学校的仪式尤其复杂，师生们都得穿上日本的“协和服”，在高台前列队肃立。接着训育主任双手捧着一个黄布包，高举过头，从房里走了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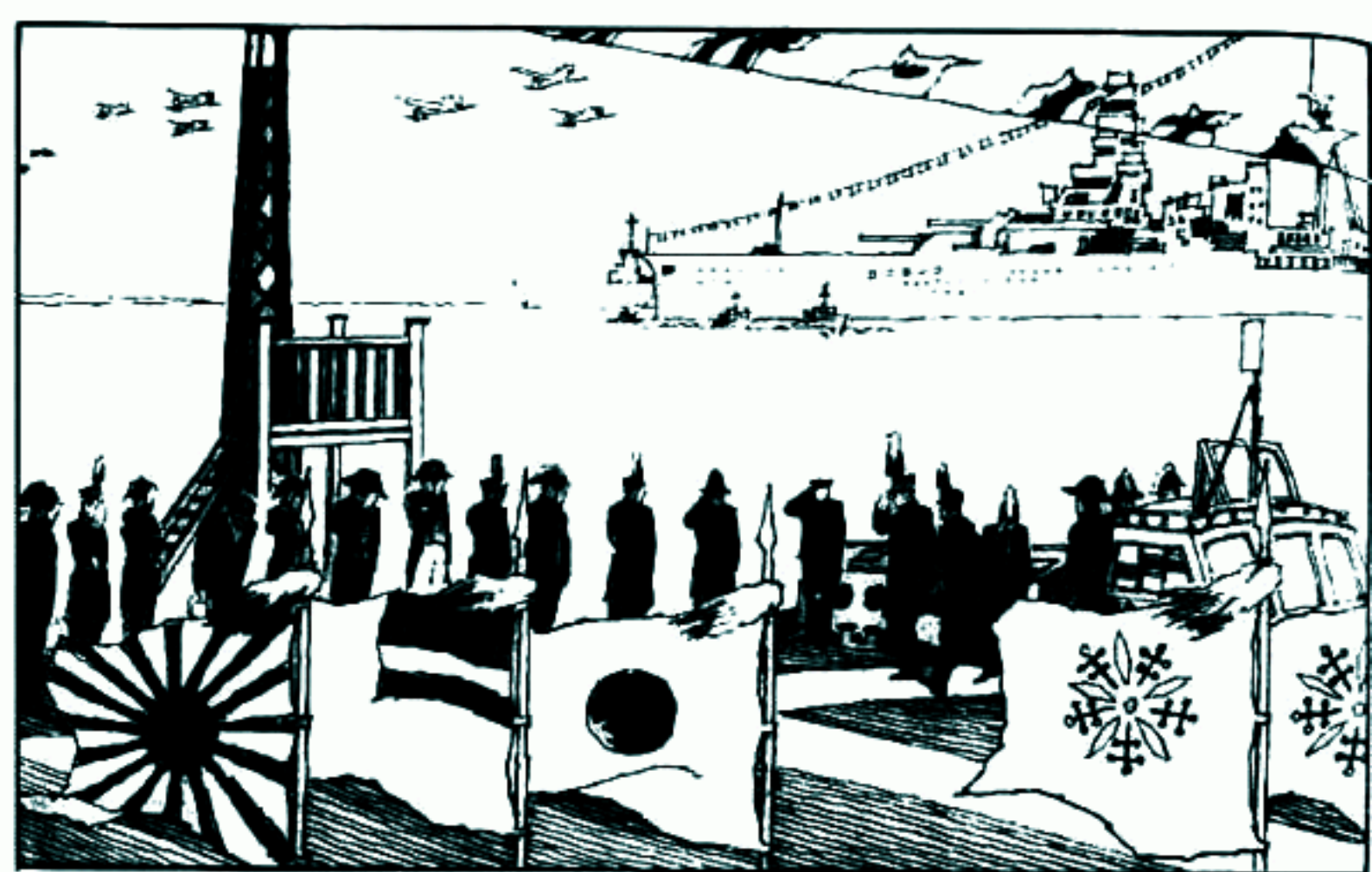
103. 这时全场低头肃静。训育主任上台后打开包袱里的黄木匣，取出“诏书”，递给校长，再由校长向全体师生宣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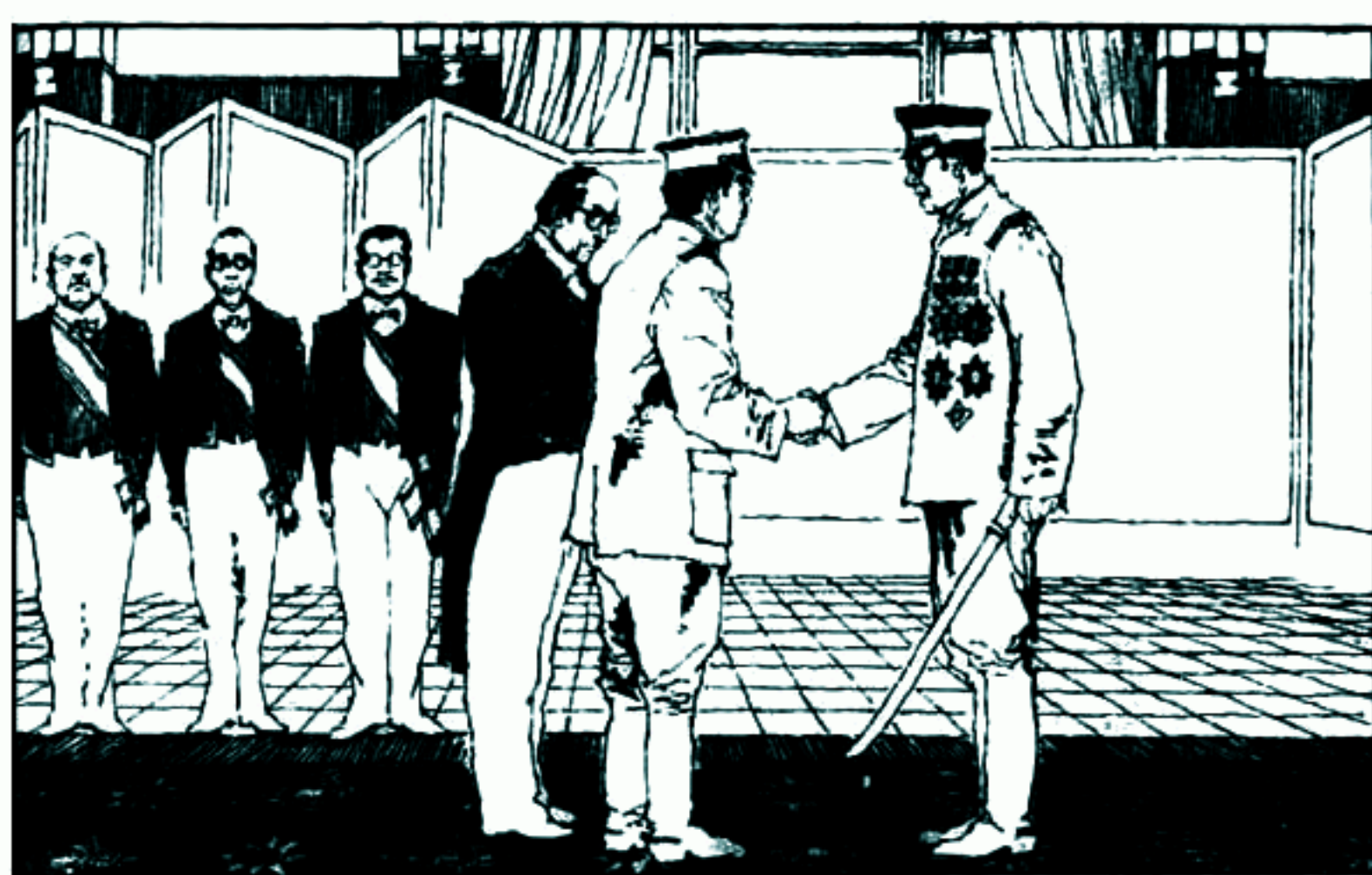
104. 关东军的这种奴化教育，完全是模仿日本天皇那一套。东北人民那时处于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，谁也不敢不照办。学校师生都得把诏书背熟，背错一句，或稍有不满意，就要受到严厉惩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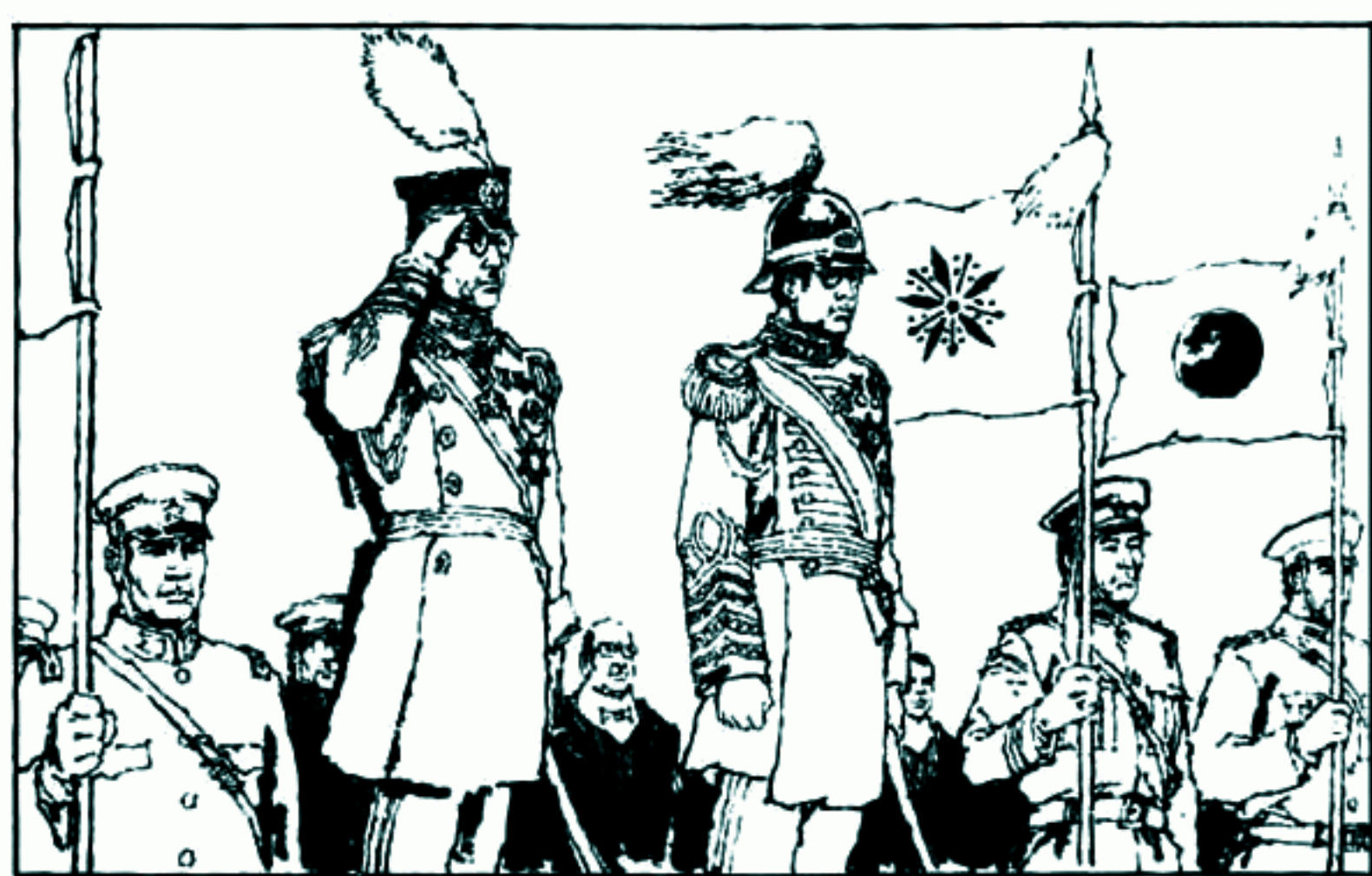
105. 为了进一步收买与控制我，一九三五年四月，关东军安排我访问了日本。当时，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为首，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，并特派战舰和五艘护卫舰前来迎接。



106. 去日途中，我检阅了日本海军的驱逐舰队。到达横滨港时，日空军百架飞机起飞迎接。我受宠若惊，曾写下一首谄媚卖国的四言诗：海平如镜，万里远航，两邦携手，永固东方。



107. 在东京，裕仁天皇亲自到车站接我，并为我举行了盛大的宴会。宴会上，我还接见了日本的元老重臣，受到他们的祝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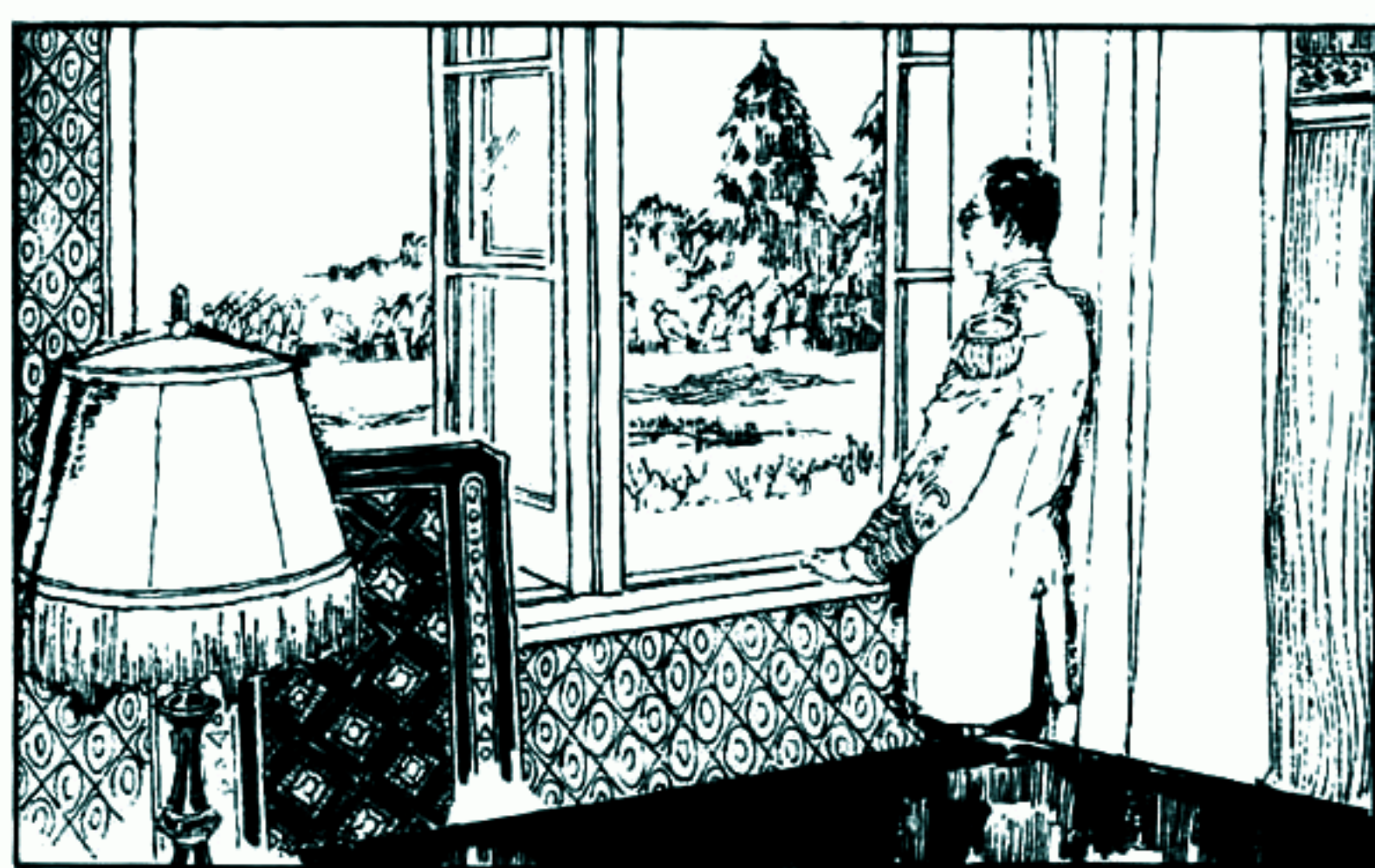
108. 我还和裕仁天皇一道检阅了日本军队，对日本的军事力量十分惊服，也很畏惧。



109. 我还参拜了“明治神宫”，又无耻地慰问了那些侵略中国时被打伤的日本官兵。



110. 访问结束后，天皇的弟弟到车站为我送行。我向他表示：回国后，一定尽其全力，为日满永远亲善而效力。



111. 回到东北后，紧接着就发生了凌升和郑孝胥事件。凌升是伪满兴安省省长，因在一次会议上发了关东军的“牢骚”而被处死；郑孝胥也是同样的原因而被罢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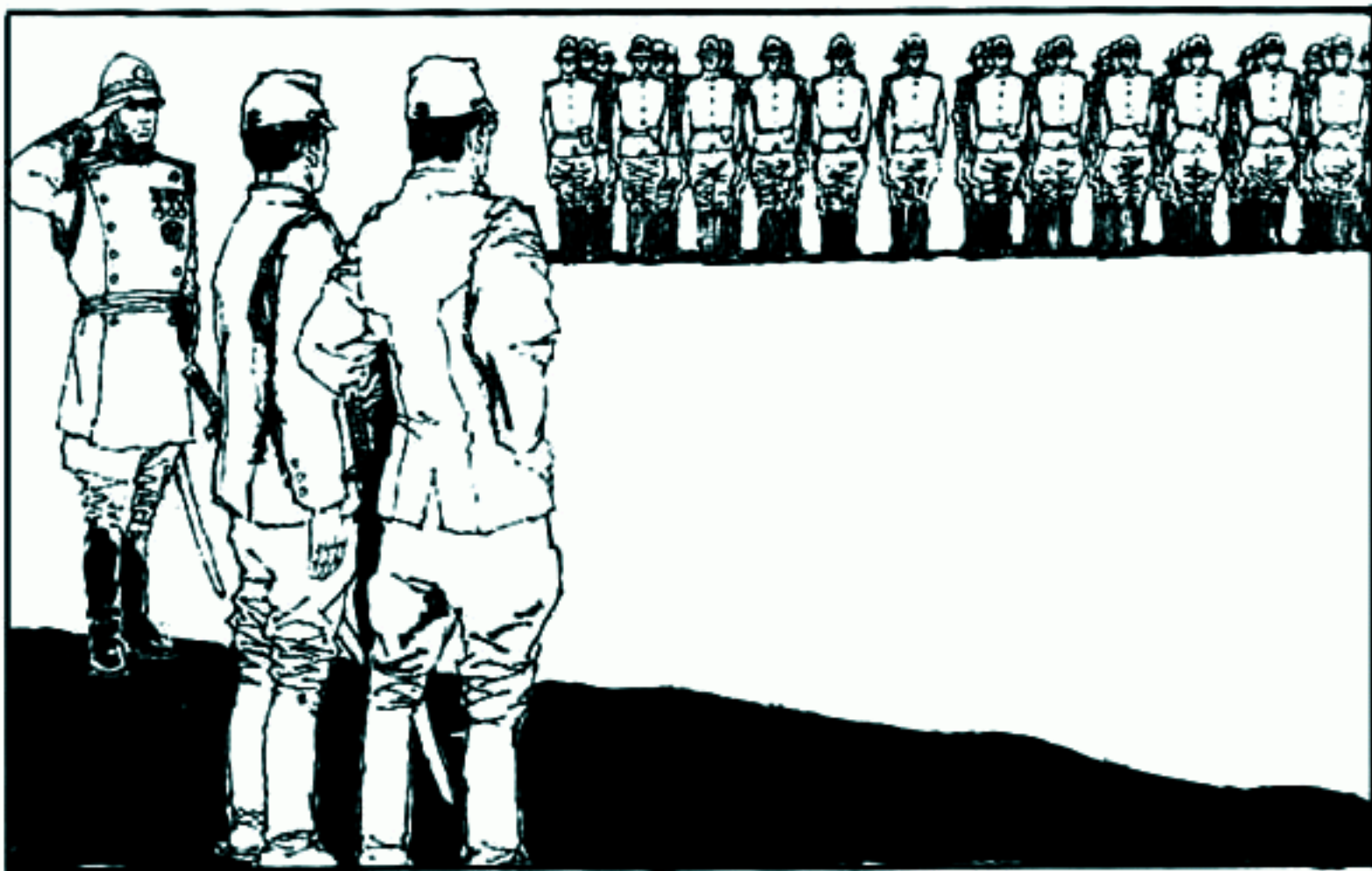


112. 一九三九年，日军加紧了对华战争，并进一步加紧了对东北的法西斯统治。我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，甚至会客、看信都得经过关东军审查。



溥儀氏の御結婚 日満親善の契り

113. 不久，关东军又强行规定我的弟弟只能娶日本妻子，而且弟弟的儿子可以继承皇位。若弟弟没有儿子，我的儿子五岁就得送到日本教养。为了灭亡中国，简直挖空了心思啊！



114. 为了防止我拥有武装力量，关东军甚至不准我仅有的三百名亲兵使用长枪，还要另派日本军官率领他们。我想借助日本再回紫禁城的美梦，象泡影一样破灭了。



115. 一九四〇年五月，更荒唐的事情又发生了，一天，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对我说：“陛下不能光祭清朝祖陵，你必须迎回日本的‘天照大神’来满洲奉祀，以体现满日精神一体”。



116. 为了不致落得象凌升那样的下场，我还是同意了日方的决定。不久，我又第二次访问日本，迎回了日本的“天照大神”，并在帝宫建了神堂，整个东北都建了神庙。



117. 一九四四年以后，日军在战场上的失利，引起我越来越多的恐慌。我所担心的并不是回不回紫禁城，而是怕关东军为了掩盖罪行对我先下毒手，来个杀人灭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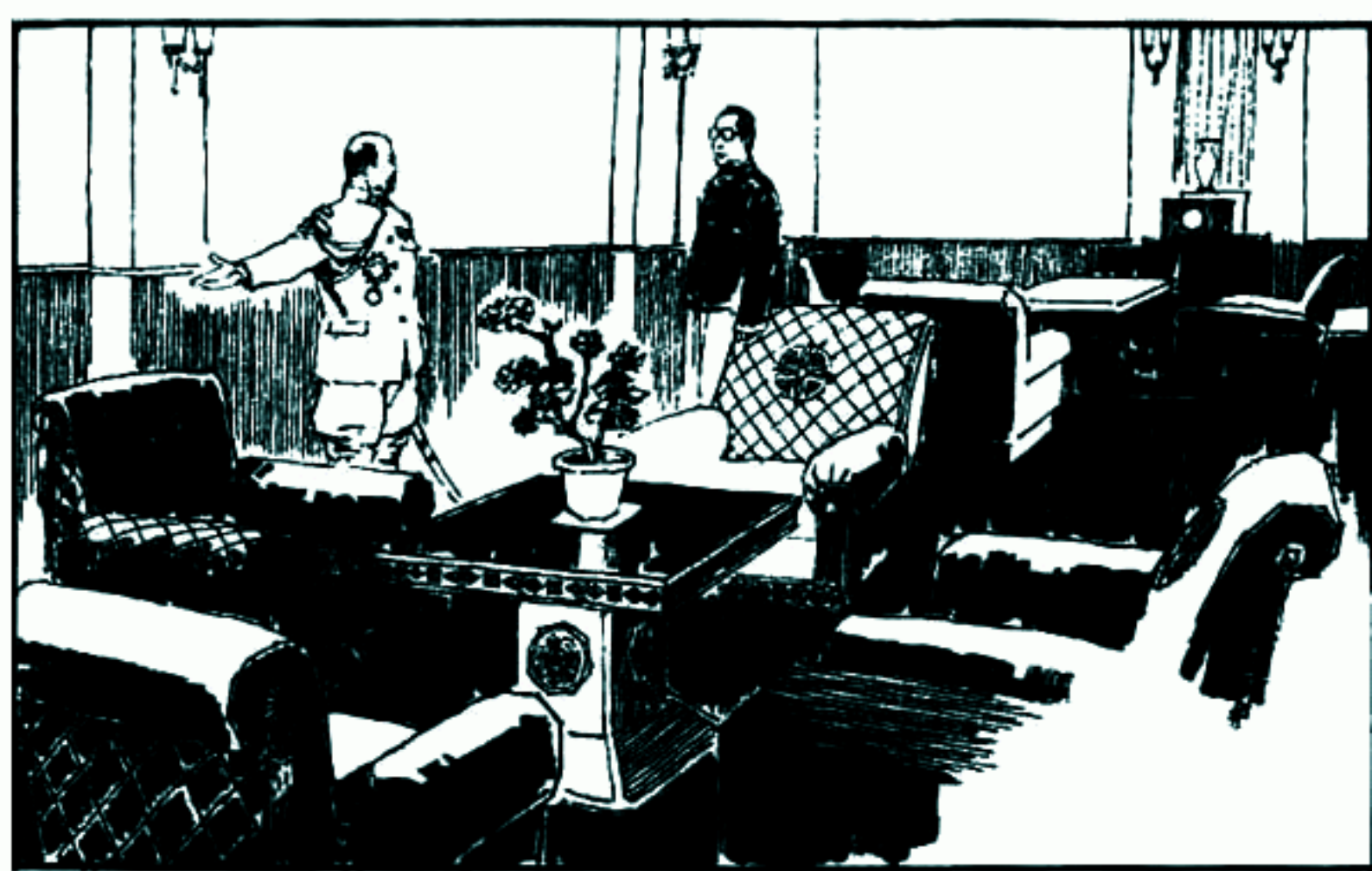
118. 这段时间，我还产生了很多荒谬的行为：成天算命卜卦，阅读神仙鬼怪和六道轮回的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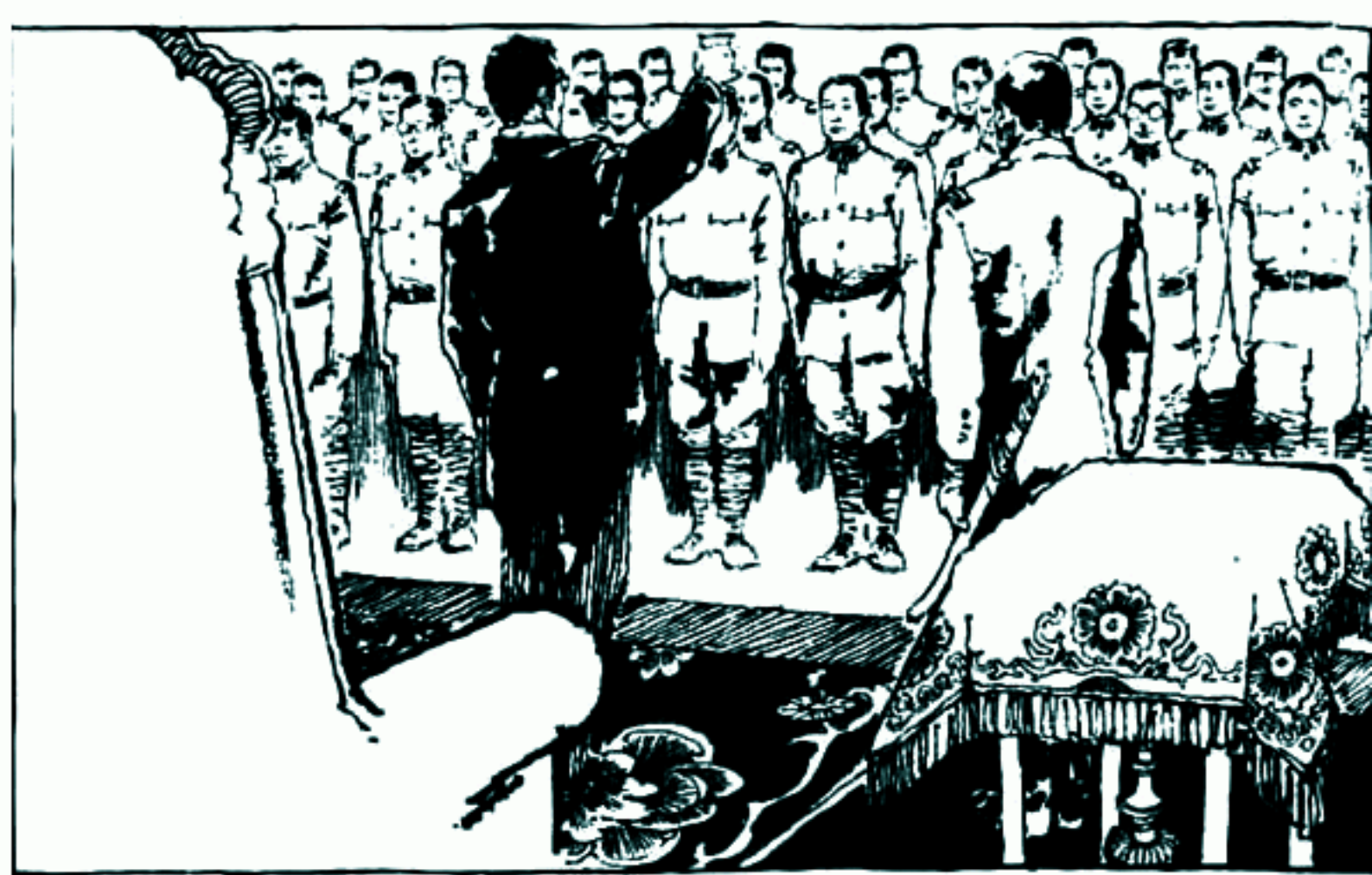
119. 我对家里的人也越来越凶狠了。我的妻子、弟、妹，都在我责打之列。童役尤受虐待，过着非人的生活。



120. 一天，风沙迷漫，装满日本兵的车队突然开进宫内府，停在同德殿院内。我以为日本人要对我下毒手了，吓得浑身直打哆嗦。



121. 过了片刻，吉冈安直来到我面前，要我去给“肉弹”们送行。这些“肉弹”，都是从关东军中挑选出来的，日军司令部要他们用身体去抵挡飞机和坦克，所以又叫“体挡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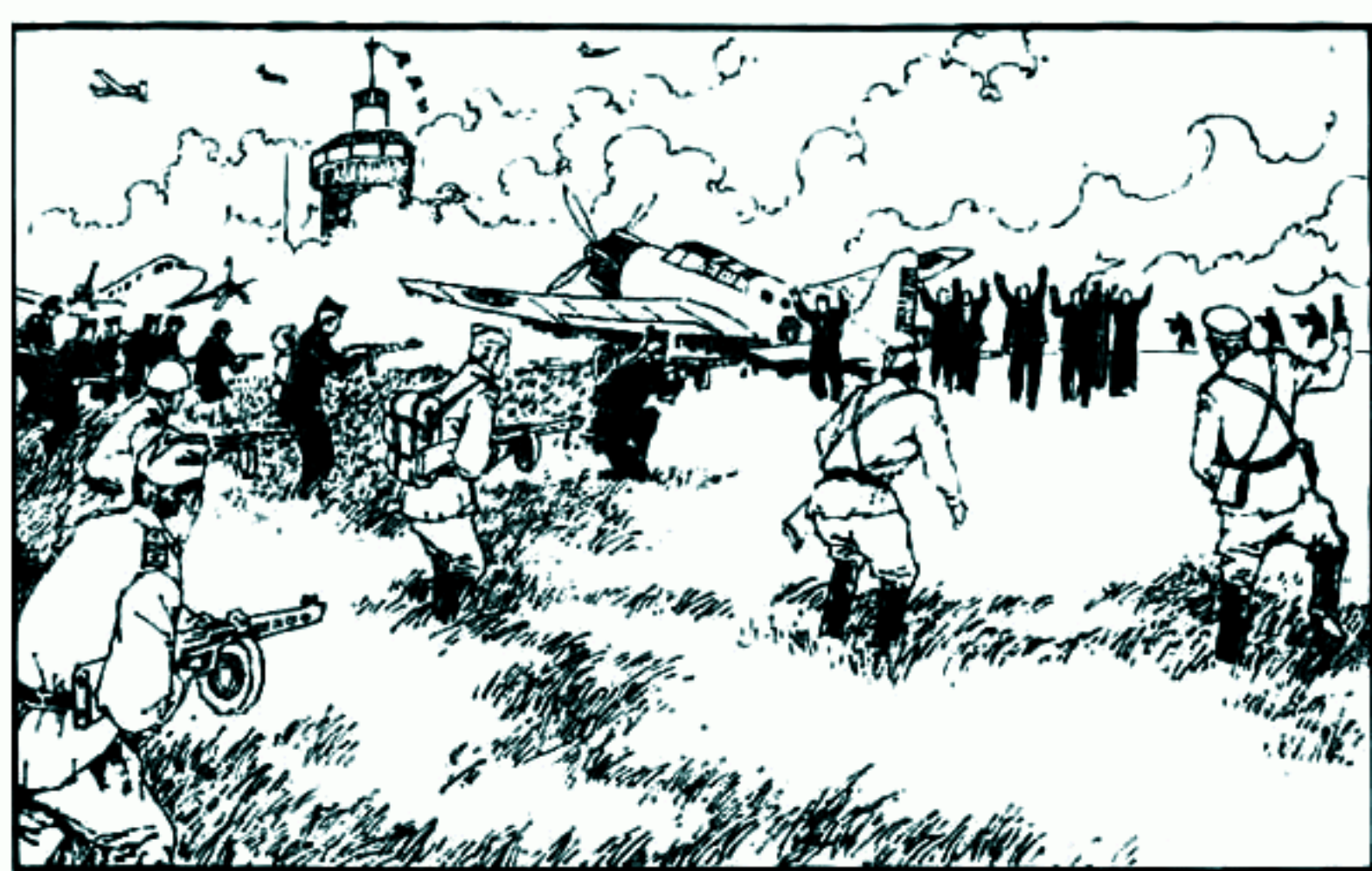
122. 我在吉凶安直的摆布下，来到了排列成行的“肉弹”面前，把事先写好的送别与嘉勉词向他们宣读了一遍，然后高举起酒杯。那些“肉弹”都愁眉苦脸，有的甚至放声痛哭。我感到一阵阵恐怖。



123. 一九四五年五月，德军被苏军打败。八月八日苏军即向日本宣战。当天晚上，吉冈安直就通知我迁都通化。我怀着绝望的心情和妻子、弟妹，乘汽车离开了帝宫。



124. 在火车站上，我看到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，向阻拦她们上车的宪兵哀求着，号哭着……当年威风凛凛的日本侵略者，此刻已经兵不象兵，民不象民，狼狈不堪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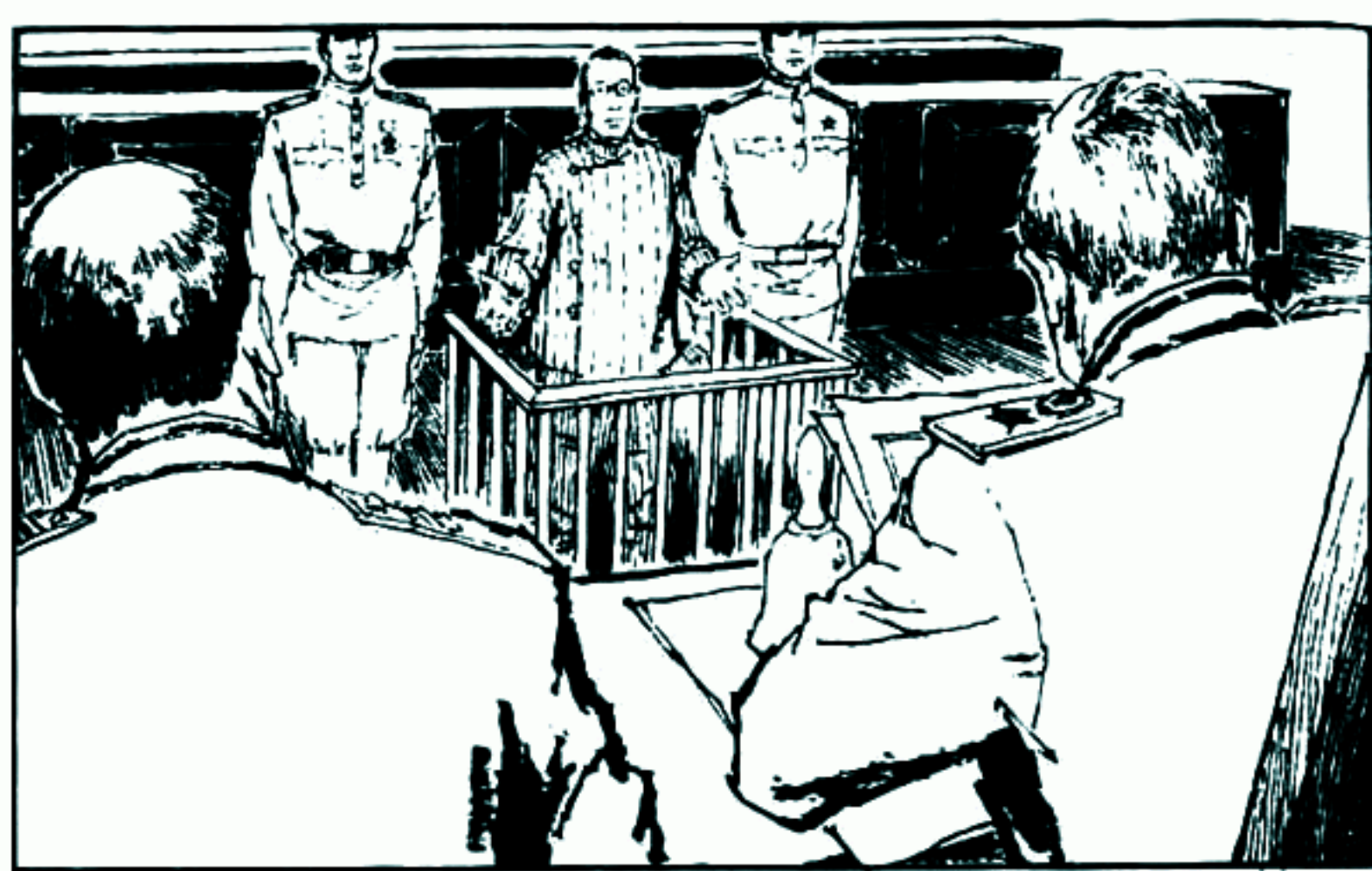
125. 八月十六日，我抛弃了妻子，带着弟妹和侄儿与吉冈安直同坐一架飞机逃往沈阳，想从那里转乘飞机逃往日本。谁知刚到沈阳机场，苏军飞机就着陆了，苏联红军立即包围了整个机场。



126. 第二天，我和我的一家人便由苏军飞机载往苏联去了……



127. 我在苏联五年时间，先后在赤塔市和伯力市的收容所度过。尽管苏军对伪满罪犯在生活上照顾得很好，我甚至还得到额外照顾，但我心里一直充满了不信任和死亡的恐惧。



128. 为了不致被判处死刑，我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日本人身 上。我把叛国投敌说成是被日本绑架，并否定自己与日本人的勾结。



129.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，在伯力的全部伪满罪犯被送上了开往绥芬河的火车。尽管车上准备了很多啤酒、糖果，苏军军官们还不时说着逗趣的话，但我一直怀疑他们是送我回国处死的，心里无比恐慌。



130. 回到国内后，我和其他罪犯都被送到抚顺监狱。在那儿，伙食出乎意外的好，清洁卫生工作也做得很不错。政府还给我们每人发了新衣服、新鞋袜、牙膏、牙刷、肥皂、毛巾，等等。会抽烟的还发了烟。



131.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：监狱里的看守人员居然帮助我们这些罪犯挑水、扫地，打菜送饭。他们从不骂人、打人，对我们在人格上十分尊重。我的恐惧心理开始消除了。



132. 两个月后，我们被转移到哈尔滨监狱。通过几年的学习和力所能及的劳动，特别是首长亲切感人的谈话和看守人员的耐心帮助，我对自己的罪行开始有所认识。



133. 这一年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我又充满了新的恐惧。认为中国军队肯定打不过美国人，担心美国人打进中国后要杀我的头，中国军队打了败仗也许会对我下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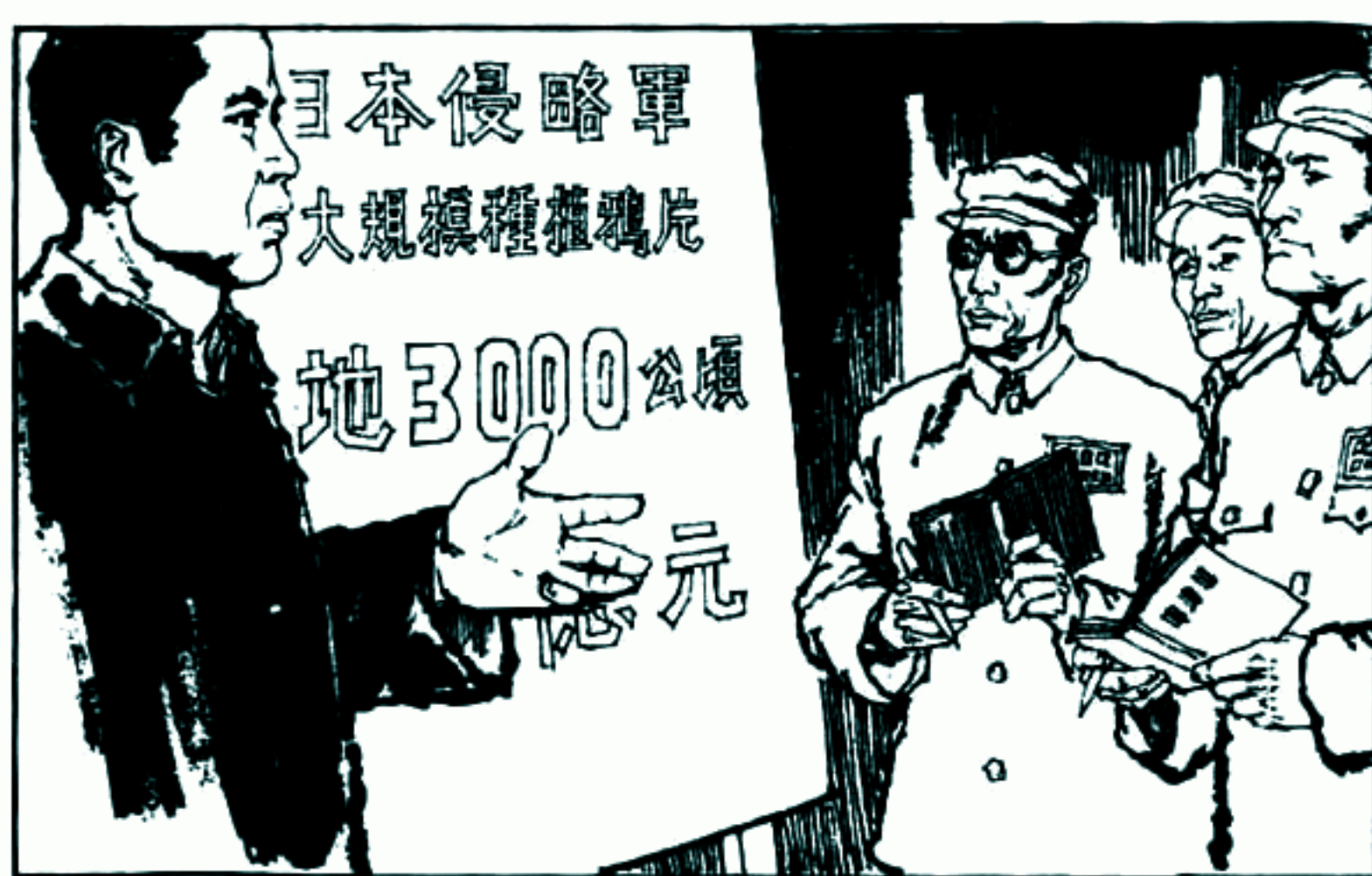
.....



134. 一九五四年三月，我又从哈尔滨转移到抚顺。在此后的五年间，我不仅生活上能够自理，而且放下了皇帝的架子，主动帮助别人做好事。我过去看过一些医书，认识不少药物，便主动给别人诊病开药，得到大家的好评。



135. 政府还组织我们先后参观了沈阳、鞍山、长春和哈尔滨四个城市。我对比新、旧社会，从心眼里佩服共产党有本事。



136. 参观中，我还了解了日军在东北所犯下的罪行。他们不仅血腥屠杀了六万多抗日军民，还从经济上大肆搜刮。为了筹办军费，关东军在东北大规模种植了鸦片。



137. 他们疯狂地掠夺东北的粮食，除了军用之外，还运往日本。仅一九四四年，就搜刮粮食三百万吨。那时关东军规定，东北人民不能吃大米，谁吃了大米就被定为“经济犯”。



138. 为了榨取东北资源，把东北变成他们的后方基地，日军在东北实行了野蛮的“奴隶劳动制”，每年强征劳工三百万人，从事矿山、森林和军工苦役。由于条件恶劣，病疫流行，造成了劳工大批死亡。



139. 可是，就在关东军进行疯狂屠杀和掠夺时，灾难深重的东北人民还被迫向我叩拜，背诵我的“诏书”，感谢“亲邦”和“皇上”给予他们的“恩赐”呢！我的确罪孽深重啊！

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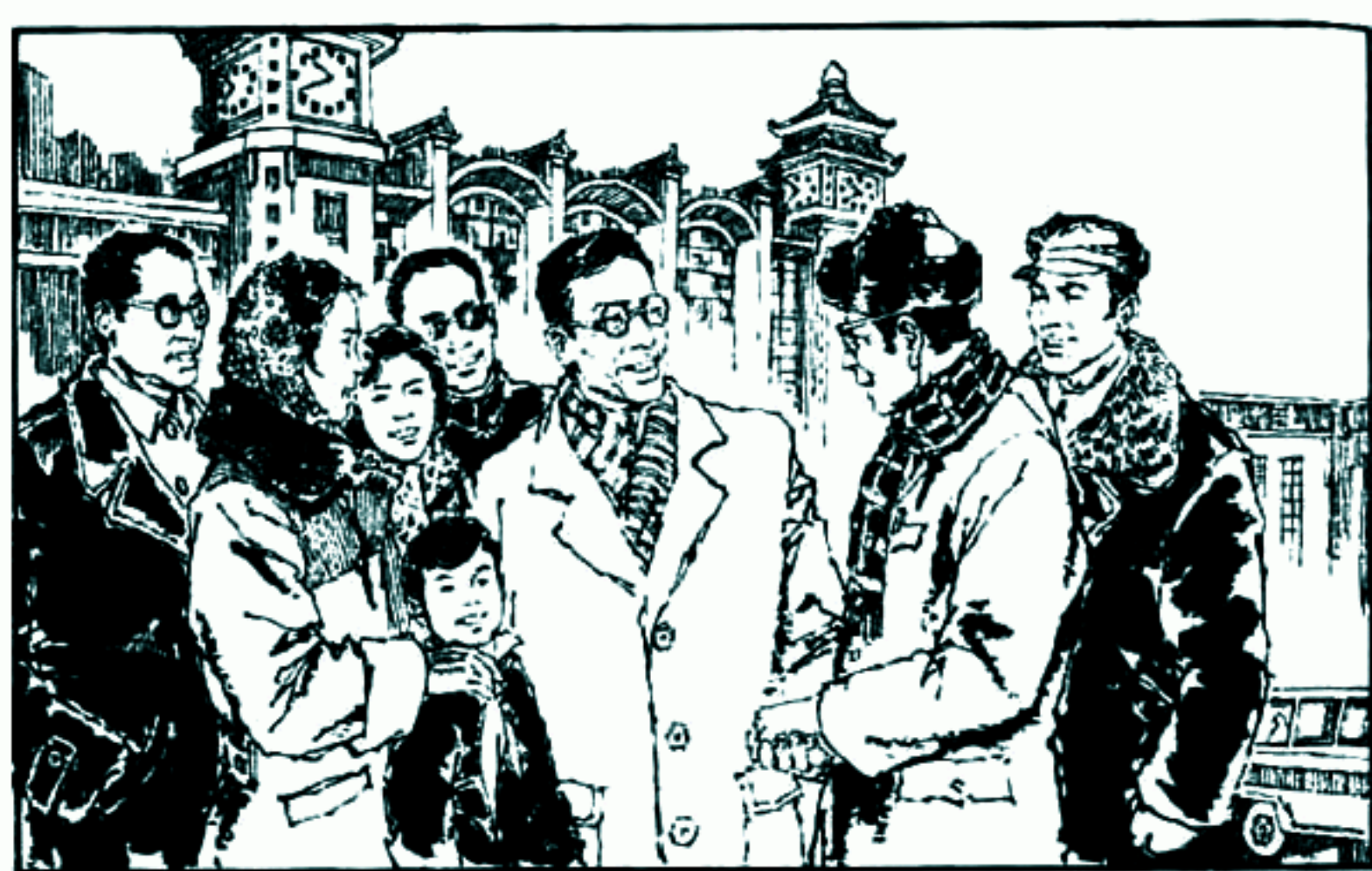


140.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，我先后经过十年的学习改造。抗美援朝的胜利，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，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这一天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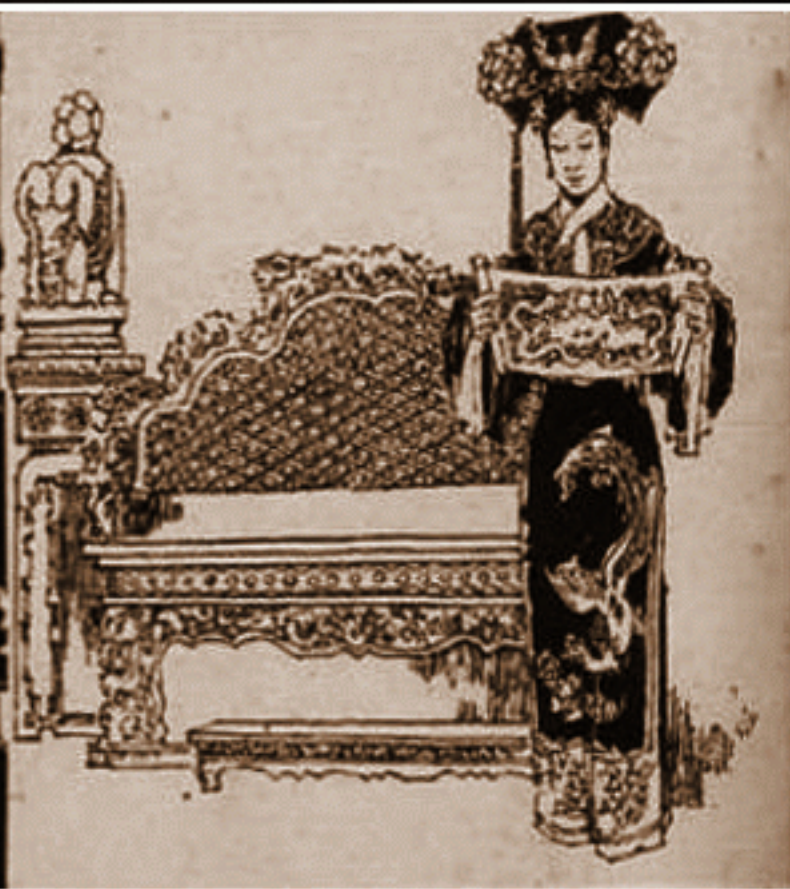
大赦特管理所战犯顺统



141. 在这一天的特赦大会上，当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向我宣读特赦令时，我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蹦出来了。没等特赦令念完，我就失声痛哭起来。党啊！您终于把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改造成新人了！



142. 不久，我便从抚顺回到了北京。在壮丽辉煌的北京火车站，我看到了多年不见的四弟和五妹。当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他们亲切地喊我“大哥”的时候，我急忙上前紧紧地握住他们的双手，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。（完）



我的前半生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787×1092毫米 64开本

印数：1 700,000

沙铁军 改编 陈貽福、陈惠明、李乃蔚 绘画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一八工厂印刷

2.25印张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8107·345

定价：0.20元

我 帮 找 网

wobangzhao.com

视频教程·亲测神器·打包素材·高薪技术